

玛蕾奴(Marlene)最后一次见到太阳系是在她刚满周岁不久的时候。当然，她不会记得。

她读过有关它的种种，但这些阅读都无法让她觉得太阳系是她的一部分，自然她也并不是太阳系的一分子。

在她十五年的生命中，她只记得罗特(Rotor)。她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世界。毕竟，它的外径有八公里。当她十岁时，至少每个月一次她偶尔会四处行走并到低重力区的路径上，好让自己可以飘浮滑行。每次总是十分有趣。飘浮或是行走，罗特都是带着它的建物，它的公园，它的农场，以及大部分的人跟着它一起旋转。

这都会花上她一整天的时间，不过她的母亲并不在意。她说罗特十分安全。「不像地球，」她一向都这么说着，但她未曾说明为何地球不安全。「就是这样，」她如此回答。

玛蕾奴最不喜欢的就是人。最新的一次户口调查中提到，在罗特上已经达到了六万人。

太多了。实在是过多了。每个人都带着一张不真实的脸孔。玛蕾奴讨厌那些假面具并知道他们的内在与外表完全不同。她也说不上来她为何知道。当她还小的时候她曾尝试提出某些观察，但她的母亲则是十分生气，并且告诉她不准说出那样的话。

随着年龄增长，她可以更清楚地看透人们的假面具，不过这些都不致于对她造成困扰。

她已经视为理所当然，并将她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她自己的心思上。

最近，她的心思经常放在艾利斯罗(Erythro)，她的大部分生命中所环绕的那颗行星。

她不知道这些想法如何进到她的心中，但她会在不固定的时间飘浮到了望甲板上并渴望地盯着那颗行星，希望能到那儿去，就在艾利斯罗上。

她的母亲会很不耐烦地问她，为何你会想要到一个空无贫瘠的行星上，但她从来没有获得一个答案。她也不知道。「我就是想去，」她会这么回答。

她现在看着它，独自一人在了望甲板上。罗特人很少来到这里。他们看得够多了，玛蕾奴猜想，而且不知为何他们对艾利斯罗不像她一般感兴趣。

它就在那儿；一部分在光亮，一部分在黑暗中。她隐隐约约还有段记忆，在很久以前罗特刚来此之时，她见到艾利斯罗缓缓地滑入视野中，一天天慢慢地变大。

那真的是记忆吗？毕竟，那个时候她才只有四岁，所以应该是吧。

但现在那段记忆 无论是真是假 被其它的想法给覆盖，有关于她逐渐地了解一个行星到底有多大。艾利斯罗的外径有一万二公里，并不是八公里。她无法领会这尺度。没有办法从萤幕上看到这种大小，而她也很难想像站在上面看着上百，甚至上千公里，宽广的空间会是怎样的感觉。但是她知道她想去。非常地想去。

奥瑞诺(Aurinel)对艾利斯罗没有兴趣，令人非常失望。他说他有其它的事要关心，比如说准备上大学之类的事。他已经十七岁半。玛蕾奴才刚满

十五岁。这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她叛逆地想着，因为女孩子总是比较早熟。

至少他们应该如此。她轻视自己并认为，随着她通常的沮丧与失望，她看起来仍像是小孩子，矮矮胖胖的。

她再次地看着艾利斯罗，巨大壮丽并反射着暗红光芒。它的大小足以成为一颗行星，然而她知道，它实际上是一颗卫星。它环绕着美加斯(Megas)，而(那更巨大的)美加斯是个真正的行星。这两者，美加斯与艾利斯罗，加上罗特，都绕着涅米西斯公转。

「玛蕾奴！」

玛蕾奴听到身后有人叫着她并且知道那是奥瑞诺。她最近变得愈来愈难和他交谈，而这原因却令她十分困窘。她喜欢他叫她名字的方式。他发音相当准确。三个音节 玛 蕾 奴在第一音后有些微的卷舌。光是听到就感到温暖。

她回过身来喃喃说道。「嗨，奥瑞诺，」她试着脸上不显出红晕。

他对她笑着。「你又在看着艾利斯罗了，是吗？」

她没有回答。当然那是她一直在做的事。每个人都知道她对艾利斯罗的感觉。「你怎么会来这儿？」(告诉我你在找我，她心里想着。)

奥瑞诺说道，「你母亲要我来的。」

(喔，这样子呀。)'为什么？」

「她说你心情不好，而每当你自己觉得难过时，你都会上来这里，我来找你是因为她这里会让你更加孤僻。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心情不好？」

「我没有。就算我有的话，也会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不要这样。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应该能够表达你自己。」

玛蕾奴扬起眉毛。「我的表达力很强，谢谢你的关心。我是因为想要去旅行。」

奥瑞诺大笑。「你已经旅行过了，玛蕾奴。你已经游历过两光年多的距离。太阳系中甚至没有人曾走到一光年。除了我们以外。因此你更没有理由抱怨了。你是银河旅行者，玛蕾奴·茵席格那·费雪。」

玛蕾奴压制住想笑出的冲动。茵席格那是她母亲方面的姓氏，而每当奥瑞诺说出三个全名时，他会行个礼并摆个表情，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做了。她猜想可能是他现在和一些成年人在一起，不得不学习一些仪态了。

她说道，「我一点都记不得那趟旅程。你知道我跟本不可能记得，而没有这段回忆就意味着跟本没有什么关联。我们就在这儿，距太阳系两光年，而且不再回去了。」

「你怎么知道？」

「少来了，奥瑞诺。你曾听过任何人说要回去的吗？」

「就算我没听过，又有谁理它？地球是个拥挤的世界，而且整个太阳系也已经变得过度拥挤与资源用尽。我们离开反而更好主宰自己的生存。」

「不，我们没有。我们调查艾利斯罗，但我们并没有下去变成它的主宰。」

「我们当然有。我们在艾利斯罗上建设了先进的圆顶观测站(Dome)。你知道的。」

「并不是为我们所设的。只是为了一些科学家。我说的是我们。他们不让我们下去。」

「总会有那么一天。」奥瑞诺快乐地说道。

「当然，到我变成老太婆的时候。或是死后。」

「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无论如何，离开这个地方进到这个世界之中，好让你妈妈高兴些。我不能留在这儿。我有事情要做。朵洛蕾德(Dolorette)」
玛蕾奴讨厌朵洛蕾德，她身材高挑 而且很笨。

但那又有什么用？奥瑞诺一天到晚黏在她身边，玛蕾奴知道，只需要看看他，就知道他对朵洛蕾德的感觉。而现在他是被派来找她，对他来讲是浪费他的时间。她可以辨认出他的感觉，并且她可以辨认出他是多么急切地想要回去找那 找那个朵洛蕾德。（她为何总是能够辨认出来？有时候知道以后反而更令人憎恶。）

突然地，玛蕾奴想要伤害他，想要用些字眼来让他痛苦。她说道，「我们不会再回太阳系了。我知道为什么。」

「喔，为什么？」见到玛蕾奴不发一语，他再问道，「秘密吗？」

玛蕾奴有些迟疑。她并不想要说出口。她喃喃地地说道，「我不想说。我不应该知道。」但她已经说了。在这一刻她想要每个人都觉得不好过。

「但你会告诉我的。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是吗？」玛蕾奴问道。「好吧，我告诉你。我们不回去是因为地球将要毁灭。」

奥瑞诺并不如她预期般的反应。他突然大声暴笑。花了一些工夫他才让自己回复过来，而她则是轻蔑地盯着他看。

「玛蕾奴，」他说道，「你从哪里听来的？你看了太多恐怖小说。」

「我没有！」

「要不然你怎么会这么说？」

「因为我知道。我可以辨认出来。从人们所说的，不过他们并没有说出来，以及从他们所做的，当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还有从电脑所回答我的一些问题中得到。」

「比如像什么样的事情？」

「我不会告诉你。」

「那是不可能的吧？有没有可能是」 他将两根手指头靠近，「你自己的幻想？」

「不是，不可能。地球不会立刻被毁灭，或许要经过几千年 但它还是会被毁灭。」她谨慎地点着头，面露严肃的表情。「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止。」

玛蕾奴掉头离去，对于奥瑞诺的质疑十分恼怒。不，不是质疑她。尤其更甚的，他认为她不正常。而就是如此。她已经说了太多而却没有获得什么。每件事都错了。

奥瑞诺看着她的背影。在他英俊男孩脸庞上的笑容已经消失，而在他的眉宇之间泛起某种不安的皱摺。

前往涅米西斯的旅途，以及到达后的长期停留时间，已使得尤吉妮亚·茵席格那(Eugenia Insigna)变成了一位中年妇人。在这几年来她经常提醒自己 这是为了她；也是为了我们孩子的未来。

这种想法总是令她承担不起。

为什么？自从罗特离开太阳系的那一刻开始，她就该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每个在罗特上的人全是自愿者，早就知道其结果。那些没有下定决心接受永远分离的人都已在他们出发前离开了罗特，而在这些人当中包括

了

尤吉妮亚并未再继续想下去。她常常会忆起这些往事，但总是尽力不再想下去。

现在他们就在罗特上，然而罗特能称作「家」吗？对玛蕾奴而言这儿是家；她从不知道其它的世界。但对她而言，对尤吉妮亚而言呢？家所指的是地球、月球、太阳、火星以及其它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所有世界。这些世界从有了生命之前就一直存在着。而罗特并非那所谓「家」的想法，至今依然缠绕着她。

然而，她曾在生命中的前廿八年时间待在太阳系之内，并在廿一至廿三岁间于地球上完成了她的学业。

为何周期性地会令她想起地球，并且长久无法释怀。她从未喜欢过地球。她不喜欢它的拥挤，它的不良规划，它的政府与组织的混乱状态。她不喜欢它的狂暴天气，它的地面凌散，和它浪费的海洋。当年她十二万分地感激能够回到罗特来，带着她的英俊丈夫并向他推荐这亲爱的旋转世界。希望他也能与她一般地舒服地在此生活。然而他却仅仅感到厌烦。

他只在意到这儿的狭小。「你在六个月之内就可以将所有地方走过一趟。」

她并未将她的热情放在他身上太长的时间。这样也好

事情总会自行发展的。尤吉妮亚已经永远地迷失在两个世界之中了。但是对孩子们。尤吉妮亚在罗特上出生，没有地球也可以活下去。玛蕾奴则是在罗特上出生几乎在没有太阳系的情况下也可以活下去，除了她有自己是从那儿而来的模糊印象外。她的孩子可能不知道，并且也不会在意。对他们而言，地球与太阳系只是神话中的一部分，而艾利斯罗才是即将迅速开发的世界。

她希望如此。玛蕾奴已经对艾利斯罗有着奇异的好感，虽然只是最近几个月来的事，而且这种情感也可能同样迅速地消逝。

总之，如此抱怨就过于忘恩了。没有人想像到会有可居住的世界环绕在涅米西斯。要有可居住环境的条件相当严苛。估算这些可能机率并将太阳系的情况推到涅米西斯来，你必须拒承认它可能发生。

她回过身来检视每日报告，她的电脑以无限的耐性等待者。

在她开始工作之前，在她外衣肩上的小型按钮通讯器传来了接待员的话，「奥瑞诺·潘帕仕要求见你。他并没有预约。」

茵席格那做了个鬼脸，想起她派他去找玛蕾奴。她说，「让他进来。」

她很快地照了镜子。她的外表看来很适宜。在她看来，她似乎比四十二岁还年轻些。希望别人看来也是一样的感觉。

因为一个十七岁的男孩要进来而特别在意外表好像有些愚蠢，不过尤吉妮亚·茵席格那曾见过可怜的玛蕾奴是如此地看待这个男孩，并知道她的眼光代表什么。茵席格那认为，注重自身外表的奥瑞诺，会曾经在在意那已自我遗弃的矮胖玛蕾奴。然而，假如玛蕾奴必须面对这项失败，就让他感觉他的母亲对此有所贡献吧。

她将会责怪我的，茵席格那叹息想着，见着这个带着青涩微笑的男孩走了进来。

「那么，奥瑞诺，」她说道。「你找到玛蕾奴了吗？」

「是的，女士。就在你所说的地方，而且我告诉过她你不要她去那地方。」

「她觉得如何？」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茵席格那博士，我无法分辨那到底是沮丧还是什么的，不过在她心中有个可笑的想法。我不知道告诉你这件事，她会不会不高兴。」

「我也不希望派个间谍在她身旁，但是她常常会有些奇怪的想法令我担心。请你告诉我她说了什么？」

奥瑞诺摇摇头。「好吧，但是不要告诉她是我说的。真是个疯狂的想法。她说地球将要毁灭了。」

他期待茵席格那会笑出来。

她并没有。反倒是她激动地问道。「什么？她根据什么这么说？」

「我不知道，茵席格那博士。她是个很开朗的孩子，你知道的，她偶尔会有这种可笑的想法。她可能只是想要唬唬我罢了。」

茵席格那插口说道。「她应该就是在吓唬你。她有奇怪的幽默感。所以，听好，我不希望你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我不要这种无聊的谣言开始流传。你了解吗？」

「当然，女士。」

「我是认真的。一个字都不许说出去。」

奥瑞诺点点头。

「谢谢你告诉我，奥瑞诺。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会和玛蕾奴谈谈到底是什么困扰着她，并且我不会让她知道你有告诉过我。」

「谢谢你，」奥瑞诺说道。「只是有一件事。」

「什么事？」

「地球真的要毁灭了吗？」

茵席格那紧盯着他，然后挤出一丝笑容。「当然不会！你可以走了。」

茵席格那瞧着他离去的背影，并希望她能做出更强烈的否认。

詹耐斯·皮特(Janus Pitt)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表，这也同时地对他获得罗特委员长的职权有所帮助。在殖民地形成的早期，有项要求人们身高不要超过平均的推行活动。当时认为这样一来会使得每人需要的空间与资源变小。最后，这项疑虑渐渐变得不需要并被丢弃，不过这个偏移依然留在早期殖民者的基因中，使得罗特公民的平均身高较后期殖民者为矮。

皮特长得很高，有着铁灰色的头发，一张长脸，以及深蓝色的双眼，他的身材依然保持得不错，尽管他已有五十六岁。

皮特抬起头来对走进来的尤吉妮亚·茵席格那笑着，不过却带着贯常的不安之感。尤吉妮亚总是会带来些不安，甚至于厌烦。她总有着大理由让人难以处理。

「谢谢你接见我，詹耐斯，」她说道，「在这么短的通告。」

皮特停住电脑，身向后倾躺入他的座椅中，悠闲地制造出轻松的气氛。

「别这样，」他说道，「我们之间不需要拘泥于形式。从很久以前就是如此了。」

「而且曾共享了很多，」茵席格那说道。

「是的，」皮特说道。「你的女儿还好吗？」

「实际上，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们已经做好声音隔离了吗？」

皮特眉毛弯起。「为什么要隔离？是什么事情，而且要隔离谁的窃听？」

这个问题提醒了皮特有关于罗特目前的奇妙处境。依所有实际上的情况，它独自处在宇宙中。太阳系在两光年以外，而数百光年内没有其它供智慧生命居住的世界。

罗特人可以适应孤独与不确定感，但他们也同时自由地离开干扰的任何恐惧。或者说，大部分的恐惧，皮特心想。

茵席格那说道，「你知道应该隔离什么。你总是一向要求隐密的。」

皮特启动声音隔离并说道，「我们还要再沟通一遍吗？拜托，尤吉妮亚，一切都弄妥了。当我们十四年前离开时一切就安排好了。我知道你一直担心着它并且……」

「担心着它？为何不呢？那是我的恒星，」她的手指向着外指着涅米西斯的方向。「那是我的责任。」

皮特紧闭双唇。我们一定要再来重覆一次吗？他心想道。

他大声说道，「我们已经隔离了。现在，到底是什么困扰着你。」

「玛蕾奴。我的女儿。不知怎样她知道了。」

「知道什么？」

「有关于涅米西斯和太阳系。」

「她怎么可能知道？除非你告诉她？」

茵席格那无力地张开双臂。「我当然没有告诉她，但是我并不需要。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然而不知为何玛蕾奴似乎可以听到并看见每件事。从她所见闻的一些细微小事当中，她就可以理解出来。她一直都有这方面的能力，但到这几年事情变得更糟糕。」

「那么，她用猜的，并且有时她运气好猜中了。去告诉她她错了，并且确定她不要再谈这件事。」

「但她已经告诉了一个年轻人，他刚才来告诉我这件事。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知道。奥瑞诺·潘帕仕。他是我们家的朋友。」

「啊，是的。我有注意到他，在某些方面。简单地告诉他不要听信一个小女孩所编的幻想故事。」

「她不是个小女孩。她已经十五岁了。」

「对他而言，她只是个小女孩，我向你保证。我刚说我注意到这个年轻人。我感觉到他正困难地进入他的成年期，并且我记得当我还在他的年纪时，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并不值得太过在意，尤其是……」

茵席格那不悦地说道。「我了解。尤其是那种矮胖平庸的女孩。这跟她的智慧有关吗？」

「对你和我？当然有关。对奥瑞诺，当然无关。如果需要的话，我会和那个男孩谈谈。你和玛蕾奴谈一谈。告诉她那个想法是荒谬可笑的，而且那不是真的，她也绝不能散布这种谣言。」

「但要是真的呢？」

「那并不是重点。听着，尤吉妮亚，你和我隐藏住这项机率有好几年了，若我们继续隐藏会是个较好的做法。如果消息散布出去，事情将会被夸大，而大众情绪会被提升不必要的情绪。最后只会使我们离开太阳系至今的工作受到不必要的困扰，而且或许将会烦扰我们未来好几个世代。」

她震惊地，不能置信地看着他。

「难道你真的对太阳系，对地球，对人类起源地没有任何感情吗？」

「有的，尤吉妮亚，我有着各类的伤感。但那是本能的反应而我不能

让它动摇我的心志。我们离开太阳系是因为我们认为现在是人类向外扩展的时候了。其他人，我想也会跟进；或许他们已正在准备中。我们要让人类扩展到整个银河系，我们不应该拘泥于单一一个行星上。我们的工作就在这里。」

他们互相对望了一阵子，然后尤吉妮亚有些无力地说道，「你又再次让我无话可说。这么多年来你一向如此。」

「是的，不过明年我必须再说一次，还有后年。你不会就此接受的，尤吉妮亚，你令我很厌烦了。第一次应该就已足够。」他转过身去，回到电脑前处理他的事情。

2

第一次他用话压倒过她是在十六年前的 2220 年，银河另一扇门向他们开启的振奋年份。

当时詹耐斯·皮特的头发还是深棕色，而他也还不是罗特的委员长，尽管每个人都认定他是继任人选。他当时身任探索与交流部门的首长，而远星探测号(Far Probe)是他的职责，更进一步的，也是他推动的成果。

那是首次将物质使用超空间辅助推进器的尝试。

据相关人士所知，只有罗特开发了超空间辅助推进的技术，而且皮特强烈地要求对外保密。

他在议会上发言。「太阳系已经太过拥挤。有愈来愈多的太空殖民地找不到足够的空间。甚至连到小行星带建设开发也只是杯水车薪。很快地那儿将变得过度密集。更进一步地，每个殖民地有它自己的生态平衡，而我们也正朝这趋势发展。由于外人身上的寄生虫或病毒所造成的感染紧张情绪，已使得交流变得更加困难。」

「唯一的解决办法，各位议员同志，就是离开太阳系。没有宣告，没有警讯。让我们向外寻找一个新家，在那儿我们可以建造一个新世界，只有我们的人群，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只有靠着超空间辅助推进来完成。其它的殖民地最后将学得这项技术，并且也会离开。太阳系最后将成为蒲公英的种子，它的各个组成成分将散布至外太空。」

「但是如果我们先走，或许，我们会在其他之前找到新的世界。我们可以坚固地建设自己，所以要是后来其他的追随者，或许有此可能，要来分享我们的新世界，我们就可以强力地将他们送至别的地方。整个银河系是广大的，而他们还有其它的地方可去。」

当然，会场上激起许多强烈的反对声音。有些人争论到恐惧恐惧离开所熟悉的地方。有些人争论到心境出生行星的心情。有些人争论到过分理想，将人们终将离开的想法投射到其他人身上。

皮特几乎也没料到他会获胜。他能在这场争议中得胜是由于尤吉妮亚·茵席格那的帮助。是种多么不可思议的幸运眷顾了他。

她当时相当年轻，只有廿六岁，已婚但未生产。她情绪高昂，脸色红润，并身处一堆电脑报表之中。

皮特皱起眉头回忆起她的唐突。他是个部长而她，怎么说呢，她只是个没名没姓的研究人员，然而在这之后，她是最后一次当没名没姓的人士了。

在当时，他当然无法理解，并且对于她的强行进入十分不满。他对这个明显兴奋过头的女子感到棘手。无论她手上握有什么，她将使他带入永无止境的复杂之中，并且将迅速地耗尽他的精神。

她应该先向他的助理做个简单叙述的。他决定如此说道。「我看到你手上有资料了，茵席格那博士，而且你希望引起我的注意。若是依照程序而来的话，我会很乐意地看你的报告。为何你不现在就将那交给我的助理呢？」他手指着门口，强烈地希望她朝那个方向走过去。（在后来的几年中，有时候他曾想过要是她真的这么做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想到这种可能性令他的血液中感到股寒意。）

但她回答，「不，不，部长先生。我必须来见你。」她的语气略带颤抖，仿佛她无法隐藏住她内心的兴奋。「这是没有人所做过的伟大发现，自从……自从……」最后她放弃了。

「这是最伟大的发现。」

皮特怀疑地看着她手上的报表。他们看来是一堆扭曲的线条，而他自己却未感到任何兴奋之处。这些专家们总是以为，自己在一个小小的领域上做了点小小的进步，就可以震撼整个体系架构。

他认命般地叹口气说道，「那么，博士，你能不能简单的说明一下？」

「我们已经做好声音隔离了吗？」

「为什么需要隔离？」

「我不想任何人知道这件事，直到我确定确定我再次检查后，直到没有任何的怀疑发生。但是，真的，我一点都不怀疑。我很无理，是吗？」

「不，你真的很没有道理，」皮特冷冷地说道，将手接触身边的按钮。

「我们已经隔离了。现在，告诉我吧。」

「全部都在这儿。我向您解释这些东西。」

「不。先告诉我。用平常字眼。简短的话。」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部长先生，我一直都在研究邻近的星球。」她张大眼睛并且呼吸急促。

皮特说道，「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星，而这早在四个世纪前就知道了。」

「那是我们所知道最近的星球，但那并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最近星球。我找到了一颗更接近的恒星。太阳有一颗遥远的伴星。你相信吗？」

皮特仔细地思考了一会儿。这看来十分典型。要是他们过于年轻，过于热情，过于经验不足，他们每次都会发生这种事。」

他说道，「你确定吗？」

「我确定。真的。让我向你展示这些数据。这是在天文学史上所发生的一件最令人振奋的事。」

「假如这是真的。还有不要让我看那些数据。我稍后再看。告诉我。如果真的有比半人马座更接近的恒星存在，为什么在这之前一直没有人发现？为什么会留待你，茵席格那博士，完成这项发现？」他知道自己听来颇为讽刺，不过她似乎没有在意。她实在太过于兴奋了。

「当然有原因。它在星云之后，一股黑暗星云，一团星尘所组成的气体正好介在那颗伴星与我们之间。要是没有那些星尘的吸收的话，它看起来

会是一颗八等星，而且必然早会被人所注意。星际物质将它的光吸收并成为十九等星，并淹没在上百万颗黯淡的星星之中。自然没有理由会注意到它的存在。没有人看到它。它在地球的南天星空，因此在前殖民地时期的大部分天文望远镜甚至无法标出那个方向。」

「要是这样，你是如何注意到的？」

「因为远星探测号。你看，这颗邻星和太阳一直在变更它们的相对位置。我假设它和太阳正以数百万年的周期，绕着彼此的重心缓慢公转。几个世纪前，伴星的位置正好到达星云的一边，而地球可以见到它原来的光度，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座望远镜，而望远镜的历史只有六百年而已，在伴星还能见到之前。从现在几个世纪之后，它会再度运行到星云的另一边并可以被观测到。但是我们没有必要等待几个世纪。远星探测号已经帮我们做了。」

皮特感到自己被点燃，一个遥远的热情核心在他心中升起。他说道，「你是指远星探测号从邻星所在的那个星域拍到照片，并且远星探测号已经远离到足以排开星云遮蔽影响，而观测到邻星的完全光度了吗？」

「完全正确。我们在不应该有八等星的地方发现了一颗八等星的存在，而光谱分析它是颗红矮星。你无法从遥远的地方看到红矮星，所以它一定距我们相当地近。」

「没错，不过怎么认定它比半人马 星还近？」

「自然地，我在罗特所见的天空研究了相同的星域，而那颗八等星并不在那儿。然而，在十分接近的地方有颗十九等星并未出现在远星探测号传回来的照片上。我假设那颗十九等星就是那颗被隐蔽住的八等星，而且它们并不在完全相同的位置上必定是平行移动的视差结果。」

「是的，我了解这点。一个较靠近的物体从不同的观测点，相对于遥远的背景看来是在不同的位置。」

「就是这样，要是这颗恒星距我们相当遥远的话，依远星探测号离开不到一光年的位置看来，也无法造成有效的位置偏移效应，因此它应该是颗邻近的恒星。以这颗邻星而言，它产生了巨大的偏移；我是指，相对上的。我检查了远星探测号航程中的不同位置所拍摄的照片。有三张是在它在正常空间时所拍的，当远星号从那个角度愈远离星云边缘时，邻星看来就愈亮。从视差原理来估算，邻星只有二点多光年远。这是到半人马 星距离的一半。」

皮特若有所思地看着她，而在这段长时间的沈默中，她变得不耐与不安。

「皮特部长，」她说道，「你现在想要看这些数据了吗？」

「不，」他说道。「由你所告诉我的已经足够了。现在我必须问你一些问题。对我而言，如果我对你的了解正确的话，要是有人专心地研究这颗十九等星，而且想要尝试量测它的视差与推算它的距离，这种机率应该是相当的低。」

「几近于零。」

「有没有什么其它方式可以注意到这颗遮掩的恒星是相当接近我们的？」

「它可能会有很大的本质运动(proper motion)。我是指假如你持续地看着它的话，它自身的运动会在天空中以接近一条直线移动。」

「在这案例中，那运动会令人注意到吗？」

「可能吧，但并不是所有星球都有很大的本质运动，即使它相当靠近我们。它们以三度空间方式移动而我们只能从二度空间中见到它投影出的本质运动。我可以解释这」

「不，我还是相信你用叙述的话。这个星球有很大的本质运动吗？」

「那必须花些时间才能确定。我是有些那部分星域的旧照片，并且可以测到本质运动。」

「那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才能完成。」

「不过你认为这种本质运动有没有可能驱使一个天文学家去研究，假设他刚好注意到这颗恒星？」

「不，我不认为有可能。」

「那么这就可能只有我们在罗特上的人知道邻星的存在，因为我们是唯一送出远星探测船的人。这属于你的专业范围，茵席格那博士。你是否同意我们是唯一送出远星探测号的人？」

「远星探测号并不是个机密计划，部长先生。我们接受其它殖民地的实验并且公开地讨论那些部分，甚至于地球，虽然他们这些日子来对天文学兴趣缺缺。」

「是的，他们将这领域丢给了殖民地，确实是合理的做法。但是有没有其它殖民地送出远星探测船并一直将其保密？」

「我并不怀疑这点，长官。他们需要超空间辅助推进才能办得到，而我们对超空间辅助推进技术完全保密。如果他们有超空间辅助推进的话，我们应该会知道。他们无论如何会在太空中做实验并露出这件事实。」

「根据公开科学协定，所有从远星探测号得到的资料必须被公开发表。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经」

茵席格那唐突地插口道。「当然没有。我必须在公开之前找到更多的资料。我现在拥有的是个最初步的结果，虽然我可以十分确定地告诉你。」

「但你并不是远星号计划的唯一天文学家。我推测你已经向其他人展示过了。」

茵席格那涨红了脸并将视线移开。然后她带着防卫的口吻说道。「不，我没有。我注意到这个单一数据。我从那开始追寻下去。我发现到它的重要性。是我。而我要确认这是我的功劳。只有一颗最接近太阳的恒星，而我要在科学年会上发表并成为它的发现者。」

「可能还有其他更接近的星球，」皮特在这次会面中第一次露出笑容。

「大家一直以来都知道。即使我的星球也是在那不寻常的微小遮蔽星云后。要有另一颗更接近的恒星存在，实在是十分有问题的。」

「那么就冷静下来，茵席格那博士。仅仅你和我是知道邻星存在的人。是吗？还是有其他人？」

「是的，长官。只有你和我，到目前为止。」

「并不是到目前为止。这密秘要一直保持到我准备好告诉特定的人们。」

「但是那份协定 公开科学协定」

「必须被忽视。每件事总是有着例外存在。你的发现牵涉到殖民地的安全问题。要是殖民地的安全被涉及，我们就不能将这项发现公开化。我们也没有将超空间辅助推进公开，不是吗？」

「但是邻星的存在和殖民地安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正好相反，茵席格那博士。也许你不了解，但你的发现已经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她静止不动地站在那儿盯着他。

「坐下来。我们现在是共犯了，你和我，而我们彼此要友好些。从现在开始，当我们独处时，你对我是尤吉妮亚，而我对你则是詹耐斯。」

茵席格那提出反对。「我不认为这样是适当的。」

「将来会是的，尤吉妮亚。我们无法依冰冷正式的头衔来策划事情。」

「但我不想和任何人图谋任何事，而这件事就是如此。我看不出为何要将邻星的事情做这般的保密。」

「我想你是担心会失去名声。」

茵席格那迟疑了一下，然后说道，「你可以这么说，詹耐斯。我要我应得的名声。」

「暂时，」他说道，「我们先忘了邻星的存在。你知道我一直在争议着罗特应该离开太阳系。你站在什么立场呢？你愿意离开太阳系吗？」

她耸耸肩。「我不能确定。可以第一次接近去看些天体听起来很迷人但却有点令人恐惧，不是吗？」

「你是指，离开家乡吗？」

「是的。」

「但是你不必离开家乡。这儿就是你的家。罗特。」他张开双臂。「它会跟随着你。」

「即便如此，部长 詹耐斯，罗特并不是全部的家。我们有邻居，其它的殖民地，行星地球，以及整个太阳系。」

「那些都是拥挤的邻居。直到最后，我们当中有些人必须要离开，无论我们是否愿意。」

在地球上，曾有段时间人们必须翻山越岭横渡海洋。两世纪前，地球上的人们必须离开他们的行星到殖民地来。这只不过是重覆踏出历史的另一脚步罢了。」

「我了解，但还是有人从未离开。地球上还是有人居住。有人在地球上的一个小区域里生活了无数的世代。」

「你希望成为这些永远不动的人之一吗？」

「我想我的丈夫克莱尔(Crile)就属这类。他对你的观点十分不以为然，詹耐斯。」

「呃，我们在罗特上有言论与思想的自由，所以要是他喜欢的话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

当人们逐渐地想到要离开太阳系，不管是在罗特或其它地方，他们会想到哪里去？」

「当然是半人马座 星。那是大家认为最近的一颗恒星。即使靠着超空间辅助推进，我们在平均速度上也不可能超越光速，所以那将花费我们四年的时间。而其它的地方，则将花更长久的时间，然四年对一趟旅程来讲也太久了。」

「假设有可能超光速旅行，并假设你可以到达比半人马 星更远的地方，你会到哪里去？」

茵席格那思考了一会儿，说道，「我想 还是半人马 星。毕竟那儿还是个老邻居。」

夜晚的星空看来似乎十分相像。那会带给我们一种舒服的感觉。我们

可以更靠近故乡，要是你想回去的话。除此之外，半人马 星 A，是半人马 三元星系的最大一颗恒星，与太阳几乎可算是双胞胎兄弟。半人马 星 B 比较小，但还不致于差异太大。即使你忽略半人马 星 C，那颗红矮星，你依然有着两个星系，这么说好了，有两套行星系让你选择。」

「假设一个殖民地朝半人马 星出发，发现有正好可住人并在那儿建立新世界，消息传回到了太阳系，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下一个决定离开太阳系的殖民地，他们会往哪里去？」

「当然是半人马 星，」茵席格那迟不犹豫地说道。

「所以人类将倾向于到那些明显的地方去，如果一个殖民地成功了，其他人将迅速地追随而上，直到新世界也与旧世界一般拥挤，直到那儿充满了不同文化的不同人，以及不同生态系的不同殖民地。」

「那么到时又是准备移民到另一个星球的时刻了。」

「但是，尤吉妮亚，在一个地方的成功总是会驱动另一个殖民地。一个适宜的恒星，一个良好的行星，将会带来人群聚集。」

「我想也是。」

「但是假如我们到一颗只有二光年多的恒星去，只有半人马 星的一半距离，除我们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我们到了哪里，谁会跟随我们而来呢？」

「没有人，除非他们发现了邻星。」

「不过那可能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长时间内他们会全部聚集到半人马 星去，或是到任何明显的地方。他们永远不会注意到在他们门口的这颗红矮星，若是他们注意到了，他们或许会因它不适合人类居住而忽略要是他们不知道已经有人类在那儿生活。」

茵席格那不可置信地紧盯着皮特。「但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假如我们到了邻星并且没有人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好处是我们可充满于这个世界。要是有颗可以住人的行星。」

「不会有的。不会有环绕一颗红矮星的行星系。」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存在那儿的原料建设任意数目的殖民地。」

「你是指那儿将会有我们的足够空间。」

「是。比起让他们追随过来，我们会有更大的空间。」

「所以我们会较有较多些时间，詹耐斯。最后我们会填满在邻星中的可用空间，即使我们是孤独地存在。所以那会让我们有五百年的繁荣时间而不是两百年。这又有什么不同？」

「所有你可能想像得到的，尤吉妮亚。让那些殖民地以上千种不同的文化而任意扩张，让他们将自己带入如地球无趣历史中的彼此怨恨与不适应。给我们时间在这儿独立发展建设一套统一文化与生态的殖民地系统。那将远远会是一个更好的情况——较少混乱，较少无序。」

「较少兴味。较少变化。较少动力。」

「不尽如此。我们会多样化发展，我确定。不同的殖民地会有他们的不同之处，但它们将全部，至少会在共同的基础之上涌现出不同特色。这将会是更好的殖民地体系。而要是我错了，当然你也会见到这是个必要的尝试。为何不献身于一颗星球来从事如此合理的发展，然后看看它是否行得通呢？我们可以利用一颗恒星，一颗别人没有兴趣的红矮星，看看我们是否能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而且可能是更好的一个社会。」

「让我们看看我们能做什么，」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不耗尽我们的

能量在无意义的文化差异，以及全体的生态扭曲上。」

茵席格那感到自己有些心动。即使不成功，人类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至少这样是行不通的。然而要真的是成功了呢？

不过她还是摇着头。「那是无用的梦想。邻星将会被其他人独立地发现的，无论我们如何地保守秘密。」

「但你的发现中有多少偶然的成分呢，尤吉妮亚？老实说吧。你只是碰巧注意到了这颗恒星。你只是刚好与其它星图来做比较。你是不是有可能就此忽略掉呢？而其他人在相似条件下有没有可能也忽视了呢？」

茵席格那没有回答，不过她脸上显露的表情已经满足了皮特。

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柔和，几乎是催眠语气。「而要是有一百年时间的延迟。要是我们有着一百年的时间可以独立地建构我们的新社会，我们将会强大茁壮到足以保卫我们自己，要求其他人别来打我们新世界的主意。到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隐藏自己了。」

再次地茵席格那没有回答。

皮特说道，「我说服了你吗？」

她摇着头。「并不完全。」

「那么就好好考虑一番，而我也要请你帮个忙。当你还在考虑当中，不要对任何人透露任何有关邻星的一个字，并且为安全考量，让我保存所有相关的资料。我不会将它们销毁的。我向你承诺。如果我们要前往邻星的话也将需要这些资料的。至少先这个样子好吗，尤吉妮亚？」

「好，」她无力说道。然后她的精神再次提起。「有一件事。我必须能为这个星球命名。如果我为它命名，它就是我的星球。」

皮特微微一笑。「你想要怎样称呼它？茵席格那星？尤吉妮亚星？」

「不。我没有那么愚蠢。我想要称它为涅米西斯。」

「涅米西斯？N-E-M-E-S-I-S？」

「是的。」

「为什么？」

「在廿世纪晚期有曾讨论过太阳伴星存在的可能性。在当时并未获得什么结果。那时并没有发现邻星的踪迹，不过在文献上曾以『涅米西斯』来称呼它。我想要纪念那些大胆的假设者。」

「涅米西斯？是不是一个希腊女神的名字？一个不太令人高兴的名字？」

「一个司掌报应，复仇，惩罚的女神。这是个较为华丽的用字。当我查字典时电脑将它列为古语。」

「为什么那些前人要将它叫做涅米西斯？」

「跟彗星云有关。很显然地，涅米西斯，在它于太阳的运转路径中，会经过星云并引发彗星冲击，造成地球上两千六百万年周期的大量生物灭亡。」

皮特看来十分震惊。「真的吗？」

「不，并不尽然。这项假说并未持续很久，但我仍想要沿用涅米西斯这个名字。并且要在纪录记载是我所命名的。」

「我向你保证，尤吉妮亚。这是你的发现而且会输入我们的纪录当中。最后，当其余的人类发现了涅米西斯星域——这样称呼对吗？他们会知道谁做了这项发现以及是如何发现的。你的星球，你的涅米西斯，将会是第

一颗除了太阳以外的恒星，照耀着人类的文明；而且也将是照耀人类文明种子向外散布的源头。」

皮特看着她离去，自信满满地想着。她会来到他这一边的。他让她命名是件完美的情绪感动。当然她会感到在她的星球边建立合理有序文明的吸引力，一个所有银河系文明继承之源。

然后，正当他因黄金未来的光辉而感心情轻松之时，他的心里突然受到莫名微弱恐惧的碰触。

为什么是涅米西斯？为什么她会想到使用复仇女神的名字？

他几乎因一种不祥的预兆而感到十分软弱。

3

现在是晚餐时间，而茵席格那却陷入了对女儿的恐惧情绪。

这股情绪近来愈感明显，而她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许是玛蕾奴变得愈来愈沉默，内涵，并总是令人觉得她怀着深邃的城府。

而茵席格那的不安也混杂了某种罪恶感：因她未尽到母亲的耐心照顾而感到罪恶；因她特别在意女孩的外表而感到罪恶。玛蕾奴完全没有她母亲那传统的美丽，或是她父亲那种非传统的狂野俊脸。

玛蕾奴很矮而且很钝。这是茵席格那为可怜的玛蕾奴所能找到的形容字眼。

可怜。这是长据她心中的形容词，但却绝对不能说出口的字。

矮小，直钝。有点胖又不会太胖，这就是玛蕾奴。在她身上找不到所谓的优雅。她留着并不算长的棕黑色直发。她的鼻梁短塌，嘴角略向下弯，脸颊很小，而她整体的态度消极没有活力。

只有她的一双大眼睛，乌溜溜闪着深色光泽，伴随着其上的深黑色眉毛，而长长的睫毛看来就仿佛是人造的一般。然而，光有美丽的双眼无法弥补整体的感觉，无论有时候它们看来是多么的迷人。

自玛蕾奴五岁开始，茵席格那就知道她不太可能靠着外表而吸引一个男人的目光，而这件事一年比一年变得更为真实。

奥瑞诺在她十岁前还会特别注意到她，显然是因为她的早熟与聪明，以及她那迅速的理解能力。而玛蕾奴与他在一起时总是容易害羞和兴奋，好像她已经隐约意识到一种所谓「男孩」的东西，有点亲密但又不知道确实是什么的感觉。

在这一两年里，茵席格那似乎了解到，玛蕾奴心中终于清何谓「男孩」。她几乎来所不拒地阅读各种书籍以及观看各类影片，无疑地帮助她在这方面的成长，不过奥瑞诺也同时在长大，而他体内的激素也开始改变着他们的关系。

当晚的晚餐上，茵席格那问道，「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呀，亲爱的？」

「马马虎虎。奥瑞诺跑来找我，我想他已经向你报告过了。我很遗憾你要这么大费周张地来捕捉我。」

茵席格那叹口气。「但是，玛蕾奴，我有时没办法不想到你不快乐，而

我这样的烦恼不是很自然的吗？你太过于孤独了。」

「我喜欢孤独。」

「你并不是这样。在你独处的时候，你并没有显出任何快乐的表情。有很多人想要对你亲切，要是你开放心情的话你会快乐些的。奥瑞诺就是你的朋友。」

「曾经是。他这些日子来忙着和其他人在一起。今天就很明显。这更令我生气。他心神不宁地只想到朵洛蕾德。」

茵席格那说道。「你知道的，不能这样责怪奥瑞诺。朵洛蕾德和他同年龄。」

「生理上的，」玛蕾奴说道。「多么愚蠢的想法。」

「在他这年纪，生理上的外表意义很大。」

「他已经表现出来。这也显示他是个笨蛋。他愈是对着朵洛蕾德流口水，他的脑袋就会更差劲。我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他会一直长大的，玛蕾奴，当他年纪更大时，他会发现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而你也会长大，你知道。」

玛蕾奴古怪地盯着茵席格那。然后她说道，「算了吧，妈妈。你不相信自己所说的内容。连一分钟都没有相信过。」

茵席格那红了脸。突然之间她觉得玛蕾奴并不是在猜测。她真的知道但她怎么知道的？茵席格那已经尽量地谨慎于每个字词，尝试要说服自己。但玛蕾奴毫不费力地就看穿一切。这已不是第一次了。茵席格那开始感到玛蕾奴观察人们说话的音调，叙述上的迟疑，和各种小动作，而总是能够参透你想隐瞒住她的事情。一定就是她的这种特质，让茵席格那对玛蕾奴的恐惧日益加深。你不希望别人以轻蔑的目光任意地穿透你的内心。

比如说，到底茵席格那曾说过什么东西，就引领着玛蕾奴相信地球将会毁灭？这件事需要好好地讨论。

茵席格那突然觉得疲倦。如果她无法骗过玛蕾奴，何必再作尝试呢？她说道，「那么，就让我们直接了当地说吧，亲爱的。你想要什么？」

玛蕾奴说道，「我看你真的想知道，那么我就告诉你吧。我想要离开。」

「离开？」茵席格那无法理解她女儿口中说出的简单字眼。「哪里有地方让你离开？」

「一切并不是只有罗特而已，妈妈。」

「当然不只。但其它的地方都在两光年外。」

「不，妈妈，不是这样。在不到两千公里外有艾利斯罗。」

「那几乎不能列入考虑。你没有办法活在那里。」

「在那里有人居住。」

「是，不过只有在圆顶观测站中。一群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住在那儿，因为他们在做些必要的科学工作。圆顶观测站比起罗特来，实在小得太多了。如果你住在这儿都已经觉得难过，那么你到那里会觉得怎样？」

「在艾利斯罗的圆顶观测站外有一整个世界。总有一天人们会散布出去并住在整个行星上。」

「或许吧。但事情并不能这样肯定。」

「我确定这将会是事实。」

「就算是，那也得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

「但那必须有个开始。为什么我不能成为开始的一分子？」

「玛蕾奴，你太荒谬了。你在这里有个舒适的家。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有这样的想法？」

玛蕾奴紧闭双唇，然后说道，「我不能确定。几个月前吧，不过最近变得更加强烈。我就是无法待在罗特上。」

茵席格那皱起眉头看着她的女儿。她心想 她感到她失去了奥瑞诺，她将永远地心碎，她要离开这儿好来惩罚他。她要将自己放逐到一个不毛的世界去，要让他感到内疚

是的，这条思路十分有可能。她回忆起自己在十五岁的时候。那时的心理十分脆弱，一个轻微的挫折都会将它敲碎。青少年复元得很快，但十几岁的小孩总是不相信。十五岁！再过一阵子，到时候

多想无益。

她说道，「艾利斯罗是什么地方吸引你，玛蕾奴？」

「我不确定。那是个广大的世界。想要到一个广大的世界去，不是件正常的事吗？」

她迟疑了一下，似乎在考虑接下来的话，但最后还是说了出口 「就像地球一样？」

「就像地球一样！」茵席格那激动地说道。「你从没有到过地球。你完全不了解地球！」

「我看过相当多的东西，妈妈。图书馆中有一大堆有关地球影片。」

（是的，当然有。皮特曾经想要将这类影片查封 甚至销毁。他坚称脱离太阳系就意味着完全脱离任何关连；对地球怀有制造出来的浪漫想法，本身就是件错误。茵席格那曾强烈反对，但现在她突然想到皮特的观点。）

她说道，「玛蕾奴，你不能光靠影片。他们将事物给理想化了。他们总是提起地球的长远历史，在那个时候地球有多么好，即使如此，那里从未像影片中所描述的那般美好。」

「即使如此。」

「不，不是『即使如此。』你知道地球现在是什么样子吗？那是一个不能住人的贫民窟。这也是为何人们要离开前往殖民地去。人们从那广大可怕的世界离开，到那较小的文明殖民地去。没有人希望再往反方向回去。」

「在地球上还有数十亿的人口居住。」

「这就让它变为更无法住人的贫民窟。在那里的人都想尽快地离开。这也是为什么殖民地愈建愈多，并且很快又住满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离开太阳系来到这儿的原因，亲爱的。」

玛蕾奴低声说道，「爸爸是个地球人。他没有离开地球，虽然说他曾经可以离开。」

「不，他没有。他待在那儿。」她皱着眉头，想要保持原先的语调说道。

「为什么，妈妈？」

「别说了，玛蕾奴。我们来谈谈这点。许多人待在家乡。他们不想要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几乎每个罗特上的家庭都有待在地球上的亲人。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你想要回到地球去吗？」

「不，妈妈。一点也不。」

「就算你想要去，那是超过两光年远的地方，你也没办法去。当然你也知道。」

「当然我了解这点。我只是想说我们在这里有另一个地球。那就是艾

利斯罗。那里才是我想去的地方；那里才是我向往的地方。」

茵席格那无法克制自己。她不可置信地听到自己脱口而出地说着，「所以你也要离开我，就像你父亲一样。」

玛蕾奴畏缩了一下，然后回复过来。她说道，「这是真的吗，妈妈，他离你而去？要是你当时表现得不一樣，或许事情就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然后她静静地，就好像宣告她吃完晚餐一般地说道。「你强迫他离开，是吗？」

4

很奇怪，或者说是愚蠢，在经过十四年后，这些想法居然还能够对她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克莱尔身高 1.8 公尺，而罗特男人的平均身高不到 1.7 公尺。这项特质（就像詹耐斯·皮特一样）给人一种领导威严的气息，而直到后来她才承认，她不应该信赖这种感觉。

他有着轮廓分明的面容；突出的鼻子与颧骨，以及强韧有力的脸颊一种悍然野性的外表。他的言行带着强烈的男子气概。她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嗅出这种气息，并立即被其所深深吸引。

茵席格那在那时还是个天文学的研究生，在地球上完成她的学位，并希望能够回到罗特上通过远星探测计划的资格审核。她梦想远星探测号能带来重大的进展（以及使她成为最有成就的科学家）。

随后她遇见克莱尔，并困惑地发现自己竟疯狂地爱上这个地球人——一个地球人。好几个夜里她的心里抛弃了远星探测号，只想要和他在一起待在地球上。

她还记得他惊讶地看着她的模样，「和我待在这里？我比较希望和你一起去罗特。」她无法想像他会为了她而抛下他的世界。

克莱尔是如何取得进入罗特的许可，茵席格那不清楚，也从未了解。

毕竟，移民法规定得十分严格。一当殖民地到达一定的人口数时，它就开始限制移民：

第一，是因它无法供应超出数量的人口并给予人们舒适的生活，第二，是因为它极端地想要保持住它生态系的平衡。从地球上从事重要商业活的人甚至是从其它殖民地来的人——都得经过冗长的去污程序，以及某种程度的强制隔离观察期间。

然而克莱尔是地球人。他曾向她抱怨耽搁他数周的去污过程，而她心里却是暗自欣喜。

克莱尔，他必定是极度地需要她，才愿意忍受这些对待。

有些时候当他看来似乎要撤退以及郁郁寡欢时，她会猜想到底是什么驱使他到罗特来。

或许并不是她，而是他必须要逃离地球。他是不是犯了法？他是不是有着仇家追杀？还是因为厌倦了某个女人？她从来不敢问起。

而他也未曾提及。

即使他获准进入罗特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他能待多久。移民管理局或许会特别给予他完全的罗特公民权，不过却十分困难。

茵席格那觉得克莱尔·费雪不被罗特人所接受，反而带来某种浪漫的情绪。他发现他的地球出身含着一种不同的魅力。真正的罗特人可能会排挤这个外地人。无论他是否取得公民权，不过她却感到一阵奇异的兴奋。她可以为他对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抗争，然后获得胜利。

当他开始找工作赚钱并为自己在社会中安顿时，是她向他提出，若是与一位罗特女子结婚有三代血统的罗特人，那会对移民管理局的公民申请带来强有力的陈述。

克莱尔似乎对这项提议十分惊讶，彷彿他从未想过一般，然后他很高兴的答应了。茵席格那感到有些失望。要是他们是为了爱情，而不是公民权结婚的话有多好，但她心里想着：好吧，如果事情就是这样的话。

所以，经过一段传统的罗特订婚仪式后，他们结婚了。

生活并未有多大的改变。他不是个热情的爱人，但他在结婚前也不曾是。他给予她所缺乏的爱情，持续地带给她接近于快乐的温暖。他从未表现得凶恶或任何的不亲切，而他也已经为了她经过许多的不便，并放弃他的世界来到这里。当然这也可以解释成他的自愿，而茵席格那却十分受用。

即使他获得了充分的公民权，就在他们结婚后予以核准，他的心中还是存着不满。茵席格知道这点，却完全无法怪他。他可以得到公民权，然而他还不是个土生土长的罗特人，大多数在罗特上的有趣活动与他无缘。她不知道他曾受过什么样的训练，因为他从未曾提起自己的受教经过。他的谈吐听来不像是没有受过教育，而且也没有一点自学者的不够合宜气息，但茵席格那知道地球上的大多数人未受过高等教育，比不上殖民地人这般的知识水准。

这种想法困扰着她。她并不在意克莱尔·费雪是个地球人，或是他瞧不起她的朋友或同事。她不知道她自己是否可以接受他是个未接过教育的地球人。

但从来没有人证实，他耐心地听着她所提到有关于远星探测计划的种种。她从未与他讨论过技术性细节来测试他的程度。然而有时他会问些问题或作些评论，来回应她所谈述的事情，后来她总是设法说服自己那些都是聪明的问题和评论。

费雪在农场有份工作，一个相当令人尊崇的工作，但并非属于社会的高层阶级。他并未对此抱怨或发过牢骚至少她如此认为。不过他从未谈及相关的事情，或对此表现出任何乐趣。然而他总是有股不满的气息。

因此，茵席格那平和地尝试问道「今天你在工作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克莱尔？」

她很少问起，只有在刚开始，回答一直都是平板的「没什么特别的。」如此而已，除了有时伴着不耐的目光。

最后，与他交谈渐渐令她变得紧张，甚至连办公室琐事也一样。这些对他都可能只是不受欢迎的事情罢了。

茵席格那必须承认她的恐惧来自于后来的证明，比较起来，她自己的不安更甚于他。当她强迫他加入讨论今天的工作时，费雪并未表露一丝的不耐。有时候他会感到有点兴趣而提出问题，有关于超空间辅助推进等等，但茵席格那却对这方面所知有限。

他对罗特人的政治有兴趣，并表现出一种对它狭隘观点不屑的地球人情绪。她未带不满地为此而辩护。

最后，他们之间陷入了沈默的冷战，只是因为他们在所看的一部影片中，对于他们所经历过的社会订婚，是否仅是生活上的小小改变，所持的完全不同意见。

但这并未导致彼此的不满。很快就会和解，但是却出现了更棘手的麻烦。

虽然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在安全严格管制的地方工作，意味着不能对任何人谈论自己的工作，但有多少人在枕边对着妻子或丈夫露一些所谓的机密？茵席格那并未如此，因为她一点也不愿尝试，也由于她的工作性质和机密几乎扯不上关连。

但是当她发现了邻星之后，立刻将她紧紧地束缚住，一点预警都没有，她怎么能够处理呢？当然地她所采取的行动——告诉丈夫她所得到的重大发现，在人类历史文献上，永远地记载着她对这天体的命名经过。她甚至可能在告诉皮特之前告诉他。她可能蹦蹦跳跳地走进屋子——「你猜猜！你猜猜！你猜想不到我——」

但她没有这么做。她并不认为费雪对这件事情会感兴趣。就如同他可能和农夫或炼钢工人谈论他们的工作，但绝对不是她。

所以她并不特意想去告诉他涅米西斯。这件事在他们之间已经死了，不曾提及，不曾存在，直到他们婚姻结束的那可怕的一天。

5

茵席格那讶异地呆坐在那儿。她从未向任何人提及有关于这方面的事，虽然她这十四年来，几乎每日生活在这段回忆之下。她也从未想要告诉任何人。她原本以前这段往事将随著她带入坟墓中。

并非由于这是不光彩的往事——只不过是私人事情而已。

孩子以那双深邃的眼睛静静地看著她，最后说道，「所以你真的将他赶走了，不是吗？」

「以某方面说来，是的。但当时我非常生气。他想要把你带走。到地球去。」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试探性地问道，「你了解吗？」

玛蕾奴问道，「你真的这么需要我吗？」

茵席格那气愤地说道，「当然！」然而，在对方的冷静目光下，她突然思考著那些从来不敢去想的东西。她真的需要玛蕾奴吗？

但她还是缓缓地说道，「当然。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呢？」

玛蕾奴摇著头，脸上显出阴郁的神色。「我想我并不是一个漂亮的小孩。或许他需要我。是否因为他需要我更甚至你，而使得你感到不快乐呢？」

「你说的是什么可怕的话。绝对不是这个样子，」茵席格那回答道，并不肯定自己是否如此地认为。与玛蕾奴谈论这方面的事情，令她感到愈来愈不舒服。渐渐地，玛蕾奴的言词更加地犀利入骨。茵席格那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然而她并不特别在意，只以为她不过是因情绪不佳并偶尔幸运地猜中

罢了。不过这种情形发生的频率愈来愈高，现在玛蕾奴似乎更自在地擅用那把刀刃。

茵席格那说道，「玛蕾奴。是什么事情，让你认为我将你父亲赶走的？当然，我从未向人说过，或是给你任何理由去这样认定，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妈妈。有时候你向我，或是其他人提到爸爸，在你的声音中总是透露著些许的懊悔，透露著些许你希望可以改变的气息。」

「是这样吗？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而逐渐地，当我得到这些印象之后，事情就愈来愈清楚了。这就是你说话的方式，你看事情的方式--」

茵席格那盯著她的女儿，突然说道，「我现在正在想什么？」

玛蕾奴吓了一跳，然后轻声地笑著。如往常一般，她总是格格地笑。「那很容易。你正在想著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错了。我没有办法读出别人的心思。我只不过是从一个人的用字，语气，表情和动作来推断。人们总是藏不住他想要隐瞒的事。而我一直以来都在做这种观察。」

「为什么？我是指，为什么你觉得有需要去做这种观察？」

「因为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每个人都对我撒谎。他们说长得多么甜美可爱。或是听到别人向你这么说著。他们总是在脸上露出『我一点都不这么觉得』的表情。而他们也永远未注意到表情就在脸上。一开始我并不相信他们不知道。但后来我告诉自己，『我猜想，要是他们自认为那是真实的话，他们会感到比较快乐的。』」

玛蕾奴停下来，突然问母亲道，「你为什么告诉爸爸我们要到哪里去？」

「我不可以。那不只是我的秘密。」

「或许你当时告诉了他，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了。」

茵席格那用力地摇头。「不，他不会的。他已经决定好要回地球了。」

「不过要是你告诉他，皮特委员长可能就不会让他离开了，不是吗？因为爸爸已经知道太多了。」

「当时皮特还不是委员长，」茵席格那因离题而感到无力。然后她提起精神来说道，「我不会用这种方式让他留下来。换做是你，你会吗？」

「我不知道。要是他留下来，我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

「但我知道。」茵席格那感到自己心里在燃烧。她回想起他们之间最后的对话，以及她愤怒地赶走费雪，他必须走。不，这并不是错误。她不要他成为一个囚犯，被迫成为罗特的一份子。她并未那么样地爱他。就这方面而言，她也并未那样地恨他。

然后她很快地换了话题，让她没有时间改换脸色。「你今天下午让奥瑞诺感到难过。你为什么要对他说地球将要毁灭了？他忧心忡忡地对我提起。」

「我是这么告诉过他。你有时候会谈起地球。你会说，『可怜地球。』你总是用『可怜地球。』」

茵席格那红了脸颊。她是不是真的这么样地提起地球？她说道，「那么，难道不是吗？那里过度地拥挤，资源耗尽，到处都有憎恶与饥荒。我感到十分同情。可怜地球。」

「不，妈妈。你并不是这样说的。当你说--」玛蕾奴举起手来做著一些动作，好像感觉到了什么，然后又无力地放弃。

「怎么了，玛蕾奴？」

「我的心看得很清楚，但我不晓得怎么说。」

「试试看。我一定要知道。」

「你说到地球的方式，让我不由自主地会觉得某种罪恶感--似乎都是你的错。」

「为什么？你认为我做了什么？」

「当你在了望室的时候，我曾听过一次。你看著涅米西斯，在那时，对我而言，我感到和涅米西斯混在一起。所以我向电脑查询涅米西斯的意思为何。那是一种冷酷的毁灭，一种复仇的惩罚。」

「并不是因此而这样命名的，」茵席格那叫道。

「是你命名的，」玛蕾奴不为所动地静静说著。

当然，这不再是一件秘密，一当他们离开太阳系后就公开了。茵席格那获得其发现著的功劳，以及为它正式命名的荣誉。

「就因为我是它的命名者，所以我知道不是这个原因。」

「那么为什么你会感到罪恶，妈妈？」

(住口--如果你不想说出真像的话。)

茵席格那最后还是说道，「你为什么会以为地球要毁灭了？」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知道，妈妈。」

「我们在做滑稽问答游戏，玛蕾奴，现在我们停下来吧。总而言之，我要求的，就是要让你知道，你不准再向任何人提起这些事--有关于你的父亲，以及地球毁灭的无稽之谈。」

「如果是你要求的话，当然，我不会向任何人提起的，但是灭亡这件事并不是无稽之谈。」

「我说是就是。我们会将它定义为无稽之谈。」

玛蕾奴点点头。「我想我要去看一下功课，」她事不关己地说道。「然后我会上床睡觉。」

「很好！」茵席格那看著她的女儿离开。

罪恶感，茵席格那心想。我感到罪恶。在我的脸上就如一块醒目的招牌。任何人都看得出来。

不，并不是任何人。只有玛蕾奴。她有著这方面的天赋。

玛蕾奴必须拥有一些东西来做为她无法获得的补偿。只有聪明是不够的，所以她有著解读人们表情，语调，和任何可见的肢体动作的天赋，因此任何秘密对她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

她已经隐藏这项天赋有多久的时间？她自己发觉到这件事又有多久？是否随她年龄增长会更加强她的能力？为何她现在会将能力浮现出来，从帘幕后静静窥视，到现身出来打击她的母亲？

是不是因为到了最后，她已从奥瑞诺的内心看出他拒绝了她？是否她因此而盲目地到处攻击？

罪恶感，茵席格那心想。我为何要感到罪恶？这都是我的错。我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从发现的那一刻起--但我就是不想知道。

她是从多早以前就知道了？是从她为其命名为涅米西斯开始的吗？她是否曾注意到这名字代表什么涵意，以及她是否完全不自觉地如此决定？

当她第一次定出这颗恒星的位置时，她只有单纯发现者的兴奋情绪。在她的心中没有一丝一毫有关于不道德的疑虑空间。那是她的星星，茵席格那之星。她曾尝试要这样命名。听起来是多么的富丽堂皇呀，虽然她的心中对此感到不够端庄而作罢。

在发现之后，接著就是来自皮特要求保密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迁移」的准备。

（在未来的历史教科书上，会称他们这次的行动为「大迁移」吗？）

然后，在大迁移后，有两年的时间内，整艘船持续地跳荡于超空间之间--靠著超空间辅助推进装置作无穷的轮回，在她的监督之下，一直在计算与相关的天文资料。就星际间物质的密度和组成分析--

在这四年间她无暇去细细思考涅米西斯；至少她看来像是未曾将它放在心上。

有可能吗？或者是她仅仅是为了逃避她所不愿见到的东西？她是否只是对这些眼前的神秘寻找另一种的避难罢了？

然后就到了最后一次超空间推动完成的时刻；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內，他们将要透过氢原子团块来做减速，也就是他们要以这种速度冲击四周的氢原子并将其转变为宇宙射线粒子。

没有任何一种飞行载具可以承受这般撞击，然而罗特却有著为了这次旅行，而特别加厚环于其上的土壤，因此那些粒子将会被吸收。

超空间学者已经向她保证过，在他们进入后又离开超空间，回到正常的速度下。「假如你一开始就相信超空间理论，」他曾这样说道，「就没有任何新的观念冲突了。剩下的只是工程上的问题罢了。」

或许吧！毕竟，这些超空间学者已对这类问题感到厌烦了。

当骇人的事实向她袭来之时，茵席格那匆匆忙忙地去见皮特。在这最后一年里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给了了。随著旅途的兴奋逐渐降低，有愈来愈强烈的压力变得更加地明显，当人们了解他们再过一个月的时间就会到达另一个恒星旁。他就会持续地质疑是否能长期地生活下去，在这颗奇异的红巨星附近，没有任何合理的保证会有行星资源来供给他们的生活所需。

詹耐斯·皮特看起来再也不像个年轻人了，虽然他的头发依然黝黑，他的皱纹仍未浮现。自从她带给他涅米西斯存在的消息给他至今只有四年。然而，在他的眼中发出折磨的神色，一种他已经抛弃所有世间欢乐并将自己所关心朝向这世界的感觉。

他现在刚受推选即将担任委员长。或许这能够解释他现在的忧心，但又有谁知道呢？茵席格那从未真了解权力--或伴其而来的责任--不过她彷彿知道那是某些人活力的泉源。

皮特机械式地显出笑容。他们一开始就被迫共享同一个秘密而亲近。他们能够开诚布公交谈，然而对其他人就并非如此地自由。在大迁移之后，秘密被公开了，他们又再度彼此远离。

「詹耐斯，」她说道，「有件事情已经快令我受不了了，而我必须来见你。是关于涅米西斯的事。」

「还有什么新鲜事吗？你总不能说到现在才发现它不在那儿吧。它就好端端地在那边，在不到一百六十亿公里之外。我们都能看得见它。」

「是，我知道。但我第一次发现它的时候，它是在二点多光年外，我理所当然地将它视为伴星，也就是涅米西斯和太阳绕著它们的重心运转。这么靠近的天体几乎都是如此。这实在太戏剧化了。」

「好吧。为什么偶尔事情会如你所说的戏剧化？」

「因为我们愈接近它，愈能够了解它身为伴星的性质。介于涅米西斯和太阳的重力实在太弱了，弱到附近的恒星的重力微扰都能对它产生轨道的不稳定。」

「但是涅米西斯还是在那儿呀。」

「是的，而且大致上是介于我们和半人马 星之间。」

「半人马 星和这件事又有什么关连？」

「事实上，涅米西斯距半人马 星比起太阳并非相当地远。它也有可能成为半人马 的伴星。或者这么说吧，无论它属于哪一个星系，另一颗恒星目前都依然在妨碍它，或是已经破坏了它。」

皮特若有所思地看著茵席格那，而将手指轻轻地敲著座椅的手臂。「涅米西斯绕行太阳要花多久的时间--假设它是太阳的伴星的话？」

「我不知道。我要花些精力研究它的轨道。这是我在大迁移之前就该做的工作，但当时有太多事情要做。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藉口了。」

「那么，你就做个臆测吧。」

茵席格那说道，「如果是个圆型轨道的话，涅米西斯绕行太阳要五千万年，或者更严格地说，是绕行这个系统的重心，而太阳也是做同样的绕行。在它们运行中，它们两者的连线都会通过这个中心点。另一方面，假如涅米西斯是循著高度椭圆的轨道，并且现正位在它的远心点的话--这是必然的，因为要是它运行得更远，那它就当然不是个伴星--那么大概要花二千五百万年。」

「那么，上次涅米西斯处于这个位置上时，也就是大致介于半人马与太阳之间，半人马 星一定跟现在这次的位置不同。二千五百万到五千万年的时间会让半人马 星移动多少？」

「应该不到一光年。」

「这是否意谓著，这是第一次涅米西斯正被两颗恒星所争夺当中？到目前为止，它有没有可能平静地绕行呢？」

「没有那种可能性，詹耐斯。就算你不理半人马 星，还有其它的恒星。一颗恒星可能接近了，但令一颗遥远的恒星可能在以前就影响它轨道的一小部分。这轨道是不稳定的。」

「那又和我们的邻居有什么关系呢，假如它并不绕太阳运转？」

「没错，」茵席格那说道。

「你说『没错』是什么意思？」

「如果它绕著太阳，它会相对于太阳，以著每秒 60 到 100 公尺的速度移动，那要视涅米西斯的质量而定。对于恒星说来这是个十分缓慢的速度，所以它看来会好像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很长的时间。也因此它会长期地留在星云后方，特别是当这星云相对太阳同一个方向移动。以这般缓慢的速度以系如此黯淡的光亮，这也是为何到目前为止没人注意到它的原因。然而--」她停了下来。

皮特露出一丝兴趣都没有的表情，叹了口气说道，「那又怎样？你能够直接说出重点吗？」

「那么，如果它并不绕行太阳，它就是处于独立的运动中，并且是以每秒约 100 公里的速度朝太阳移动，是它环行速度的一千倍。它只是刚好暂时地成为我们的邻居，但它还是继续前进，而且将会通过太阳系，并永远不会再回头。然而，它还是会待在星云后方，几乎不会离开它的位置。」

「为什么会这样？」

「这似乎就是它为何在天空看来几乎没有移动的原因。」

「不要告诉我它是在来回弹跳。」

茵席格那的唇边扭曲。「请你不要开玩笑，詹耐斯。这一点都不好笑。涅米西斯很可能或多或少正朝著太阳前进。它可能并不偏左或偏右，所以它看来没有改变它的位置，然而它可能正对著我们；我是指，正对著太阳系而去。」

皮特惊讶地看著她。「有没有任何证据？」

「还没有。在我们刚标定它的位置后，并没有特殊的理由去采涅米西斯的光谱。直到我做了视差的光谱分析后才发觉这件事的严重性，然后我一直无法好好地研究。如果你还记得，你将我放到远星探测计划的领导，并告诉我监督每个人远离涅米西斯的注意。当时我不能详尽地审视光谱分析，而直到大迁移--呃，我没有立刻实行。但我现在开始要侦察这件事了。」

「我来问你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这不过是你的多心罢了，要是涅米西斯是离开太阳运动的话？这是一半一半的机率，无论它是朝向太阳或远离太阳，不是吗？」

「光谱分析会告诉我们答案。光谱的红位移代表著后退；而蓝位移，则代表著趋近。」

「但是现在也已经太晚了。如果你分析了光谱，那将会告诉你它正在接近中，因为我们现在正接近著它。」

「就目前而言，我并不打算分析涅米西斯。我打算分析太阳的光谱。如果涅米西斯正趋近太阳，那么太阳也同样正趋近涅米西斯，而我们可以排除掉自己的运动。此外，我们现在正在减速，在大约一个月后，我们移动的速度就会缓慢到无法造成任何观测上有效影响的情况了。」

有那么半分钟的时间，皮特似乎怅然若失，盯著他整齐的桌面，他的手指慢慢地敲下电脑终端机。然后他头也不抬地说道，「不，这是没有必要的观测。我并不要你再去烦恼这件事，尤吉妮亚。这不是问题，所以忘了它吧。」

他挥动手掌示意她离开。茵席格那的呼吸由于气愤而发出沉重的声响。她以低沉的声音说道，「你怎么敢这么做，詹耐斯？你怎么敢这么做？」

「我敢怎么做？」皮特皱著眉头。

「你怎么敢像对著打字员一样地命令我离开？如果我没有发现涅米西斯，我们就不会在这儿了。你就不会是委员长当选人。涅米西斯是我的。我说过。」

「涅米西斯不是你的。它是罗特人的。所以请你离开，并让我处理我今天的工作。」

「詹耐斯，」她提高音量说道。「我再告诉你一遍，在所有可能性中，涅米西斯正朝向我们的太阳系前进。」

「而我要再告诉你一遍那只不过是一半一半的机率而已。就算它真正地朝向太阳系--已经不是我们的太阳系了，是他们的太阳系--不要告诉我它会撞上太阳。我不会相信的。在这将近五十亿的历史当中，太阳从未被一颗恒星所撞击，或是与另一颗恒星靠近。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比较拥挤的星系中出现。我不是天文学家，但这些东西我还是知道。」

「机率只不过是机率，而不是真实，詹耐斯。可以想像得到，无论多么不可思议，涅米西斯会撞上太阳，不过我也认为并不会真正地发生。问题是这种距离的靠近，就算没有发生碰撞，也会对地球形成致命的伤害。」

「会有多靠近？」

「我不知道。那要经过十分复杂的计算后才能得知。」

「好吧。你建议我们应该将这件事列为必须要的观测与计算，而且如果我们发现情况真的将对太阳系构成致命的伤害，那又怎样？我们要去警告太阳系吗？」

「是的。我们还有其它的选择吗？」

「那么我们要如何警告他们？我们没有任何超空间通讯的方式，就算有，他们也没有接收超空间讯息的设备。如果我们送出某种型式的光学讯号--光波，微波，调变微中子--那也要花费两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地球，并假设我们有足够强力的放射功率，并有著足够有效的同调输出。就算这些都解决了，我们怎样知道他们已经收到了？如果他们接收到并愿意耗工夫回应，那么又要经过两年才能得到答覆。而这项警告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涅米西斯在什么地方，而他们也会看到讯息居然来自同一个方向。那么我们所有保守秘密的努力，所有建设涅米西斯文明故乡的计划，全都化为乌有。」

「无论代价为何，詹耐斯，你怎能不考虑对他们发出警告？」

「你的考虑是什么？即使涅米西斯朝向太阳而去，那要花多久的时间才会到达太阳系？」

「它可能在五千年后会到达太阳系的外缘。」

皮特身子向后躺入座椅中，显出怪异的愉快神色看著茵席格那。「五千年。只有五千年吗？听好，茵席格那，两百五十年前，第一个地球人踏上了月球。两个半世纪过了，而我们现在就在邻星旁边。照这样的速率下去，两个半世纪后会变成怎样？我们可以到我们想去的星球。而五千年后，五十个世纪后，我们会布满整个银河系，为著另类生命型态的存在与否而伤透脑筋。我们会延伸至另一个银河。在五千年中，科技的发展将会到达某种程度，假设太阳系真的遇上了什么麻烦，所有的太阳系殖民地以及它的行星居民都可以迁移到深太空之中。」

茵席格那摇著头。「不要认为科技的进展，意谓著你可以挥挥手就彻离太阳系，詹耐斯。想要排除混乱与生命牺牲，而安全平顺地彻离数十亿的人口，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如果他们正面临不可避免的危险，他们现在就应该知道。开始计划永远不会太晚。」

皮特说道，「你的心肠真好，茵席格那，因此我和你做个妥协。如果我们花费一百年的时间在这里建设，繁衍，并建立自己的殖民地群后，我们就足以茁壮稳定到得已保护自己。」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详细侦测涅米西斯的目的地--假如必要的话--并警告太阳系。他们会有将近五千年的时间来准备。自然地这一百年的延迟对整

件事来讲并不算太大。」

茵席格那叹息道。「这就是你未来的图像吗？人类在众星之中无穷尽的争吵？每个小群体总是想要让自己成长地比别人更优越？无尽的怨恨，怀疑，以及冲突，就如我们在地球的数千年历史一般，再将其扩展到银河数千年？」

「尤吉妮亚，我没有所谓的未来图像。人类会做他想要做的。可能会如你所谓的争吵，或者会建立起一个银河帝国，还是其它的形式。我无法命令人类该怎么做，而我也从未如此想。对我而言，我只有这一个殖民地是我所关心的，以及这个殖民地在涅米西斯建设的一世纪。到那时候，你和我都已离开世间，而我们的继任者会处理警告太阳系的问题--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尝试著要理性，而非感情用事，尤吉妮亚。你也是有理性的人。好好想想吧。」

茵席格那接受了。她坐在那儿，阴郁地看著皮特，而他似乎是怀著无穷的耐性等待。

最后她说道。「好的。我了解你的观点。我们著手分析涅米西斯相对太阳的运动。或许我们可以忘了这件事。」

「不。」皮特竖起了告诫的手指。「记住我先前说过的。这些观测是没有必要的。如果它是远离太阳系的话，就没有任何危险存在，我们也没有什么获得。我们到时只要将心力放在我所坚持的重点上--持续建设增进罗特的文明。如果，真的如你所发现太阳系存在危险，那么你将持续感受到意识的伤痛与恐惧的罪恶感。这件消息会散布开来并降低罗特人的意志，会有许多人如你一般繁感。到时我们就会损失极大。你懂吗？」

她沈默了一阵，然后说道，「好。我知道了。」再一次地，他挥挥手要她离开。

这次她离开了，而皮特看著她的背影，心想 她愈来愈无法提供帮助了。

7

玛蕾奴严肃地看著她的母亲。她很小心地保持自己表情的平静，但在她的心中她却感到高兴与惊讶。她的母亲最后终于告诉她有关她父亲与皮特委员长的事情。她已经视为一个成人。

玛蕾奴说道，「要是我的话就会不理睬皮特委员长，而自己去检查涅米西斯的运动，妈妈，但是你并没有这么做。你的自责感太明显了。」

茵席格那说道，「我实在不习惯人家说我的额头上贴著罪恶的标签。」

「没有人能够隐藏他们的感觉，」玛蕾奴说道。「如果你仔细观察，你总是能够分辨出来。」

（别人没有办法。玛蕾奴很久以后才察觉这回事。人们就是不看，不感觉，而且他们也不在意。他们不注意脸色，肢体，声音，态度，和一些紧张性的习惯。）

「你实在不应该这样看人的，玛蕾奴，」茵席格那说道，彷彿她的思考

循著另一条平行的路径。她将手臂放在女孩的肩上，以免她的话听起来像是斥责。「当你的那双热切深邃的双眼盯著他们时，人们会觉得紧张。尊重别人的隐私。」

「是的，妈妈，」玛蕾奴说道，毫不费力就知道她的母亲是为了保护她自己。她对她十分紧张，怀疑每一刻自己是否又露出多少内心的秘密。

然后玛蕾奴说道，「尽管你对太阳系是如何地自责，你什么都没有做吗？」

「有很多理由，莫莉。」

（不是「莫莉，」玛蕾奴心里不悦地想著。玛蕾奴！玛蕾奴！玛蕾奴！三个音节。第二音节重音。拜托！）

「有什么理由？」玛蕾奴没好气地问道。（她母亲难道无法感到她语调中的敌意吗？当每次别人使用她的婴孩名的时候。当然她故意扭曲她的脸，郁积她的双眼，震动她的嘴角。

为什么人们都不会注意到？为什么人们都看不到？）

「其中之一，是詹耐斯·皮特是个说服高手。无论他的观点多么怪异，无论你一开始对他的敌意有多强，他总是有办法让你看到，他所持观点有多么正确的理由。」

「那并不是真的，妈妈，他是个很可怕的人。」

茵席格那的自我思绪突然中断，并好奇地瞧著她的女儿。「你为何这样说？」

「每一个观点的背后一定有著相当好的理由。如果有人能够迅速地抓到这些理由，并精准地向你展示出来，那么他就可以和任何人争论任何事，而这是十分危险的。」

「詹耐斯·皮特有那些习惯，我承认。我很讶异你居然了解这些。」

（玛蕾奴心想 因为我只有十四岁，而你们总认为我是小孩子。）

她大声地说道，「从观察别人可以学到很多。」

「是的，但是记住我告诉你的。控制一下。」

（才不要呢。）「所以皮特脱服了你。」

「他让我看到再多等一阵子并没有什么大碍。」

「而你甚至不会好奇地想去研究一下到底涅米西斯要往哪里去吗？你应该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有，不过那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容易。观测站一直都有人在使用。你必须轮流等候才能使用观测设备。即使我是领导者，我也无法自由地使用。同时，一当有人在使用设备，那就没有任何机密可言。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是谁在为了什么原因在使用观测设备。几乎没有机会能让我详细地审视涅米西斯和太阳的光谱，或者是让我使用观测站电脑来做必要的计算，而不让人立刻就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怀疑皮特在观测站里派有少数几个人在监视我。如果我逾越一步，他会马上就知道的。」

「他不可能对你怎么样的，不是吗？」

「你所指的是，若他发现我背叛了他，是否会将我枪毙--当然不可能，他连想都别想--不过他可以解除我在观测站的职务并将我派到农场去工作。我可不要有这种结果。在我和皮特谈过之后不久就发现涅米西斯有一颗行星--或是一颗伴星。在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要怎样称别它。因为它们两者只相距四百万公里，并且那个天体并不辐射可见光的波长。」

「你指的是美加斯（Megas）吗，妈妈？」

「是的。那是一个古老的字，指的是『很大』的意思，以一个行星而言，它算是十分巨大了，尤其与太阳系最大的木星相比。不过它还是比恒星小。有些人认为美加斯是一颗棕矮星。」她突然中断，眯著眼睛看著自己的女儿，彷彿不确定她的吸收能力。「你知道什么是棕矮星吗，莫莉？」

「我的名字是玛蕾奴，妈妈。」

茵席格那有些脸红。「是的。我很抱歉偶尔会忘了。你知道这是很难避免的。我曾经有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名叫莫莉。」

「我知道。下次我变成六岁时，你就可以叫我莫莉了。」

茵席格那笑了。「你知道什么是棕矮星吗，玛蕾奴？」

「我知道，妈妈。棕矮星是一个类似恒星的天体，由于质量还不足以产生高温和压力以引发它内部的氢融合反应，不过已经有足够的质量带来二次反应来保持它的温度。」

「正确。相当不错。美加斯刚好处在边界。它要不是颗高温的行星就是个昏暗的棕矮星。它无法发出可见光，但却发出相当丰富的红外线。它与我们以前所见过的都不同。它是第一颗外太空行星--我是指，第一颗在太阳系外发现的行星--为了详细研究，整个观测站几乎都埋首投入其中。就算我想要，也没有机会可以观察涅米西斯的运动，并且，告诉你实话，有一阵子我自己也忘了这回事。我也和大家一样对美加斯有著浓厚的兴趣，你了解吗？」

「嗯，」玛蕾奴说道。

「它被证明是环绕涅米西斯唯一的大行星，但这也足够了。它的质量是木星的--」

「我知道，妈妈。它的质量是木星的五倍，涅米西斯的三十分之一。电脑在很久以前就教过我了。」

「当然，亲爱的。而且它也和木星一样，并不适合住人。一开始大家都感到失望，虽然我们并不期望在红矮星系会有个可住人的行星。如果行星想要在涅米西斯星系保有液态水的话，它必须足够接近恒星，而另一方面，潮汐力效应将迫使它的一面永远朝向涅米西斯。」

「这不就是美加斯的样子吗，妈妈？我是说，一面永远面向涅米西斯？」

「是的。这是指它有著暖带与冷带，而所谓的暖带的确十分温暖。要不是有厚实的大气做些调节的话，那儿将是处于红热的情况。除了这点，并且由于美加斯的内在高温，即使是在冷带，它的温度依然相当地高。关于美加斯有著许多独特的天文经验。然后我们发现美加斯有著一颗卫星，假如你愿意将美加斯认为是个恒星的话，它就是行星--也就是艾利斯罗。」

「我知道，它就是我们罗特绕行的星体。但是，妈妈，在处理这堆所有有关美加斯与艾利斯罗的杂事，已经有十一年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内，难道你没有偷偷地看了一下涅米西斯的光谱吗？你不曾做过简单的计算吗？」

「呃--」

玛蕾奴急速地接口，「我知道你有。」

「从我的表情看出来的吗？」

「从你的各种事情看出来的。」

「你会是个让人在身旁感到十分不舒服的人，玛蕾奴。是的，我有。」

「然后呢？」

「没错，它正朝向太阳系而去。」

他们彼此之间沈寂了一会儿。然后玛蕾奴低声问道，「会撞上吗？」

「不，就我计算的结果。我很确定它不会撞上太阳，或是地球，还是任何太阳系的物体。但它并不需要，你知道的。就算它错身而过，也有可能摧毁地球。」对玛蕾奴而言，她 very 清楚地知道母亲很不愿意谈论地球的毁灭，在她内心里有著这方面论叙的禁忌，假如她现在只有一个人，她绝对会闭口不言。她的表情——她与玛蕾奴的距离稍微拉远，似乎很急躁地想要离开；她细细地舔著自己的嘴唇，好像想尝试地将她字句的味道抹除——这些对玛蕾奴都一目了然。

不过她不希望母亲停下来。她必须要知道得更多。

她柔和地问道，「如果涅米西斯错身而过，它又怎么会使地球毁灭呢？」

「我试著解释看看。地球绕著太阳运行，就如同罗特绕行艾利斯罗。如果太阳系中只有地球和太阳，那么地球几乎永远循著相同路径运行。我说『几乎』是因为随著运转，它将会放出重力波并消耗地球的动量，而这将会非常，非常缓慢地将它带近太阳。我们可以忽略这点。

「因为太阳系不只有地球，而有著其它复杂的因素存在。月球，火星，金星，木星，每个邻近的天体都会吸引著它。这种引力比起太阳来讲是十分微小，所以地球大致上都遵循著它的轨道。然而，这些微小的引力将以复杂的方式，偏移它的方向与强度，随著这些天体运行至不同的位置，会影响著地球的公转轨道。地球将些许地忽近忽远，它的轴向倾斜偏移一直在改变，而离心率也在做些变更等等。

「这可以证明出来——事实上已经被证明了——所有这些微小变动都是周期性的。他们并不朝某个方向变动，而是来来往往振汤。对地球绕太阳的轨道而言，它是是以数十种模式在轨道上些微振动罢了。所有太阳系的天体都是如此。地球的振汤并不会对它的生物造成影响。最糟糕的情况，只是形成冰河时间的延长或是冰山消失而造成海水平面升降，然而生物仍然在这上面好好地生存了三十亿年。

「但是现在让我们假设涅米西斯在一旁呼啸而过，它并不会接近任何天体至一光月以内。那相当于三兆公里的距离。当它经过——而这也需花好几年的时间——它将会对这个星系给予重力影响。它会让轨道的振汤更激烈，不过，当它离去后，所有的轨道又会安顿下来。」

玛蕾奴说道，「你看起来比你所说的还要糟糕。涅米西斯给了太阳系一点小小的振汤——要是最后又安顿下来的话，有什么问题呢？」

「那么，是否它会安顿到同样的位置上呢？那就是问题所在。如果地球的平衡位置有些不同——远离太阳一点点，靠近太阳一点点，要是轨道的离心率增加一点点，或是它的轴线更加倾斜一些——那将会如何地影响地球上的气候？即使是一点小小的改变也会让它变成一个不可住人的世界。」

「你能再算得更精确些吗？」

「不行。罗特并不是个优良的观测地点。它也在振汤，并且更严重。要花费许多时间和计算才能够消除我们自己观测上的偏差，并且去定出涅米西斯的路径——而直到它足够接近太阳系前，我们都无法确定，那是要到我

死后很久的时候了。」

「所以你无法肯定地算出涅米西斯会有多靠近太阳系了？」

「几乎不可能计算出来。在数十光年之内的所有天体的重力场都必须列入考虑。毕竟，一项未列入计算的效应可以会造成超过两光年的路径偏差，可能算出是接近的情况，在实际上却是完全没有影响。反之亦然。」

「皮特委员长说过到那个时候，就算涅米西斯要来了，太阳系的每个人可能都有能力离开了。他的说法正确吗？」

「有可能。但是又有谁能够预测五千年后将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历史扭曲会发生，而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只能希望每个人都能安全地离开。」

「即使他们没有接到警告，」玛蕾奴羞怯地对她的母亲说著宇宙的陈腐之言，「他们也会自己发现。他们必须如此。涅米西斯会愈来愈接近，而再过一阵子，事情会愈来愈明显，他们也同时可以更精确地计算出它的路径。」

「但是他们也会因此而缺少更多时间逃避——假如那是必要的话。」

玛蕾奴低下头盯著她的脚趾。她说道，「妈妈，不要生气。在我眼里看来，即使每个人都安全地离开太阳系，你还是觉得不快乐。一定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劲。请你告诉我。」

茵席格那说道，「我不喜欢所有人都离开地球的想法。即使整个撤离行动十分顺利，有充分的时间与几乎无任何伤亡，我还是不喜欢这种想法。我并不希望地球遭到遗弃。」

「如果那是必要的。」

「那么就没办法了。我可以屈服于那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我没有必要喜欢。」

「你是否对地球存有太多的感情？你在那儿读书，不是吗？」

「我在那儿完成了天文研究所的工作。我不喜欢地球，不过那并不重要。那是人类发源的地方。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玛蕾奴？虽然我在那儿的时候并未想到这么多，它依旧是永远的生命发展地。对我来说那不只是个理想的世界，是个抽象的意念。为了过去，我要它永远地存在。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表达得更清楚些。」

玛蕾奴说道，「爸爸是个地球人。」

茵席格那抿起双唇。「是的。」

「他已经回地球去了吗？」

「记录上是这么写的。我想也是。」

「那么，我就是半个地球人罗。是吗？」

茵席格那皱著眉头。「我们都是地球人，玛蕾奴。我的曾曾祖父母一辈都住在地球上。我的曾祖母在地球上出生。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是地球人的后裔。而且不只是人类。在殖民地中的每一种生命体，从病毒到树木，都源自于地球的生命。」

玛蕾奴说道，「但只有人类知道这回事。而有些人总是比其他人更亲近。你有时候还会想到爸爸吗，就像现在？」玛蕾奴很快地抬起头看著母亲后又退缩。「那不关我的事。我只是想听你告诉我。」

「那就是我刚刚涌现的感情，不过我没有必要依自己的感情行事。毕竟，你是她的女儿。是的，我偶尔会想念他。」她轻轻地耸肩说道。

茵席格那接著问道，「你会想念他吗，玛蕾奴？」

「我没有什么可以想念的。我不记得他。我从没见过任何全像照片，或是其它什么东西。」

「不，那不是重点。」她的音量逐渐降低。

「当我还小的时候，我经常想著为何在大迁移时，为何有些父亲和他们的小孩在一起，有些则没有。我想那些父亲离开的可能他们不喜欢自己的孩子，所以爸爸并不喜欢我。」

茵席格那看著她的女儿。「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那是我小时候的想法。当我长大些，我才知道事情比那更加复杂。」

「你实在不该这么想的。不是这样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早些知道的话。」

「你不喜欢谈这件事情，妈妈。我了解。」

「无论如何我都会跟你谈，要是我知道了你的想法；如果我能够像你一样从你的脸上读出你的想法。他真的爱你。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会不顾一切地将你带走。那都是我的错，真的，让你们分离开来。」

「也是他的错。他可以和我们一起留下来。」

「他或许可以，但在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比起当年我已经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他的问题了。毕竟，我并没有离开家乡；我的世界跟著我一起离开。我可能会离开地球二光年，但我还是待在我出生的罗特里头。你的父亲不一样。他在地球而不是在罗特出生，我想他无法忍受永远离开地球的想法。我偶尔也会想到。我讨厌地球遭到遗弃的想法。必定有数十亿的人对旅离开地球会感到心碎。」

他们之间沈默了一会儿，然后玛蕾奴说道，「不知道爸爸现在在地球做什么。」

「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呢，玛蕾奴？廿兆公里是相当相当长的距离，而十四年也是相当相当长的时间。」

「你认为他还活著吗？」

「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茵席格那说道。「在地球上生命可能非常短暂。」然后她发觉自己似乎在自言自语，「我确定他还活著，玛蕾奴。当他离开的时候他身体还很健康，而现在他也才要五十岁而已。」然后她温柔地问道，「你想念她吗，玛蕾奴？」

玛蕾奴摇摇头。「你不可能想念你不曾拥有过的东西。」

（但是你拥有过，妈妈，她心理想道。而且你想念他。）

8

非常奇怪，克莱尔·费雪发觉他竟然极迅速地就适应地球的生活--或者说重新适应。

他从不认为在罗特上的四年会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离开地球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过当然地，时间并没有长到让他感到地球的变化。

这就是地球，远方的地平线直接与天空相连，而不是雾蒙蒙地向上升起。有著拥挤的人群，不变的重力，狂乱与任性的大气，急升急降的气温，

一切都由大自然所操控。

他不需要特别去作新的体验。即使身处房间内，他知道外面的野蛮正蔓延至他的灵魂，或说是正侵入著他。虽然他的房间太小，太挤，嘈杂，仿佛他正受到一个拥挤衰退的世界所压迫。

在罗特上的日子他强烈地怀念地球；而现在，在他回到了地球之后，他却是怎么烈地怀念罗特。他是否正耗费时间在渴望他无法到达的地方呢？

灯号与门铃声响起。灯光闪灭著--在地球上的一切似乎都如此地闪灭，相对之下罗特则几乎是十分地效率。「地球，」他低声地说道，但这已有足够的音量解除门锁系统。

加兰德·魏勒(GarandWyler)走进来(费雪早知道是他)并面带愉快的神情。「我离开后你有没有自己动一动呀？」

「到处都晃过了。我吃过了。在浴室里好好洗了个澡。」

「很好。你居然还活著，虽然你的心好像还不在。」他开阔地笑著，他的皮肤光滑黝黑，他的眼睛黑亮，他的牙齿洁白，而他的头发浓密卷曲。「还在想念罗特？」

「偶尔。」

「我一直在问，但还是没有搞懂。这像是没有七个小矮人的白雪公主，不是吗？」

「白雪？」费雪说道。「在那里我从未见过一个黑人。」

「在这方面，他们做得不错。你知道他们离开了吗？」

费雪全身肌肉绷紧并几乎要站起来，不过他还是克制了这股冲动。他点著头说道，「他们说过会离开的。」

「他们是认真的。而且真的走了。我们尽可能地观测他们的去向；从他们所遗漏出的辐射。然后他们靠著超空间辅助推进器加速，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在我们可以清楚地辨识出他们的前一瞬间，他们就消失了。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你们有侦测到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空间时的位置吗？」

「有好几次。一次比一次微弱。他们伸伸筋骨后就以著光速移动，而在反覆来回超空间三次后，他们已经远到我们找不到的地方去了。」

费雪恨恨地说道，「这是他们的选择。他们将反对者踢开--就像我。」

「我很遗憾你不在那里。你应该待在那儿的。看著事情发展蛮有趣的。你知道有些死硬派坚称超空间辅助推进是假的，那只是有人制造出的谣言。」

「罗特人有著远星探测号。他们要是没有超空间辅助推进的话，不可能将它送到那么远去。」

「假的！强硬派还是这么说。」

「那是真的。」

「没错，现在他们总算知道了。所有不管原先是否相信的人。当罗特从所有观测仪器上消失时，没有其它的解释。每个殖民地都在看著。没有任何偏差。它在同一瞬间于所有的仪器上消失。最恼人的是，我们不知道它到哪里去了。」

「我想是半人马 星。还有其它的地方吗？」

「上层却认为不可能是半人马 星，并认为你可能知道。」

费雪表情不悦地说道。「从月球回来的路上，我已经被详细地盘问过了。我没有隐瞒任何事情。」

「当然。我们也知道。对此你一无所知。他们要我来和你聊聊，以朋友的立场，并看看你是不是有什么可能知道却未注意到的东西。某些你从未想过的东西。你在那儿待了四年，结婚生子。你不可能漏失所有东西。」

「我怎么可能？如果我露出一丝正追求任何事情的迹象，我早就被踢掉了。光是我地球出生的身份就足以让我成为一个嫌犯。如果我没有结婚--证明我打算长久待在罗特--我无论如何都会被踢掉。即使是后来，他们也是避免我接触任何机密或敏感的事情。」

费雪偏过头去。「而这真的有效。我的妻子只是个天文学家。你知道，我没得选择。我没有办法在全像报上，刊登一个寻求年轻的女超空间专家的徵友广告。如果我真的碰见了一位，我会尽一切所能攫取住她的心，即使她长得像只土狼，但我就是没遇见。这项科技太过于敏感，我想他们将主要人员都做了绝对隔离。我猜他们全都隐瞒真正的身份，并且日常都用化名在实验室工作。整整四年--我得不到一点线索，找不到一点东西。而我相信我已经和上层讲清楚了。」

他转向加兰德感性地说道，「事态发展得很糟糕，而我只能在那儿当个傻瓜。巨大的挫折感让我感到十分无力。」

在杂乱房间内，魏勒向后翘著椅脚坐在费雪对面。

他回应，「克莱尔，上层无法容许这种脆弱，虽然这样会让人感到不悦。而我很遗憾接受这项工作，但我必须如此说道。我们认为你的工作失败，而且没有带给我们任何有用的情报。如果罗特没有离开，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情报价值。但他们真的离开了。他们靠著超空间辅助推进，而你沒有带回任何东西。」

「我知道。」

「不过这并不代表著说我们想要将你踢掉--或著除掉你。我们希望我们能重新起用你。」

所以我必须确认你的失败是坦白的。」

「你是什么意思？」

「我必须能告诉他们你并不是因为个人能力而失败的。毕竟，你娶了一个罗特女人。她漂亮吗？你喜欢她吗？」

费雪大吼，「你是不是想问，由于对一个罗特女人的爱，我自行偏袒罗特并保守住他们的秘密吗？」

「呃，」魏勒不为所动。「是这样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问？如果我决定成为一个罗特人，我早就跟他们一起离开了。那么这时候我就已经消失在太空中，而你们可能永远找不到我了。但我没有这么做。我离开罗特并回到地球，即使我知道我的失败可能毁了我的职业。」

「我们欣赏你的忠诚。」

「比你们想像得到还要高。」

「我们认为你可能爱著你的妻子，并且因为任务的关系而必须离开她。那就取决于你偏向哪一方--」

「对我的妻子还不可能如此。反倒是我的女儿。」

魏勒深沈地看著费雪。「我们知道你有个周岁的孩子，克莱尔。在这种情况下，你或许不该有个特别的人质存在。」

「我同意。但我无法对待自己像个良好运作的机器人一般。事态有时

会违背个人的意愿。当孩子生下来而我和她相处了一年后--」

「那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只有一年。对建立培养亲密关系上尚称太短--」

费雪面露苦色。「你或许以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就是不能了解。」

「那么，说说看。我会好好地听。」

「你知道，我有一个妹妹。」

魏勒点头道。「在你的电脑档案里有记载。我记得，叫做罗丝。」

「罗珊娜(Roseanne)。她在八年前死于一场洛杉矶暴动。她那时只有十七岁。」

「我很遗憾。」

「她并不参与任何一方。她只是刚好路过，却受到比肇事者或警方都更强烈的攻击。我们只能发现她的尸体并将她火葬。」

魏勒半困窘地保持沈默。

费雪最后说道，「我只有十七岁。我们的双亲早就过世了」--他将头甩至一边，似乎表示不愿意谈论这件事--「在她四岁而我十四岁那年。我毕业后即工作并照顾她，注意她是否吃饱穿暖，无论自己的情况如何。我自修程式设计--然而我的生活也并未因此而丰裕--然后，当她十七岁时，当她的的心灵未曾受过伤害时，她甚至不知道打架或争吵是什么的时候，她就被抓住--」

魏勒说道，「我可以知道你为何自愿到罗特去了。」

「是的。有一两年的时间我整个人浑浑噩噩。我加入了特务组织有一半的原因是为了想让自己有事可以烦心，有一半是因为我认为这工作具有危险性。有一阵子我还宁可寻求死亡--如果我的死亡有所帮助的话。当潜伏到罗特的议题提出时，我立刻自愿参与。我想要离开地球。」

「而现在你回来了。你会后悔吗？」

「是的，有一点，但罗特更令我窒息。无论千疮百孔，地球还是有空间。如果你见过罗珊娜，加兰德。你完全没见过。她一点都不漂亮，但她有一对特别的眼睛。」费雪的目光向过去的时光聚焦，眉间皱起仿佛无法看得很清楚。「美丽，但却恐怖的双眼。对我而言，我无法看著她的眼睛而不感紧张。她可以看穿你--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

「事实上，我不知道，」魏勒说道。

费雪并不理会。「她总是知道你在说谎，或是隐瞒著任何事实。你会对她的正确猜测而哑口无言。」

「你不是在告诉我说，她有超能力吧。」

「什么？噢，不。她总是说她从表情和语调中解读出来的。她说没有人能够隐藏住他心理所想的。无论你怎么大笑，你仍无法藏住内心的凄苦；没有任何微笑可以掩盖心理的怨恨。她试著解释，不过我总是无法抓住她所说的重点。她非常特别，加兰德。我敬畏她。然后我的孩子就诞生了。玛蕾奴。」

「那么？」

「她有著同样的双眼。」

「那婴儿有你妹妹的眼睛？」

「并不全然相似，但我看著她的成长。当她六个月大，那眼睛令我畏缩。」

「你的妻子也会这样吗？」

「我从未注意到她受到影响，但是，她不曾有个名叫罗珊娜的妹妹。玛蕾奴很少哭；她相当地安静。我记得罗珊娜还小的时候就像这样。而玛蕾奴也让人感觉她将来不可能是个美女。这一切就仿佛是罗珊娜又回到了我身边。所以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对我有多痛苦。」

「你是指，回到地球。」

「离开他们回到地球。就好像是第二次失去罗珊娜。我永远无法再见到她。永远没有办法！」

「无论如何，你回来了。」

「忠诚！任务！不过如果你想要知道事实，我几乎要放弃了。我就站在那儿被撕裂。完全撕裂。我极度地不想离开罗珊娜--玛蕾奴。你看，我将名字混淆了。而尤吉妮亚--我的太太--心痛地对我说，『如果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你就不会这样地想要准备回去。』在那一刻我真的不想离开。我要求她和我一起回到地球。她断然拒绝。我要求她至少让我带著罗--玛蕾奴。她还是拒绝。然后，当我正打算放弃并留下来时，她愤怒地命令我离开。于是我就走了。」

魏勒仔细地盯著费雪。「『如果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你就不会这样地想要准备回去。』她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这就是她所说的。而当时我就问道，『为什么？罗特要去哪里？』，她回答，『到群星之间。』」

「那并不正确，克莱尔。你知道他们要到群星之间，但她却说道，『如果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有些事你未察觉出来。你未察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你在说什么？一个人怎么可能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事？」

魏勒耸耸肩。「你在简报中曾向上级提到这部分吗？」

费雪想了一会儿。「我想没有。直到我现在告诉你我差点就要留下来，才想到这一部分。」他闭上眼睛，缓缓说道，「不，这是第一次我提到这段事情。这是第一次我让自己回想起这段事。」

「很好。现在你想一想--罗特要往哪里去？你有没有听过任何推测？任何谣传？任何揣测？」

「一般的假设都是半人马座 星。还有其它的吗？那是最近的一颗恒星。」

「你的太太是天文学家。她有没有对此说过什么？」

「没有。她从不和我谈这些东西。」

「罗特曾送出远星探测号。」

「我知道。」

「而你的妻子也参与其中--以天文学家的身分。」

「没错，不过她也从未提起，而我也很小心地不触及这些事情。否则我的任务就可能中断，而可能被监禁--或者处刑，就我所知--如果我太过于公开地表现好奇的话。」

「但以一个天文学家，她可能知道目的地。她的用词，『如果你知道--』是不是？她知道，要是你也知道的话--」

费雪似乎不感兴趣。「既然她不告诉我她所知道的，我也没办法告诉你什么。」

「你确定吗？难道没有一些不经意的话，而你却没有注意到的吗？毕

竟，你不是个天文研究者，她可能曾说过什么东西你并未解其中意义的事。你还记得她曾说过什么令你不懂的任何事吗？」

「我想不出来。」

「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远星探测号发现了某个类似太阳或半人马座的恒星系统？」

「我无法回答。」

「或是任何一颗行星？」

费雪耸耸肩。

「好好想想！」魏勒急切地说道。「她话中带有的函意，『你认为我们要去半人马座，但那儿有行星环绕，因此我们要去那儿。』或者她的意思是，『你认为我们要去半人马座，但我们却是要去另一个更有用的行星。』诸如此类的隐寓。」

「我猜不出来。」

加兰德肥大的双唇紧闭了一阵子。然后他说道，「我告诉你，克莱尔，我的老朋友。有三件事情将会进行。第一，你要再做一次报告。第二，我想我们要说服小行星带殖民地，要求他们允许我们使用他们的天文望远镜，去观测每一颗在一百光年内的所有恒星。然后，第三，我们将更尽力督促我们的超空间专家研究发展。你看著事情将会如何进行吧。」

9

在这些年来，偶尔总有那些时日（或许说是他所自认为的），詹耐斯·皮特独自一人静静地坐著，让他自己的心情放松。那时候没有命令需要决定，没有资料需要吸收，没有急切的事情需要处理，没有农场需要参观，没有工厂需要巡视，没有人需要接见，没有人需要报告，没有人需要阻止，没有人需要鼓舞

每当这种时刻来临时，皮特总是让自己享受这最少限度的奢侈自怜的情绪。

这与他一直以来的预期没有太大的差别。在他长大之后他就计划著要成为委员长，因为他认为没有人经营罗特会比他的表现更好；而他现在已经是委员长了，他还是如此认定。

不过为何在罗特上所有众多的愚民之中，完全没有人可以像他一样有长程的眼光？自从大迁移之后已经有十四年了，还是没有人可以看出那不可避免的命运；即使在他细心地阐述解明之后。

在太阳系，可能在不久的未来，某个人会发展出像罗特一样的超空间辅助推进技术可能将会是比他们更好的技术。有一天人类将建立成千上万个殖民地，以数千亿的人口，散布在银河的各个角落，而那将会是个严峻的时刻。

是的，银河是十分庞大的。他一直都是如此听说。而在那之外还有其他的星系。但是人类不会平和地散布出去。一向以来，总是会有某个星系会比另一个在某些方面具有更佳的条件，伴随而来的是为此的争吵与斗争。假

如有十个星系与十个殖民地群，这十个将会归成一个体系，只有单一一个。

在不久之后，他们将会发现涅米西斯与这些殖民者的存在。到时候罗特还能存活下来吗？

只有罗特尽可能地获取时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文明，并合理地向外扩展。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的时间，他们可能会延伸成一个星系群体。要是没有，涅米西斯也就够了。不过它必须先巩固自我。

皮特并未梦想要征服所有世界，或者任何型式的征战。他所想要的是一个，当银河系到处燃烧著混乱与冲突的时刻，有与其隔离的和平安全岛屿。

但是只有他看得出这一点。只有他一个人承受著这沈重的负担。他可能还能活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并继续保有他的权力，无论是个实名的委员长，或是一个具决定性的资深政治家。

然而，最后他还是会死。到时候有谁能继承他的远见？

皮特感到一股自怜的剧痛。他劳心劳力地工作了这么多年，而且还可能继续烦忧更多时日，但是却未被任何人所了解。真正的解。而这一切总会结束，因为理想终将被广大的平庸俗众所淹没。

自大迁移之后已经十四年了，在这个时刻，他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呢？他每晚睡前总是带著不安的恐惧情绪，担心突然听到另一个殖民地已经来临的消息。涅米西斯已经被发现了。

他在每日的既定议程中总是将他的一些情绪隐藏在自己内在的深层之下，但他还是会倾听。是否有那可怕致命的消息。

虽然已经过了十四年，但他们依然不算安全。另一个殖民地已经建立了。新罗特。已经有人住在里头，当然，它还是个新世界。照古老的讲法，在那里还有油漆未乾的味道。还有三个殖民地正在不同的建筑阶段。

很快地。在这十年中。建造中殖民地的数目将会增加，而他们将可以符合古老的谚语。生生不息，欣欣向荣！

依照地球以前的例子，体认到殖民地狭小与不可扩张的特性，先前作业必须相当严格地控制空间的使用。总是会有固定建筑需要与直觉美感的冲突，最后必然是实质的需求获胜。

不过随著殖民地数目的增长，将需要更多的人。相当多数的人口而这方面的控制是不能轻易地释放的。

当然，那是暂时的现象。无论有多少殖民地，他们将轻而易举地在每三十五年内，或许更短的时间，倍增它的人口。当殖民地内成长的速率超过它的临界点并开始缩减时，已经松开的瓶口却很难再将它关起来了。

有谁可以预见到这点，而当皮特过世之后又有谁能处理这些事情？

另外还有艾利斯罗，那颗罗特环绕的行星，伴著巨大的美加斯与浅红的涅米西斯复杂的起降模式。艾利斯罗！从一开始就是个大问号。

皮特很清楚地记得，当他们进入涅米西斯星系的那一天。当罗特朝向那红矮星接近时，这个错综复杂的恒星家族就一天天地向他们展示。

美加斯被发现距涅米西斯四百万公里，只有水星到太阳十五分之一的距离。美加斯获得的能量与地球从太阳所得相当，不过其中较少可见光而较多红外线的辐射强度。

无论如何，美加斯不适合人居住，即使是从第一眼就可以判定。它是个气态星球，有一面总是向著涅米西斯。它的自转与公转周期都是廿天。它的永夜面只能稍微降低些许温度，因为它自身内部的热度已使得地表呈现普

遍的高温。而另一端的永昼面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高热。美加斯的大气完全地保存它的热度，并且，与木星相较之下有更大的质量与更小的半径，造成它的表面重力是木星的十五倍，地球的四十倍。

涅米西斯没有其它的大行星了。

然而，当罗特更加靠近它们，美加斯可以看得更清楚时，情况又再度转换。

是尤吉妮亚·茵席格那带给皮特这个消息的。这并非她自己所得到的发现。那不过是从电脑增强照片中所显示的东西，并因为茵席格那已是天文总长，因此结果将必然地转呈到她的手上。她很兴奋地将它带到皮特的委员长办公室。

她直接了当地说道，语调中压抑著情绪上的激动。

「美加斯有一颗卫星。」

皮特稍稍地扬了眉毛，不过还是说道，「那不是可以预期的吗？在太阳系中的气态行星都有一群卫星环绕。」

「当然，詹耐斯，但这是一颗不寻常的卫星。它相当的大。」

皮特保持他的冷静。「木星也有四颗大型卫星。」

「我是指，相当的大，差不多有地球的大小和质量。」

「我知道了。很有趣。」

「不只这样。还有更多事情，詹耐斯。如果这卫星直接环绕著涅米西斯，潮汐力会让它一面朝向涅米西斯，那将使它无法适合人住。相反地，它是一面朝向美加斯，这让它比直接面对涅米西斯更凉。除此之外，这卫星的自转轴以很大的角度倾向美加斯的赤道。这也是说在这颗卫星的天空中，美加斯只会以大概一天的时间，从一个半球的北天移动到南天，而涅米西斯则是横越天空，以著一天的周期反覆起落。一个半球有十二小时的黑夜与十二小时的白昼。另一半球也是相同的情况，不过在白昼时经常有半小时的时间会发生恒星蚀，冷却可以达到效果。在这个半球的这段黑暗时刻，黑暗会受到从美加斯的反射所照耀。」

「那么，这颗卫星有著相当有趣的天空景象。对天文学家来讲实在是奇观。」

「这不只是天文学家的棒棒糖，詹耐斯。这卫星很可能有著适合人类的温度范围。它可能是适合人住的世界。」

皮特面露微笑。「这就更有趣了，但毕竟它不会有我们习惯的这种光，是吗？」

茵席格那点头。「十分正确。因为没有短波光线的散射，那儿看来将是淡红的太阳与昏暗。我想，那里应该也是一片红色的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你已经为涅米西斯命名，而你的一个部下为美加斯命名，我将取回为这颗卫星命名的特权。就叫它艾利斯罗，如果我没错的话，这是一个意义为『红色』的希腊字。」

自此之后有段时间都有好消息传出。在美加斯—艾利斯罗系统的轨道之后发现了可观的小行星带，而这小行星带正好为建造更多殖民地，提供理想的素材。

当他们接近艾利斯罗，它可住人的特质似乎更强烈了。艾利斯罗有海洋与陆地，然而透过它的云层所得到的可见光与红外线的初步估算，似乎它的海洋比起地球来较为浅薄，而真的足以称做高耸的山脉却非常罕见。茵席

格那根据更进一步的计算，坚称那是一颗完全适合人类居住的行星。

而当他们更靠近到可以准备研究艾利斯罗的大气光谱时，茵席格那告诉他，「艾利斯罗大气较地球浓，并且它含有自由氧百分之十六，另外百分之五的氩，其它的是氮气。在那儿必定有少量的二氧化碳，但我们还没有侦测出来。重点是，那儿有可让人呼吸的大气环境。」

「听起来愈来愈好了，」皮特说道。「当你第一次发现涅米西斯时，有谁能想像到这件事？」

「对生物学家来说是愈来愈好了。或许对罗特全体来说不是那么好的消息。一个有相当容量的自由氧是代表著生命存在的指标。」

「生命？」皮特突然陷入了某种思考而惊愕失神。

「生命，」茵席格那邪恶地加强了这种可能性的压迫。「而且如果生命存在，可能是智慧生命体，或许有著高度的文明。」紧接而来的是皮特的梦魇。他不只体认到，除了有来自旧世界多数地球人的追赶，他们或许有著更高的科技--另外他罗特还得面对随之而来的未知恐惧。无论是什么样的生命实体，如果有的话，对于这靠近侵犯的古老文明，可能会不多加考虑，就在一瞬间扑灭他们，就像人类拍打靠近耳边的蚊子一般。

他们继续靠近涅米西斯，皮特则是愈来愈忧心忡忡地对茵席格那说道，「需要氧气真的意谓著生物的存在吗？」

「这是热力学的必然性，詹耐斯。在一个类地行星--而且，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它真的很类似地球--在任何类似地球的重力场下，有岩石开放在大气当中，自由氧不可能存在。如果在大气中一开始就存在的话，氧气会自发地与土壤中的其它元素化合，并释放出能量。

它会持续存在大气中，必须要有某种程序提供能量，并持续地制造出自由氧。」

「我知道这些，尤吉妮亚，不过为什么能量提供程序必须要与生物有关？」

「因为大自然还未见过任何其它的事物可能执行这件工作，除了绿色植物利用阳光实行光合作用所释放出的氧气以外。」

「当你说『大自然还未见过任何事物.....』，你是指太阳系。这是另外一个星系，在不同的条件下有著不同的太阳和行星。热力学定律可能有效，但要是有什么化学反应可以在这儿型成氧气，而在太阳系是没有见过的呢？」

「如果你是在打赌，」茵席格那说道，「不要为这下赌注。」

所需要的是证据，而皮特等著证据出现。

涅米西斯和美加斯有著很弱的磁场。这项发现产生比预期更少的冲击性，因为恒星与行星的自转运动都十分缓慢。艾利斯罗，则是有著廿三小时十六分的自转周期（这与它绕美加斯公转周期相等），在强度上与地球磁场相近。

茵席格那表达著她的满意。「至少我们不用担心强大磁场所造成的辐射伤害，特别是涅米西斯的太阳风比起太阳来是弱了许多。非常好，因为这意谓著我们可以在远距离就侦测是否有生物存在艾利斯罗上面。至少，是科技型态的生命。」

「什么意思？」皮特问道。

「具有高度科技的文明不太可能不使用丰富的无线电波辐射，而这将

自艾利斯罗朝四面八方散出。我们应该能够分辨出这些与行星本身不规则辐射的不同，当这种自然辐射剂量很小时，我们认为它的磁场很弱。」

皮特说道，「我已经想过这种必然性了；我们可以推断艾利斯罗没有生命存在，即使它拥有带著氧气的大气结构。」

「喔？我很想听听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想通了。听好！你是不是说过，潮汐效应使得涅米西斯，美加斯，和艾利斯罗的旋转变慢？你是不是说过，最后美加斯会逐渐远离涅米西斯，而且艾利斯罗会逐渐远离美加斯？」

「是的。」

「因此，如果我们将时间往回溯，美加斯曾经更靠近涅米西斯，而艾利斯罗曾更靠近美加斯和涅米西斯。这也是说艾利斯罗在当时，对于生命起源说来是太过于炎热，而可能到最近才有适合生命的气候。也因此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一个科技文明开始发展。」

茵席格那很客气地笑出声音来。「好观点。我不应该小看你的天文才能--但还不够好。」

红矮星有很长的寿命，而涅米西斯可能只是宇宙中十分年轻的星球--比方说，它在一百五十亿年前形成。当天体比较靠近时，潮汐效应可能在一开始还算十分强烈，而几乎所有的星体远离运动，可能都在刚开始的三、四十亿年间发生。潮汐效应随著距离的三次方递减，在最近的大约一百亿年，情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而这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让数个科技文明建立了。不，詹耐斯，我们不要只做猜测。让我们等著看看，是否我们可以侦测到无线电波辐射。」

--更加地靠近涅米西斯了。

从裸视只能看到一颗微小的红色球体，但它的昏暗却无疑地可以辨认。在另一边，美加斯看来是个暗红色的点。在望远镜里，从罗特与涅米西斯的相对角度只能看到美加斯不到一半的「月象」。艾利斯罗只能从望远镜中看到，是个深红色的小光点。

光度随时间进展愈来愈强，茵席格那说道，「有好消息给你，詹耐斯。没有侦测到任何源自科技的无线电波辐射。」

「太好了。」皮特感到一股释放的气息，彷彿一阵实体的暖风吹拂他的脸颊。

「不要太过高兴，」茵席格那道。「他们可能使用比我们预期更少的无线电波辐射。他们也有可能遮蔽住了。他们甚至可能使用某些取代无线电波的东西。」

皮特的嘴角扭曲成一种微笑的表情。「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茵席格那不确定地耸著肩。

皮特说道，「因为如果你要打赌，不要对这下注。」

--更加靠近涅米西斯，而艾利斯罗已经可以用裸视看出了，美加斯在它旁边，而涅米西斯则在殖民地的另一边。罗特调整了自己的速度保持它与艾利斯罗的步调，然而，从望远镜中可以见到，行星上飘浮著那熟悉的螺旋状云层，证实了它应该拥有某种程度上与地球相似的气候。

茵席格那说道，「在艾利斯罗的夜半球中没有光线的迹象。这应该会让你高兴，詹耐斯。」

「缺少光亮并不代表就没有科技文明，我想是这样吧。」

「当然如此。」

「那么，让我来扮演恶魔拥护者的角色吧，」皮特说道。「在红色太阳与昏暗光线的条件下，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昏暗人造光亮的文明呢？」

「在可见光下看来或许是昏暗的，但涅米西斯有丰富的红外线，而且我们相信所谓的人造光线应该也是类似地丰富。然而，从我们所侦测到的红外线是全行星性的。在所有行星的表面，从分布的考量上应该认为无论何种人造光线，在人口密集地区应该会比其它地方更丰富。」

「那么就忘了这件事吧，尤吉妮亚，」皮特愉快地说道。「没有科技文明的存在。这样也许会让艾利斯罗看来较为无趣，但你不能希望我们面对和我们一样的，或者是，面对比我们更高等的文明。到时我们就必须离开，并且要到其它地方去，而我们是无处可去的，而且或许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能源供给。就以目前来说，们可以留下来。」

「大气中还是有丰富的氧气，所以在艾利斯罗上仍然会有生命存在。只是缺少科技文明罢了。这意味著我们需要到下面去研究它的生命型态。」

「为什么？」

「你怎么能这么问呢，詹耐斯？如果在这儿我们有另一种的生物样本，一种独立于地球发展出的生命型态，这对我们的生物学是多么大的革命呀！」

「我懂了。你是在说科学上的好奇。那么我想，这生命型态不会消失。稍后我们会有充分的时间从事这项工作。要紧的工作还是先做。」

「还会有什么事比研究全新的生命型态更重要？」

「尤吉妮亚，保持理性。我们必须要先在这儿建立好自己。我们要建造另一个殖民地。」

「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巨大秩序的社会，一个比起太阳系曾经存在过的，更加同质，更加自我理解，以及更加和平的世界。」

「为此我们需要原料供应，这将再次将我们带到艾利斯罗上，我们必须先研究它的生态--」

「不，尤吉妮亚。在这个时候面对艾利斯罗的重力，从它的地表起降花费太过于巨大。」

「艾利斯罗与美加斯的重力场强度--不要忘了还有美加斯--太过强大，即使是在太空中。有人帮我计算过。即使从小行星带采集我们的原料也是有问题存在，不过那却比起从艾利斯罗的问题还小。事实上，如果我们停驻在小行星带，原料获取的花费会更少。小行星带就是我们殖民地的建造地点。」

「你是要忽略艾利斯罗吗？」

「暂时如此，尤吉妮亚。当我们足够强大，当我们的能源供给更大，当我们的社会稳定成长，会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探勘艾利斯罗的生态，还有它的不寻常化学特性。」

皮特露出体谅的微笑。为了艾利斯罗的问题，已经使得他们的计划延误太久了。如果没有科技社会存在其上的顾忌，那么无论什么样的生命型态或资源，都可以再等待。从太阳系追逐过来的那夥人才是真正的敌人。

为什么其他人总是不能看出要做什么？为什么其他人总是轻易地受到一些旁枝琐事的干扰？

他无法想像在他死后，留下这群无法自保的无知大众应该如何是好？

在发现科技文明并未存在于艾利斯罗上已经过了十二年，而且没有从地球追赶而来的殖民地出现，破坏他们逐渐新建立起的世界，皮特可以略微感到宽心并享受著偶尔的轻松时刻。然而，即使在这些私人时间里，疑虑依然侵入他的内心。他在想著要是他当时坚持自己的想法--要是他们并未留在艾利斯罗，要是艾利斯罗上的圆顶观测站从未设立，那么罗特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

他向后埋入座椅内，缓冲力场轻轻地反弹回来，平静舒适的气息几乎要催他入眠，直到铃声响起，才令人嫌恶地将他带回现实之中。

他张开双眼（他竟不知道自己已经闭上眼睛）看著对面墙上镶嵌的小萤幕。他敲著身旁的按钮，一个全像影像即立刻显现出来。

当然，那是森勇·亚克拉特(SemyonAkorat)。

秃头的他展现在影像中。（亚克拉特很整齐地修著自己的鬚须，偶有几根黑发横过他的头顶，加上他的明显颅骨外型，让他看来十分严肃。）他总是带著一贯的忧郁眼神，即使没有什么事情需要烦恼的。

皮特发现自己很不高兴，并不是因为效率或自我的失控，只不过是条件反射罢了。亚克拉特总是在皮特的私人时刻中闯入，中断他的思路，驱使他做著自己并不想做的事。简单地讲，亚克拉特专门负责他的约会，并告诉对方谁可以见他与谁不可以见他。

皮特轻皱眉头。他不记得这个时候和谁约好会面，但是他常常忘记并依赖亚克拉特。

「是谁？」他认命般地问道。「希望不要是什么重要的人物。」

「并不是什么真正重要的事，」亚克拉特说道，「不过或许你最好见见这位女士。」

「她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对话吗？」

「委员长，」亚克拉特愤怒地回答，彷彿他因为渎职而受指责。「当然听不到。她在屏幕的另外一边。」他说话非常实在，这让皮特感到心安。从来不需要去质疑他所说的话。

皮特说道，「女士？那么，我想应该是茵席格那博士。好吧，坚持我原先的指示。必须要事先预约。我已经受够了她，亚克拉特。事实上，在这十二年中已经受够了。随便编个理由。就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她不会相信的--就说--」

「委员长，不是茵席格那博士。如果是她的话，我就不会打扰你。是--是她的女儿。」

「她的女儿？」他思索著名字一会儿。「你是指玛蕾奴·费雪吗？」

「是的。很自然地，我告诉她你正在忙，而她却说我应该为撒谎而感到可耻，因为我的表情中已经显出正在说谎，从上到下，而且我的语调紧张地不可能是在陈述事实。」他以著男中音的愤懑说道。「无论如何，她都不会离开。你要见她吗，委员长？老实说，她的那双眼睛让我十分不安。」

「我也曾经听说过她的眼睛。好吧，让她进来，就让她进来吧。我要看看是不是能从她的目光下存活下来。看看她到底想说什么。」

她走了进来。(相当镇定，皮特心想，谨慎却未带著丝毫的叛逆。)

她坐了下来，双手轻轻地摆在腿上，显然地在等待皮特先开口。他就让她先等上一会儿。在她还小的时候他曾见过她几次，不过现在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见过她。她以前就不是个漂亮的小孩，而现在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她有著宽阔的骨，而且感觉不到一点优雅的气息，但她却有著明亮的双眼，伴著匀称的眉毛与细长的睫毛。

皮特说道，「那么，费雪小姐，我听说你想要见我。我可以问你为什么吗？」

玛蕾奴抬起头来，她的目光冷冽却又全然轻松自在。她说道，「皮特委员长，我想我的母亲告诉过你，我曾经告诉一位朋友说地球将要毁灭了。」

皮特压著他的眉头。「是的，她告诉过我。而我想她已经告诉过你，不要再说这种傻话了。」

「是的，她这样对我说过，但是不说并不代表不会发生；而称它为傻话并不会让它真的变成傻话。」

「我是罗特的委员长，费雪小姐，而考虑这方面的事情是我的职责，因此你必须将这一切交由我处理，无论会不会发生，无论是不是傻话。你是怎么想像到地球将要毁灭了？是不是你的母亲告诉你的？」

「并不是直接的，委员长。」

「而是间接的。是吗？」

「她完全没有办法防止，委员长。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说话。有各种可以选择的字眼。还有音调抑扬，表情显示，以及闪烁眨眼，清清喉咙等小技巧。有数百种的方式。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完全懂得你所说的。我自己也做著这方面的观察。」

1 1

皮特的私人时间已经结束了，但他并不希望结束。相当专横地，他取消下午所有的约会。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好好思考。

特别是，他要仔细地考量玛蕾奴。

她的母亲，尤吉妮亚·茵席格那·费雪，确实是个问题，并且在这十二年中不断地增长。然而她还是个普通人；她可以受到引导与控制；她可以乖乖地被关入由逻辑所构筑的围墙之中；虽然偶尔可能失控，毕竟还是可以将她控制住。

玛蕾奴却不是如此。皮特毫无疑问地认为她是个恶魔，而他只能感谢她为了帮助母亲这类琐事，而愚蠢地将她的能力展现出来。毕竟她的经验太浅而缺乏智慧隐藏住她的才能，让她能够在暗中藉此产生更强大的破坏。

不过随著年龄的增长只会让她更加危险，所以现在就必须阻止她。而她可能会被另一只恶魔给击倒，艾利斯罗。

皮特颇感到有先见之明。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艾利斯罗是个恶魔。它有著红色的外表--从血红恒星所反射出的不祥光辉。

当他们到达小行星带，在美加斯和艾利斯罗环绕涅米西斯轨道的数亿

哩外，皮特完全自信地说道，「就是这个地方。」

他毫无困难地预期著。合理的观点也必然如此。在小行星带间，涅米西斯所放出的光和热十分微弱。自然的光与热散失并不算什么，因为罗特本身就靠著微融合技术而自给自足。

事实上，这还是项优点。由于红光几乎无法整个地照耀到这个区域，它就无法对心理产生沈重的感受，或是使心情郁闷，或是令灵魂颤抖。

然后，在小行星带所建立的基地将会使得涅米西斯和美加斯的重力效应变得微弱，这种易于移动的性质，将会造成能量使用更有效率的结果。小行星带更易于矿物开采，并考虑到涅米西斯的微弱光线，将会有丰富的挥发物质可供利用。

太理想了！

然而罗特上的人民，以压倒性的多数提出需求，他们想要将殖民地移动到艾利斯罗的轨道上。皮特发动宣传指出他们将会沐浴在令人沮丧的红色光线下，并且他们将紧紧地受到艾利斯罗与美加斯的重力束缚，更何况他们依然要到小行星带去开采资源。

皮特为此与前委员长谭伯·布罗森(TamborBrossen)愤怒地讨论。皮特是他的职位继任者。相较之下软弱的布罗森，似乎很满意于他的资深顾问，更甚于委员长的角色。(一般政界评论他缺乏皮特爱下命令的乐趣。)

布罗森嘲笑皮特对于殖民地地点的过虑观点--当然不是公开地表示，而是在眼神中温和地透露出来。他说道，「没有需要觉得你必须教育罗特人民完全同意你，詹耐斯。偶尔就让殖民地照他们的方式；下次他们就会更乐意地遵照你的方式。要是他们想要环绕艾利斯罗，就让他们环绕艾利斯罗好了。」

「但是这完全没有意义，谭伯。你难道不了解吗？」

「当然我了解。我还知道罗特从开始存在以来，就一直是环绕著一个大型世界。对罗特人来说，他们只不过想要再恢复以前的状态。」

「我们以前是环绕地球。艾利斯罗并不是地球；它一点也不像地球。」

「它是一个大小和地球相当的世界。它有著陆地和海洋。它有著充满氧气的大气层。我们可能还要再旅行数千光年才能再找到一个这么像地球的地方。我再次告诉你。就听从人民的意见吧。」

皮特遵照布罗森的忠告，虽然他对于每个步骤都有著不满意度。新罗特以及其它两个建造中的殖民地，还是绕著艾利斯罗的轨道。当然，小行星带的殖民地已经在蓝图阶段了，然而一般大众明显地对此缺乏兴趣并一直延后计划。

自从涅米西斯发现以来的一切事情，就只有环绕艾利斯罗，是皮特认为罗特的最大错误。这不应该发生的。然而--他能更强力地驱动罗特遵守他的意思吗？他是否应该实施铁腕政策？而这样是否只会引发另一次选举并造成他的下台？

思乡情怀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人们总是向后看，而皮特无法总是令他们回过头来向前而去。想想布罗森的例子--

他在七年前去世，而皮特当时就在他的病床前。只有皮特恰好地听到老人过世前的最后字句。布罗森招呼皮特，无力苍白的手掌抓著他。他沙哑地说道，「地球的阳光多么明亮呀，」随后即过世。

所以因为罗特人无法忘记阳光曾经有多么明亮，而地球曾经有多么青

绿，他们于是恼怒地对抗皮特的理性逻辑，要求罗特环绕一个世界不是那么青绿，阳光不是那么明亮的星体。

这意谓著十年光阴的浪费。再过个十年之后他们总会朝小行星带而去并重新开始。皮特如此深信。

这件事就足以令皮特对艾利斯罗反感了，但是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件较此更糟糕--远远更为糟糕的事情。

1 2

事情总是这样地发生，当克莱尔·费雪向地球报告了有关于罗特去向的第一项暗示后，第二项暗示随即涌现。

现在他回到地球已有两年的时间了，罗特在他心中的印象亦渐渐变淡。尤吉妮亚·茵席格那是个令他感到错综复杂的回忆（他对她到底存著什么像的感情？），但是想起玛蕾奴却令他十分痛苦。他发现在心中无法将她和罗珊珊分离开来。一岁大的婴儿和十七岁的妹妹，他总是将她们合成同一人。

生活还不算辛苦。他得到了一笔丰厚的退休金。他们也同时为他安排了一些工作，做著无关紧要的管理决定。他们原谅了他，至少以某方面说来，因为他想起尤吉妮亚的那句话，「如果你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的话--」

然而他还是感觉到自己受到监视，这令他十分反感。

加兰德·魏勒三不五时会出现，总是和善地，总是好奇地，总是会将话题带到罗特上。

事实上，他现在就出现在他眼前，并且正如费雪所预期地，他们又谈起了罗特的事情。

费雪不悦地皱眉怒视说道，「已经两年了。你们这些人到底还想要我怎样？」

魏勒摇头。「我也无法说明白，克莱尔。我们所有的只是你妻子的那句话。很显然地这样并不够。在你和她相处的那段日子里，她一定还说了些其它东西。想想你们曾有过的对话；那些你们一来一往的对谈内容。难道没有了吗？」

「这是你第十五次问我了，加兰德。我被盘问过。我受过催眠暗示。我也做过心理探测。我已经被 乾了，从我身上已经弄不出什么来。就拜托你们放过我，好让我有做其它的事情的空间吧。要不然就将我弄回原来的工作。还有上百座殖民地，彼此互相信赖与到互相潜伏的状态。谁晓得他们知道什么--而且也可能不晓得他们已知道的事情。」

魏勒说道，「说实在的，老朋友，我们也朝这个方向追查，而我们目标在远星探测号上。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说明了，罗特一定是发现了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从未发射远星探测号。其它的殖民地也没有。只有罗特有能力办到。不管罗特发现了什么，一定是从远星探测计划中所得到的。」

「很好。好好地研究那些资料。这会使你足足忙上几年的时间。至于我，就放过我吧。」

魏勒说道，「事实上，已经有事情让我们忙上几年了。根据公开科学协

定，罗特已经提供了相当大量的资料。特别是，我们得到了他们以各个波长范围所拍摄的天文照片。远星探测号的照相系统几乎可以达到天空的每个部分，我们已经详细地检视，但并未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

「完全没有吗？」

「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但就如你所说的，我们可以继续研究好几年。当然，我们的天文学家却获得相当多的学术发现。这就可以让他们忙得很快乐，但是连一件，一件能够找到他们去向的蛛丝马迹都没有。我认为，不可能去想像在半人马星系会有环绕的行星。也不可能在我们邻近的地方会有其它类似太阳的恒星存在。以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不可能会有这种发现。难道会有什么东西是远星探测号所能看到，而在我们太阳系里却是看不到的吗？探测号也只不过离开了一两光年罢了。它和我们应该没有任何差别。然而我们当中有些人总觉得罗特一定看到了什么。于是我又回来找你了。」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的前妻是远星探测计划的领导者。」

「并不尽然。她是在资料开始收集一阵子之后，才担任天文总长的。」

「她虽然在后来才晋升，但在之前一定也算是当中的重要人物。她有没有提起任何有关于远星探测计划发现的事？」

「一个字也没有。等一下，你刚刚是不是说过，远星探测号的照相系统几乎可以达到天空的每个部分？」

「是呀。」

「你所谓的『几乎每个部分』是怎么样的程度？」

「我们从未特别地针对这点研究，所以无法给你正确的答案。我想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吧。」

「还要更多吗？」

「可能还更多吧。」

「我想--」

「你想到什么？」

「在罗特上，有位名叫皮特的政务员在处理大部分的庶务。」

「这点我们知道。」

「不过我想我知道他是怎样去处理事情。他会一次公开一点点远星探测计划的资料，因为公开科学协定的缘故，但他绝不会很慷慨地公开。不管什么原因，就在罗特离开的时候，还有些资料--不到百分之十的部分--他们没有来得及给你们。而这不到百分之十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你是指那部分能够告诉我们罗特的去向。」

「或许吧。」

「但我们却没有。」

「当然，你们已经有了。」

「你在说什么？」

「你就在刚刚提到，你并不认为从远星探测号得到的照片会和从太阳系看到的会有什么差别。那么你们为什么还浪费时间去研究那些他们给你的东西？将他们没有给你的天空重新绘制星图，然后好好地在你自己的星图上研究这一部分。问问自己，是否会有从远星号观点看来不同的东西--以及为什么看来会有所不同。这是我会去做的事。」他的音调突然提高到几近于叫喊的程度。「你就现在回去。告诉他们去看看他们所没有的天空。」

魏勒说道，「真是高见。」

「不，并非如此。这完全是直接的想法。只要想到在政府中有个人是靠头脑而非尸位素餐地坐在那儿，你就可能得到不同方向思考。」

魏勒说道，「就让我们等著瞧。」他向费雪伸出手来，然而费雪并不领情地怒视著他。

魏勒再度出现是一个月后的事了，费雪并不欢迎他。他正处于休假当中的平静心情，并且正在读著一本书。

费雪并不是那种将书本视为廿世纪的不文明产物，那些人总认为影像观看才称得上是文明。在他感觉上，手上捧著一本书，一个肢体上的翻页动作，那种在阅读字词当中陷入沈思的特性，是那种眨眼即逝的影像，所无法比拟的。费雪觉得书本在这两者中反倒显得更为文明。

他从被打断的慵懒喜悦中，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现在，你又想做什么了，加兰德？」他很粗鲁地问道。

魏勒脸上的温文微笑并未消失。他露著上下两排牙齿说道，「我们找到了，完全就像你所说的。」

「找到什么？」费雪完全摸不著边地问道。后然突然间，他了解到对方意图所指为何，连忙说道，「不要告诉我所不应该知道的事。我现在和政府机关完全没有关联了。」

「太晚了，克莱尔。你被徵召了。田名山 (Tanayama) 要你本人到他面前去。」

「什么时候？」

「只要我找到你，就立刻过去。」

「要是这样，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我可不要没头没脑地去见他。」

「这也是我正想要做的。我们详细地研究远星号所没有报告出那一部分的天空。很显然地，那些人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就如你所建议的，有什么是远星探测号可以看到，而在太阳系却看不到的东西。答案必然是那些比较接近的星球，它们在不同地点所产生的位移效应。」

当这个想法被提出来，天文学家们发现了令人惊讶的东西，那简直就不会有任何人预期到的。」

「是什么？」

「他们发现了一点多弧秒差的非常微弱恒星。」

「我不是天文学家。这很不寻常吗？」

「这意味著，这星球只有到半人马 星的一半距离。」

「不过你说它是『非常微弱的恒星。』」

「他们告诉我，那是因为它在一片小小的微尘星云后方。听好，如果你不是天文学家，但你在罗特上的妻子是。可能是由她所发现的。她有没有告诉你关于这件事的任何东西？」

费雪摇著头。「一句话都没有。当然--」

「什么？」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她心里头似乎非常地兴奋。有某种情绪外溢的感觉。」

「你没有问她为什么吗？」

「我以为那是因为罗特即将离开的原因。她高兴地想要离开，几乎让我发狂。」

「因为你的女儿？」

费雪点头。

「这种兴奋也可能是由于那颗新发现的星球。这么一来全都吻合了。理所当然地，他们往那颗新星去了。而且假设是你的妻子所发现的，他们当然就是到她的星球去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她热切地想离开。有没有道理呢？」

「可能吧。我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

「很好。这也是为何田名山要见你。他很生气。当然不是对你，但他就是很生气。」由于情势不容迟疑，在同一天稍晚的时候，克莱尔到了地球调查委员会的办公室，对单位的员工而言，应该简单说是老板的办公室罢了。

田名山胜诸(KattimoroTanayama)，领导政府机构三十数载，现在年纪已经相当高了。

他在几年以前所拍的全像照片（并不常见）中，头发平顺黑亮，身体结实，表情严肃。

而现在他的头发灰白，不算高的身躯稍微地驼背，而给人一种虚弱的气息。费雪想著，他应该到了退休的年龄，要不是他愿意过分劳累自己至死方休的话。然而费雪却注意到，他狭长的双眼，依旧与往常一样地炯炯有神。

费雪觉得了解他的话有些困难。英语几乎在地球上通用的语言，但地球上还是有不同的语系存在，而田名山所操的并不是费雪所习惯的北美腔。

田名山冷冷地说道，「费雪，你在罗特上的任务失败了。」

费雪无法反驳这点；更何况，不可能对田名山反驳。

「是的，理事长，」他平板式地回答。

「然而你应该还有我们想要的情报。」

费雪轻轻地叹息，然后说道，「我一直都在反覆不断地向有关单位做简报。」

「我也这么听说。然而，你并没有被问到所有的问题，而我有个问题，并且想要得到答案。」

「是的，理事长？」

「在你待在罗特的日子里，是否曾注意到任何迹象令你觉得，有关于罗特领导人对于地球的憎恶？」

费雪眉毛高耸。「憎恶？很明显地在罗特上的每一个人，我想所有的殖民地也都一样，都瞧不起地球，认为它衰退，野蛮，暴乱。但提到憎恶？说实在的，我并不认为他们会到这种程度。」

「我是说领导人，不是一般人民的态度。」

「我也是在说领导人，理事长。没有憎恶的情绪。」

「没有其它方法可以解释这件事。」

「解释什么事，理事长？我可以对这件事发问吗？」

田名山抬起头来尖锐地盯著他（他的气势使人几乎忘了他身材的矮小）。「你知道这颗新发现的星球朝著我们的方向移动？正向著我们而来？」

费雪吃惊地转过头去看著魏勒，但魏勒正站在窗口阳光照不到的阴影下，无法看出他的表情。

田名山说道，「那么，坐下吧，费雪，如果这样能够帮助你思考。我也要坐下来。」他在桌子的另一端坐下，双脚悬在空中。

「你知道那颗星球的移动吗？」

「不，理事长。直到魏勒情报员告诉我之前，我都不知道这颗星球的存在。」

「是吗？在罗特上应该能够知道这件事。」

「要是这样的话，根本没有人告诉我。」

「在罗特要离开之前的一段期间，你的妻子十分地兴奋。你是这样地告诉魏勒情报员的。是什么理由呢？」

「魏勒情报员认为很可能是她发现了这颗恒星。」

「也有可能是她知道这个星球的运动，并且乐于见到我们的下场。」

「我看不出这样的想法会有什么理由令她高兴，理事长。我必须告诉你，我完全不知道她测到这个星球的运动或是它是否存在。据我所知，我不知道在罗特上的任何人知道这个星球的存在。」

田名山仔细地看著他，轻轻地摸著自己的脸颊，仿佛在搔痒一般。

他说道，「我相信，在罗特上的所有人都是欧洲人种，不是吗？」

费雪睁大眼睛。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这种庸俗的讲法了--从未在一个政府官员口中听过。他回想起刚从罗特回到地球时，魏勒所说的「白雪公主」。他认为这不过是玩笑式的嘲讽罢了，而从未特别在意这件事。

他不满地说道，「我不知道，理事长。我一点都没去研究这件事。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祖先是什么来历。」

「少来了，费雪。你根本就无需研究。从他们的外表就可以判断出来。你待在罗特的日子里，你曾见过一个脸孔是非洲人种，或是蒙古人种，还是印度人种的吗？你遇过一个深肤色的人吗？或是让你难以分辨的肤色？」

费雪的愤怒爆发出来，「理事长，你还是处在廿世纪。」（如果他还知道其它更强烈的讲法，他会直接说出口。）「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件事，而地球上的任何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观念。我很惊讶你居然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不认为如此对你的职位会有什么帮助。」

「不要沈溺在童话世界中，费雪情报员，」理事长摇著支节分明的指头，以训诫的语气说道。「我谈论的是事实。我知道在地球上，我们无视于所有人种的区别，至少在表面上。」

「只有表面上？」费雪愤慨地说道。

「只有表面上，」田名山冷冷地说道。「当地球人向外移民到殖民地上，他们根据人种来分类。要是他们无视人种的区别的话，他们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任一殖民地上，都清一色是单一人种，或者说，即使在一开始有少许不同人种，那些人也会因为数量远远被超越而感到不自在，或者是被灌输这种不自在的想法，然后他们就会移居到另一个同类性质较高的殖民地去。不是这样吗？」

费雪发现自己无法反驳。确实如此，而他也不自觉地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说道，「人类天性。物以类聚。这样才形成了--邻居关系。」

「人类天性，当然。物以类聚，因为同类的人会讨厌与轻视不同类的人。」

「也有蒙--蒙古人种的殖民地。」费雪结结巴巴地说道，完全了解他可能会冒犯理事长--冒犯一个危险的人物。

田名山并未在意。「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件事，但近来却是欧洲人种支配这个行星，他们无法忘怀，不是吗？」

「很有可能，其它的人也可能无法忘怀，他们有更好的理由去憎恶。」

「但是只有罗特飞离了太阳系。」

「可能恰好他们发现了超空间辅助推进的方式。」

「然后到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邻近星球去，一颗朝著太阳系而来，而且很可能毁灭我们的星球。」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知情，或是说他们是否知道有这个恒星。」

「他们当然知道，」田名山几乎是吼叫地说道。「而他们不警告一声就走了。」

「理事长--我很尊重地告诉你--这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他们为了自己的发展而到一个会毁灭太阳系的恒星去，那么那个恒星系自己也同样会毁灭的。」

「要是他们建立更多的殖民地，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逃离。我们是一个有八百亿人口需要撤离的单一世界--这是一件困难太多的工作。」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田名山耸肩。「他们告诉我，大概有几千年吧。」

「这样的时间相当充裕。他们也可能这样认为，所以没有必要特别提出警告。当这星球靠近的话，当然我们会自己发现的。」

「到那个时候，我们有更少的时间可以撤离。他们发现那颗星球是偶然的。我们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会发现它，要不是根据你妻子不经意的那句话，要不是你的建议--相当好的建议--让我们仔细地去研究被忽略的天空。否则我们会延误了发现的时机。」

「但是，理事长，为什么他们会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只因为那没有道理的憎恶吗？」

「并非没有道理。这样一来，有太多非欧洲人种的负担的太阳系，可能会灭亡。这样一来，人类可以在同质欧洲人种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呃？你认为如何？」

费雪无力地摇著头。「不可能。无法想像。」

「要不然他们为何不提出警告？」

「会不会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恒星的运动方向？」

「不可能，」田名山斩钉截铁地说道。「无法想像。除了他们希望看到我们灭亡之外，没有其它的理由了。不过我们会自行找到超空间旅行的方法，我们会到这颗新星去找到他们。我们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1 3

尤吉妮亚·茵席格那不可置信地听著她女儿的陈述。

「你说什么，玛蕾奴？你说我要去艾利斯罗是什么意思？」

「我要求皮特委员长，而他已经答应要做安排。」

茵席格那表情木然。「但为什么？」

耐著性子，玛蕾奴回答道，「因为你说过你想要做精确的天文观测，并且你说过从罗特上无法做到非常地精确。在艾利斯罗上你就可以办得到。不

过我看得出来，我并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你说得没错。我的意思是，为什么皮特委员长说他将会做安排？在这之前我已经要求过好几次，而他总是拒绝。他一直都不愿意任何人到艾利斯罗去--除了少数的专家以外。」

「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罢了，妈妈。」玛蕾奴迟疑了一下。「我告诉他说，我知道他急于摆脱你，而这正是他的好机会。」

茵席格那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气，并突然咯咯地笑著而咳了数声。然后她定下来说道，「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因为这是事实，妈妈。如果不是真的话我才不会说。我听过他对你说话，我也听过你对他说话，很明显地我也知道你了解这件事。他觉得你十分烦人，并希望你不要再去烦他--无论是什么事情。你知道的。」

茵席格那紧闭起双唇，「你知道，亲爱的，从现在开始我要小心防范你窃取我的秘密。」

这些事情从你口中透露出来，实在令人困扰。」

「我知道，妈妈。」玛蕾奴的眼睛向下看著。「我很抱歉。」

「不过我还是不懂。你没有必要向他解释他讨厌我。他早就是这样子了。那么，为什么在以前我向他提出来时，就不愿送我去艾利斯罗？」

「因为他不喜欢任何人和艾利斯罗有所关连，而若只是为了摆脱你的这个动机，还无法胜过他对艾利斯罗的厌恶。只是这次并不仅有你去。是你和我，我们两个人。」

茵席格那倾身向前，将双手平摆在他们之间的桌上。「不，莫莉--玛蕾奴。艾利斯罗并不是你该去的地方。我不会一直待在那儿。我会做完必要的量测后就回来，而你要好好待在这儿等我。」

「我恐怕辨不到，妈妈。很明显地他只有在同时除掉我的情况下，才可能让你去。这也是为什么我提出我们两人一起去的要求后，他才同意，而你自已一人去却被拒绝的原因。你不知道吗？」

茵席格那皱著眉。「不，我不知道。你又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在我们交谈中，当我对他说我知道他想同时摆脱掉我们两个人时，他的表情凝结住了--你知道，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隐藏住所有的表情。他晓得我可以从表情和各种小动作知道很多，所以他并不希望我猜测出他的真正感觉。但这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并告诉我许多。除此之外，你无法压抑所有东西。你的眼睛会眨动，而我想你们自己可能都不自觉。」

「所以他也同样地想要摆脱你？」

「比这更糟。他害怕我。」

「为什么他会怕你？」

「我想是因为他讨厌我能够知道他不愿公开的事情。」她阴沈沈地叹口气，「很多人都因此而讨厌我。」

茵席格那点点头。「我可以解。你让人们感到他们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我是指，心灵方面的，就好像是一股冷风吹拂过他们的内心。」

她注视著她的女儿。「有时我自己会有会有这样的感觉。回想起来，从你年纪很小时我想你就得我很烦。我常常告诉自己那只不过是因为你特别聪明--」

「我想我是，」玛蕾奴很快地说道。

「没错，虽然我并不是很清楚，但事情并不仅是这样。告诉我--你愿

不愿意谈谈这件事呢？」

「是的，妈妈，」玛蕾奴谨慎地说道。

「那么，当你小时候发现你有其他小孩所没有的能力--即使是其他的大人也办不到--你为什么不来告诉我呢？」

「实际上，我试过一次，但你感到不耐烦。我是说，你并没有说什么，但我可以分辨出你很忙，并且不会在意这种小孩子的胡言乱语。」

茵席格那张大眼睛。「我曾经说过那是小孩子的胡言乱语吗？」

「你并没有说过，不过你看著我的神情，以及你握住的双手是这样说的。」

「你应该坚持继续告诉我的。」

「我只是一个小孩。而你总是不高兴--对于皮特委员长，以及对于爸爸。」

「算了。现在你还有没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只有一件事，」玛蕾奴说道。「当皮特委员长同意我们可以走的时候，有一些迹象让我认为他隐藏住了某项东西--有件事他没有说出口。」

「那是什么，玛蕾奴？」

「就只能知道这样了，妈妈。我无法读出别人的内心，所以我不知道。我只能从一些边际的事物中得到某些模糊的印象。然而--」

「嗯？」

「我感觉无论他没说出的是什么东西，必定不是令人高兴的事--甚至是邪恶的东西。」当然，为了准备往艾利斯罗花了茵席格那不少时间。在罗特上有许多事情不能中断。在天文部内有许多事必须安排好，向其他人做指示，向委员会提荐代理天文总长的人选，以及向皮特提出最后报告。相当奇怪地，对这件事他却是保持低调。

在出发前茵席格那将最后报告呈至他的桌上。

「你知道，我明天就要去艾利斯罗，」她说道。

「噢？」他从递给他的阅读的报告中抬起头来看著他，虽然她认为他并不是真正地在看报告。（她是否在采行玛蕾奴所说的一些技巧，然却不知如何地运用。她不应该自欺于相信自己可以穿透对方的内心。）

她耐著性子说道，「我明天就要去艾利斯罗。」

「是明天吗？我想，最后你还是会回来，所以这并不需要饯别。好好照顾自己。就将这当做一次度假吧。」

「我想要观察涅米西斯在空间中的运动。」

「那件事呀？好吧--」他挥动手掌彷彿那是件不算什么重要的事情一般。「随你的意思。即使你还是持续工作，换换环境也算是一种度假。」

「我要感谢你的批准，詹耐斯。」

「是你女儿的要求。你知道她来要求我的这件事吗？」

「我知道。她在那一天就告诉我。我告诉过她，她没有权力来打扰你。你对她十分容忍。」

皮特低声说著。「她是个很特别的女孩。我并不介意为她效劳。这只不过是暂时性的。」

结束你的计算后就回来。」

她心里想道 这下他第二次提到我回来。要是玛蕾奴在的话他会有什么想法？就像她所说的，邪恶的东西？但是那又是为什么？

她平板地说道，「我们会回来的。」

他说道，「我希望，你能带回个消息，说是证明涅米西斯是无害的--从现在起五千年。」

「那要依据事实才能决定，」她笑著说道，然后离开*非常奇怪，尤吉妮亚·茵席格那心想。她远离自己的出生地有两光年的距离，然而她却只曾做过两次短线的太空船之旅——从罗特到地球的来回飞行。

她还是那种在太空中旅行的意愿。是因为玛蕾奴才驱使了这趟行程。是因为她独自一人去见皮特，并以一种奇特的勒索形式，才脱服了他。而且是因为她对艾利斯罗有著强烈的兴趣，想要登上它的陆地。茵席格那无法解这种怪异的吸引力，只能将其视做她女儿独特的心灵与感情能力。无论如何，茵席格那想到要离开那小型安全舒适的罗特，来到艾利斯罗这广大的空旷的世界，到处散发一种奇异的威胁气息，并且其直线距离也有五万公里之远（差不多是从前罗特到地的两倍距离），但也是因为玛蕾奴的喜悦之情增强了她的信心。

带他们前往艾利斯罗的船称不上优雅或舒适。那只能算是简单的载运设备。它不过是一队顺便用来载人的小型火箭，顺著艾利斯罗的重力场向下降，甚至于不需多花费能量，就能一路到达那柔软温驯的大气圈了。

茵席格那并不期望这趟航程会有多快乐。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于无重力状态，而整整两的的失重无疑将让人受不了。

玛蕾奴的声音打破她的沈思。「快点，妈妈，他们在等我们。行李都已经核对好托运了。」

茵席格那开始向前走去。通过空气闸门时她兴起了最后一丝不安的想法——为什么詹耐斯这么希望我们走？西佛·葛拿（Siever Genarr）统治著如地球一般大的区域。或者，讲得更精确些，他直接控制著三公里见方的圆顶涵盖的范围，并且逐渐在扩大当中。这世界的其它部分，近五亿平方公里的陆地与海洋，依然未被人类所占领。在微观尺度上这儿也没有散布其它的生命形态。所以若认为一个世界要受到多细胞生命型态来治理的话，住在圆顶区工作的人们就算是统治者了，而西佛·葛拿统治著这一切。

葛拿的体型并不壮阔，但他强健的神情却给人深刻的第一印象。当他年轻的时候，这样的外型必然让人感到老成——不过他现在也接近五十岁。他的鼻子很长而眼睛略为深陷。他的头发正已开始变白。然而，他的声音悦耳并有著男中音的噪子。（他曾想要以舞台做为终生事业，不过他的外表判定他这方面不可能的发展，而他的领导才干又十分特出。）

部分理由——是因为他的才能让他待在艾利斯罗圆顶站将近十年的光阴，看著它从一个三房的不定建筑，发展成今天这种广大的矿场与研究中心。

圆顶观测站有它先天的缺点。大多数的人都只是短期间的停留。有著轮班交替的制度，因为大部分来这儿的人认为是一种流放，并且人们都或多或少希望能够回到罗特上去。而大部分的人因涅米西斯的粉红光芒而感到阴暗与不安，即使在圆顶站内的每一寸地方都如同罗特一般地明亮。

然而这里也有它的优点。葛拿远离了每下愈况的混乱罗特政治圈。更重要的，他是因为詹耐斯·皮特的关系而离开，由于他们的观点总是相反。

皮特从一开始就强力地反对在艾利斯罗上建立殖民地——即使罗特绕著艾利斯罗运行。

在这一方面，至少皮特是被更强大的舆论所击败了，不过他却眼睁睁

地看著圆顶观测站的资金短绌，致使其成长缓慢。要是葛拿没有成功地将圆顶站发展成为罗特最主要的水源地——因其所提供的水源远远较小行星带运来的便宜——否则皮特早就摧毁这个地方了。

一般而言，皮特的政策是故意忽略圆顶站的存在事实，因此意谓著他很少去干涉葛拿的决策过程——他认为葛拿很适合待在艾利斯罗的泥泞土地上。

然而令他惊讶的是，皮特应该私底下向他知会有两位新来访客的这件事，而不是让这消息出现在一般例行的传签公文里。事实上，皮特曾经细细地讨论过这件事，以他一贯任性强力的风格，不容许有太多的意见交流评述，而且谈话内容也都列入管制中。

更令他惊讶的是，来到艾利斯罗的这两人当中居然有尤吉妮亚·茵席格那。

曾经，在大迁移前许多年，他们是朋友，而在他们快乐的大学生活之后（葛拿总是浪漫地这样回忆著），尤吉妮亚到地球去完成她的研究所学位，并与一个地球人回到罗特来。自此葛拿就很少见到她——顶多远远地见到她一两次——因为她已经和克莱尔·费雪结婚了。

就在大迁移之前不久她与费雪分居，葛拿和她都忙于各自的工作中——于是他们就很难再恢复旧有关系。

或许，葛拿偶尔会想起这件事，不过尤吉妮亚明显地处在悲伤中，有个婴儿需要扶养，于是他也不好打扰她的生活。然后他被送到艾利斯罗，结束了与她再聚的任何可能性。每隔一阵子他会回到罗特上度假，旧时光毕竟不会再复返。与一些罗特老友的关系还保持著，但只不过是微温的热度罢了。

现在尤吉妮亚带著她的女儿来了。葛拿一时还想起不起那女孩的名字——

要是他知道的话。当然，他从未见过她。现在那个女孩应该已经十五岁了，而他有些害怕地想著，要是她有著任何一丝与年轻尤吉妮亚相似气息的话。

葛拿偷偷地从他办公室窗子向外望去。他早已习惯不特别去在意往返于艾利斯罗圆顶观测站的交通。这儿是许多男女工作人员暂时的家——只有成年人，没有小孩。轮值人员，短期约聘人员。除了他与其他四个人，基于各自的理由，已经投身在这儿，此外，在这儿没有定居的人。

没有人会以中规中矩的建筑外型而自豪。基于需求，一切都保持得乾淨与秩序，不过还是存有某种人造的气味。有太多直线与圆弧，平面与球体。就是缺乏不规则之处，缺乏长久生活上的混沌，然而像是一个房间，一张桌子，可以依照个人风格而加以填充每个空间。

当然，他自己也是如此。他的桌子和他的房间反应了他锐利与平实的个人特质。或许，这也是为何他觉得艾利斯罗圆顶站比较像一个家的原因。他内在心灵形状与外在环境相附。

不过尤吉妮亚·茵席格那对此有什么样的想法？（他还是比较喜欢使用她的娘家姓氏。）如果她还是他所记得的那个她，那么她将会偏好于不规则，喜欢无法预测的外形，因为她是一个天文学家。

然而她是否已经改变了呢？人们到最后总是会改变的吗？克莱尔·费雪对她的遗弃是否折磨著她，扭曲了她——

葛拿搔搔他额头前的灰发，想到这些忆测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很快就将见到尤吉妮亚，因为他已交待过，一当他们到达后就立即将他们带过来。

或者他应该私底下欢迎她？

不！他自己在心中已争论了数十次。他不能太急躁；这与他职位上的严谨态度不符。

然而葛拿事后又觉得这并非全部的理由。他不希望让她感到不自在；他不愿让她认为，在那群高大英俊的地球人面前，他还是那个鲁钝蹒跚的退缩仰慕者。在她见过克莱尔之后，她就从未再看著他——从来没有认真地看著他。

葛拿的目光扫过詹耐斯·皮特传来的讯息——如往常一般的乾涸与简短风格，在其后隐藏著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仿佛任何不赞同的意见都没有机会传达上去一般。

接著他注意到皮特提及这女孩的程度，更甚于她的母亲。皮特特别说到她的女儿对艾利斯罗表现出深刻的兴趣，要是她有意愿想要探勘地表的话，她应给予这方面的许可。

然而这是为什么？现在她就在这里。从大迁移算起，已经有十五年。从她遇见克莱尔算起，已经有廿年了，回想起当年他们曾一起到C区农场，并爬上通向低重力区的阶梯，在那儿他尝试翻个斗，不过当时他用力过猛，以致于最后以腹部著地，滑稽模样使得她笑得——不拢口。（事实上，他很有可能受伤，虽然重量减轻了，质量与惯性却没有变化，因此十分可能撞伤。很幸运地，他还不至于糗到那种程度。）

尤吉妮亚看起来老了些，但还不算太苍老，她的头发变短，不过仍呈现深褐色的活力。

当她露出微笑走向他时，他感到自己的心脏背叛他而加速跳动。她伸出双手握住他的手掌。

「西佛，」她说道，「我曾经辜负了你，我感到十分可耻。」

「辜负我，尤吉妮亚？你在说什么？」她在说什么？当然不是指她和克莱尔结婚的这件事。

她说道，「我应该时常想到你的。我应该捎个讯息，送个消息，并应早该来拜访你的。」

「然而，你从未想到我！」

「噢，我还没那么糟。我偶尔会想到你。我真的从未忘记你。不要这样认为。只不过是因我都脑子没有办法同时处理太多想法。」

葛拿点点头。他还能说什么呢？「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忙。所以我已经离开你的视线，并且，离开你的心中了。」

「没有这回事。你几乎都没有改变，西佛。」

「如果一个人廿岁的外表看来就十分老成的话，这就是一项优点。而你也从未改变，尤吉妮亚。时光飞逝，你只是年纪增加而脸上几乎看不出皱纹。」

「少来了，你总是擅于对自己严苛，因此心肠软的女子都会抛弃防卫投向你。这一点也从未改变。」

「你的女儿呢，尤吉妮亚？我听说她跟你一起过来了。」

「她已经来了。艾利斯罗在她的心中就像个天堂一般，我实在难以想像。她正在整理我们的房间，并解开行李安顿。她就是这样的女孩。认真负责。实际。她拥有以前我那些不讨人喜欢的特质。」

葛拿笑著说道。「我对这点非常熟悉。如果你知道我以前曾经如何地尝试著去改变，去培养一些迎合众人的特质。我一直都是个失败者。」

「毕竟，随著年龄增长，我想一个人总是需要更多惹人嫌的个性，少些迎合众人的行为。但是，为什么你就永远地撤退到艾利斯罗圆顶观测站里，西佛？我知道艾利斯罗圆顶观测站需要人来领导，不过在罗特上你并不是唯一可以胜任这件工作的人。」

葛拿说道，「事实上，我较倾向于认为我是唯一人选。毕竟，在某些方面说来，我喜欢这里，而且我也偶尔会到罗特去度个假。」

「却从不来看我？」

「只是因为我的假期并不代表著你也同时放假。自从你发现了涅米西斯之后，我想你远远地比我来得繁忙。不过我很失望。我想要见你的女儿。」

「你会见到她的。她的名字是玛蕾奴。事实上，在我的心里都是叫她为莫莉，但她却不许我这样叫她。在十五岁的年龄，她对称呼变得无法容忍并坚持自己的名字是玛蕾奴。不过你见到她的时候，不要被她吓著了。说真的，在第一次见面时，我不希望她在场。要是她在身边的话，我们如何能好好地叙旧呢？」

「你想要叙叙旧吗，尤吉妮亚？」

「在某些方面。」

葛拿感到有些迟疑。「我很遗憾克莱尔没有一起加入这次大迁移。」

茵席格那的笑容凝结。「关于一些事情，西佛。」她转过身去走向窗口，朝外看著。

「以某个角度来看，你这个地方经营得很不错。从许多小地方就可以令人感到印象深刻。明亮的灯光。真实的街道。巨大的建筑物。然而圆顶观测站还是难以比得上罗特。有多少人在这儿居住与工作？」

「一直都在变动。在这儿曾有过悠闲与繁忙的时光。我们这儿最多曾同时有过将近九百个人。而现在，人口总数是五百一十六人。我们认识每一个在这里的人。这并不容易。每天都有新人来，以及都有人离开。」

「除了你以外。」

「还有几个人。」

「不过为什么要留在圆顶站，西佛？毕竟，艾利斯罗的大气环境可以呼吸。」

葛拿抿起下唇，而且这是第一次他规避她的目光。「可以呼吸，但不代表令人舒适。光线波段不对。当你从圆顶站外出后，你将会沐浴在粉红色的光线里，当涅米西斯高悬在天空时四周则呈现一片橙黄。光度是足够了。你可以在这环境下清楚地阅读。然而，这并不代表那是很自然的。另外，涅米西斯本身看来不够自然。它看来太大，大部分的人认为它看来太过恐怖，而那种红色光芒会令它看来好像十分震怒——这让人感到沮丧。在事实上，涅米西斯在某方面说来也具危险性。因为它不单单只有光亮，有时候要人盯著它并观察它的太阳黑子活动。红外线可以很轻易地伤害视网膜。为了这些理由，那些需要外出的人，都必须穿戴特别的面罩。」

「这么说来，圆顶站比起防止东西任何东西外——至外头，更像是要将正常光线给保持在内的设施。」

「我们甚至都不让空气外——。在圆顶观测站里循环的空气和水都是从艾利斯罗地表所取来的。自然地，我们对于所排出的东西十分小心。」葛拿说道。「我们排离蓝绿藻(prokaryotes)。你知道，就是那种小型的蓝绿色细胞。」

茵席格那深深地点头。提醒她这是为何在大气中含有充足氧气的原因。在艾利斯罗上一直都有生命存在，甚至是广布在整个星球上，但那却是微小的生命，在太阳系中只能算是最简单的细胞生命型态。

她说道，「那些真是是蓝绿藻吗？我知道有这种称呼，但我们的细菌也是同样的类型。」

它们是细菌吗？」

「如果它们可以从太阳系生命历史来做类比的话，这应该是蓝菌类生物(cyanobacteria)。它们拥有核蛋白，不过在基本结构上却无法胜过我们的生命型态。它们也拥有一种缺少镁元素的叶绿素，而且主要以红外线做为它们的运作波段，因此这种细胞外表看来的绿色较不鲜艳。不同的酵素，以不同的无机物质构成。然而，它们的细胞外观还是相当类似，因此我们称它为蓝绿藻。我知道生物学家想要创造一个『艾利斯罗藻』的新字，不过对我们这种非生物学家而言，称它们为蓝绿藻就十分适当了。」

「而且它们也可以完全解释艾利斯罗大气氧分的存在原因？」

「完全正确。否则没有其它理由可以解释了。话说回来，尤吉妮亚，你是个天文学家，就最近的研究，你认为涅米西斯的存在有多久了？」

茵席格那耸耸肩。「红矮星几乎就是永恒了。涅米西斯可能和宇宙的年龄一样老，并且将会以不变的亮度，继续存在数千亿年。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从它的结构细微物质的成分来判断。假设它是第一代恒星而且从一开始就只有氢与氦，那么它大概有一百亿的年纪了——差不多是太阳的两倍时间。」

「那么艾利斯罗也有一百亿年罗。」

「当然。行星系统都是在同一时刻形成的。你为什么这么问？」

「对我来说觉得奇怪的是，一百亿年的时间并未让生命进化超过蓝绿藻的阶段。」

「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令人惊讶的，西佛。在地球上，在大约生命出现后二三十亿年之间，我们完全就只有蓝绿藻存在，而在艾利斯罗上的阳光照射能量密度远较地球低。需要能量才能形成更复杂的生命型态。这类的事情在罗特上已经充分地讨论过了。」

「我想也是，」葛拿说道，「不过我想这种消息不会传到圆顶观测站来。我们都十分专注在这儿的职责和问题上——虽然你可能会想到这方面的相关事情。」

「关于这一点，」茵席格那说道，「我们在罗特上很少听到圆顶站的消息。」

「没错，事情总是倾向于区分开来。不过，圆顶观测站的确没有什么魅力，尤吉妮亚。」

这里只是个工作站，所以我对罗特上没有听说圆顶观测站的报导，并不觉得奇怪。那个新建的殖民地才是大众瞩目的焦点。你会搬到那儿去吗？」

「绝对不会。我是个罗特人，而且我想要一直待下去。我根本不会来到这儿——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么说——要不是因为天文观测上需要的话。由于罗特观测站的不稳定基础，让我犯了不少计算上的错误。」

「我也是听皮特这样说。我收到指示要给你完全的协助。」

「很好。我确信你会。我突然想到，你刚刚提起圆顶站要将蓝绿藻排出。你们成功了吗？这儿的水可以安全地饮用吗？」

葛拿说道，「显而易见，因为我们都在喝了。在圆顶观测站里没有蓝绿

藻。任何进来的水 以及任何进入的东西 完全都会先曝晒在紫外光之中，几秒钟内就可以杀死蓝绿藻。短波长的光子对微小生命而言太过强烈，很容易就可以打断细胞的主要部分。即使有一些混入的情况，就我们所知道的，它们也对我们各方面都无法造成伤害。我们已经在一些动物上做过测试。」

「听来令人松了一口气。」

「这在另一方面也是对等的。在艾利斯罗的条件下，我们自己的微生物也不敌艾利斯罗的蓝绿藻。至少，若我们要在艾利斯罗的土壤上种植我们的细菌，它们也很难在这儿繁衍。」

「那么多细胞植物呢？」

「我们试过，不过结果很差。这该归因于涅米西斯光线的品质不同，因为我们在圆顶观测站内使用艾利斯罗的土壤和水分，植物生长情况却十分良好。当然，我们已经向罗特回报过，但是我很怀疑这项消息会引起大众注意。就像我说过的，罗特对圆顶观测站没有兴趣。」

当然那胆小的皮特对我们更没有兴趣，他所在乎的就只有罗特而已，不是吗？」

葛拿面带微笑地说道，不过他的笑容看来有些造假。（茵席格那在想，玛蕾奴看了会怎么说？）

她回答道，「皮特并不胆小。有时候他很令人讨厌，但那是不同的。你知道，西佛，在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我总是认为有一天你会成为委员长。你以前总是那么样地开朗，你知道吗？」

「以前？」

「现在也是，我能确定，但在当初你太过于政治导向了。我常常入迷地听著你发表的意见。在某些方面，你应该会是一个比詹耐斯更好的委员长。你会听别人所讲的话。你不会坚持照自己的意思做下去。」

「这也正是我会成为一个差劲委员长的原因。你知道，我在生命中没有精确的目标。我只是在一个时刻会有种欲望想去实行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并仅仅希望最后的结局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皮特了解他所想要的，并以各种手段达到他精确的目标。」

「你对他的判断不公平，西佛。他有十分强硬的观点，但他是个非常理性的人。」

「当然，茵席格那。这是他最大的天赋，他的理性。无论他追求什么，他总是会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合乎逻辑的，非常人性化的理由。他能在限定的时间内与某人讨论，并且以认真的态度让人信服。我相信如果你曾经和他接触过，你会听从他所说的去做，即使那是你原先并不打算去做的事，而且他不是用任何命令或是威胁的方式，而是非常地具有耐心，非常理性的讨论。」

茵席格那无力的说道，「呃」

在这时候，葛拿刻薄地补充，「我看得出来你的确受够了他的理性。你可以自己看出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委员长。不是个好人，但却是个好委员长。」

「我不愿意将话拉到这么远，去评论他的人格，西佛，」茵席格那轻轻摇著头说道。

「那么，我们就不要再提这件事。我想要见你的女儿。」他站起身来。

「晚餐之后我可以去你的房间拜访吗？」

「非常乐意，」茵席格那说道。

葛拿脸上的微笑在她离开后渐渐消退。尤吉妮亚原来想要叙旧，而他的第一个反应却是提起她的丈夫——然后她就凝住了。

他心里叹息著。他总是有著不凡的才能去摧毁自己的机会。尤吉妮亚·茵席格那对她的女儿说道，「他的名字是西佛·葛拿，而你可以叫他主任，因为他是艾利斯罗圆顶观测站的领导者。」

「当然，妈妈。如果这是他的职衔，我会这样地称呼。」

「我不希望你让他感到困窘。」

「我不会这么做。」

「你太习惯这样子对待别人，玛蕾奴。你自己也知道。只要完全接受他的话，而不要从他的肢体语言去纠正人家。拜托！他是我大学时期的好朋友。虽然他一直待在圆顶站已经十年了，而且我也一直没有与他见面，但他还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我想他一定曾经是一个男朋友。」

「现在就正是我所说的，」茵席格那说道。「我不要你观察他，并说出他真正的意思，或是想法，还是任何感觉。而就你刚刚所提的，正确来讲，他并不是我的男朋友，而我们也不曾是对恋人。我们只是朋友，并且互相喜欢——以朋友之间的方式。但是在见到你父亲后——」她摇著头，并做个手势摆开继续说下去。「还有，注意你提到皮特委员长的用词——要是话题转移到这个部分的话。我感觉葛拿主任并不信任皮特。」

玛蕾奴对她的母亲投以一个微笑。「你是否研究过西佛主任的下意识行为？因为你所得到的并不是感觉。」

茵席格那摇头说道。「你知道吗？你一刻都停不下来。很好，那不只是感觉而已。他的确说过他并不信任委员长。你也知道，」她有些自言自语地补充道，「他可能有自己的理由——」

她面向玛蕾奴突然说道，「我再重覆一次，玛蕾奴。你可以自由地观察主任并尽可能地发掘他的内心，但是不准你说出任何一个字。告诉我！你了解了吗？」

「你认为这样会有危险吗，妈妈？」

「我不知道。」

「我知道，」玛蕾奴像是在宣示般地說道。「当委员长说我们可以来到艾利斯罗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有危险。我只是不晓得那危险是什么。」第一次见到玛蕾奴对西佛·葛拿而言是项冲击，更糟糕的是，这女孩只看了他一眼就知道了对方的感觉，并且她也知道是什么原因。

她让人看来一点都不会令人想到她是尤吉妮亚的女儿，没有她的美丽，没有她的优雅，没有她的魅力。只有那对现正厌恶看著他的明亮双眼，而这项特色也并不是尤吉妮亚所拥有的。这是她唯一超越她母亲的外观。

然而，他还是逐渐地接受他的第一印象。他与她们共用茶点，而玛蕾奴的举止亦相当合宜。十分淑女，并明显地非常听明。尤吉妮亚曾说过什么？那些不讨喜的特质？没那么糟。

就他的感觉，她渴望获得爱，就和普通人一样。就和他一样。突然间一股同病相怜之感涌入他的内心。

过了一会儿之后，他说道，「尤吉妮亚，我想我是否可以和玛蕾奴单独

谈一谈。」

茵席格那探试性地问道，「有什么特别的事吗，西佛？」

葛拿说道，「呃，是玛蕾奴去跟皮特委员长谈论并说服他，才让你们来到圆顶观测站来的。身为圆顶观测站的主任，我必须根据皮特委员长的说法和行为来办事，并且我认为玛蕾奴可以告诉我那次会面的事情。我想要是只有两个人在场的话，她能够比较自在地说明。」

葛拿目送著茵席格那离开，然后转向玛蕾奴，她正悠然地坐在房间角落的一张大桌子上。她的双手轻轻地放在大腿上，美丽黑亮的大眼看著主任。

葛拿试著以幽默的方式说道，「你的母亲好像把你和我留在这儿，感到有些紧张。你会紧张吗？」

「一点也不，」玛蕾奴说道。「而且，要是我妈妈会紧张的话，那是替你紧张，而不是我。」

「替你紧张。为什么？」

「她认为我可能会说一些冒犯你的话。」

「你会吗，玛蕾奴？」

「我不敢肯定，主任。我会注意的。」

「我相信你做得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单独见你吗？」

「你告诉妈妈说想要知道我和皮特委员长的会面。那是真的，不过你也想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

葛拿的眉头微微地皱起。「很自然地，我想要好好地认识你。」

「并不是这样，」玛蕾奴很快地回答。

「那么，你认为是怎么回事呢？」

玛蕾奴目光移开。「我很抱歉，主任。」

「对什么道歉？」

玛蕾奴因为不开心而脸孔绷紧，她沈默不语。

葛拿温和地说道，「现在，玛蕾奴，到底是怎么了？你必须告诉我。对我来说，坦白地谈话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母亲告诉你要注意你所说的，请你不要理会。如果她暗示你说我很敏感并且容易受到冒犯，也请你不要理会。事实上，我要命令你自由自在地说出你想说的话，不要考虑是否会有冒犯的这回事，你必须遵守这个命令，因为我是艾利斯罗圆顶观测站的主任。」

玛蕾奴突然笑了出来。「你真的很想解我，不是吗？」

「当然。」

「因为我是我妈妈的女儿，你一直在想像我长得是怎么样子。」

葛拿睁大眼睛。「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你没有必要。你是我妈妈的一位老朋友。她只是这样告诉我。但是我爱著她，不过你并没有获得多少进展，并且你预期我会长得像她年轻的时候，所以当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你退缩了。」

「我有吗？是不是太明显了？」

「那是非常细微的动作，因为你是个很有礼貌的人，所以你压制下来，不过还是存在。」

我很容易就看出来了。然后你的目光转向我妈妈后再转向我。然后你对我说的第一个字的音调不同。那非常明白。你心里想著我一点都不像我妈妈，并且你感到失望。」

葛拿倾入他的座椅。「但是这太神奇了。」

一股相当愉悦的表情闪过玛蕾奴的脸上。「你说的是真的，主任。你说的是真的。你并没有觉得受到冒犯。你并没有感到不自在。这让你感到高兴。你是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即使是妈妈也不喜欢我这么做。」

「喜欢与否并不重要。当问题变得太奇特的时候，那就一点都没有关系了。你可以这样地读出别人的肢体语言已经有多久的时间了，玛蕾奴？」

「一直以来都是，不过直到最近才能做得比较好。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办得到，只要他们用心看——用心思考的话。」

「并非如此，玛蕾奴。我就办不到。你也不要这么想。而你刚刚说我爱你的母亲。」

「这点毋庸置疑，主任。当你靠近她时，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字句，每一个动作总是不一样。」

「你想她注意到了吗？」

「她有这样的怀疑，不过她并不希望你这么想。」

葛拿转向另一边。「她对我从未有这种想法。」

「是因为我的父亲。」

「我知道。」

玛蕾奴有些迟疑。「不过我认为她错了。如果她能够像我这样地看著你」

「很不幸地，她没有办法。然而，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你真漂亮。」

玛蕾奴红了脸。然后她说道，「你说的是真话！」

「当然。」

「但是——」

「我没有办法对你说谎，不是吗？所以我一点也不想对你说假话。你的脸庞并不漂亮。」

「你的身体并不漂亮。但是你真的很漂亮，而这才是重要的。并且你可以看出我真的是这样认为。」

「是的，」玛蕾奴说道，脸上露出真实开心的笑容，并在深沈中展现一股美丽的气质。

葛拿也笑了，「我们可以开始谈论皮特委员长了吗？现在我知道你是如此精明的一位女士，这更让我感觉事情的重要性。你愿意吗？」

玛蕾奴双手轻轻地抓著大腿，有些羞赧地笑著说道，「是的，西佛叔叔。你不介意我这样叫你吧？」

「一点也不介意。事实上，我还感到非常荣幸。现在——告诉我有关于皮特委员长。他下达指示要我提供所有可能的协助给你的母亲，而且我要让她自由地使用这儿的的天文观测仪器。你想这是为什么？」

「我妈妈想要精确地观测涅米西斯的相对运动，而罗特的观测基础太过于不稳定。艾利斯罗的情况就好多了。」

「这是她最近的一项计划吗？」

「不，西佛叔叔。她为了想取得必要的数据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她是这样地告诉我。」

「那么你的母亲很久以前为什么不提出要求？」

「她要求过，但是被皮特委员长拒绝了。」

「现在又为什么同意？」

「因为他想要摆脱她。」

「我确定如此——如果她用天文问题不断地烦扰他的话。不过他也早应该这么做了。为什么直到现在？」

玛蕾奴的音调放低。「他想要除掉我。」

1 4

自从大迁移之后已经过了五年。克莱尔·费雪却感觉时间过得更久，似乎是相当久远的事了。罗特仿佛未成为他的过去，好像只不过是别人的事。他真的在那儿居住过吗？他真的有过一个妻子吗？

他只能清楚地记得他的女儿，即便如此他还是常会混淆，因为这总是会令他想起那十几岁的妹妹。

当然，最近三年来他的问题，亦伴随着地球发现邻星之后的狂热活动。他已经到过七个不同的殖民地上去。

那些殖民地的居民或多或少都和他的肤色接近，操着相似的语言口音，有着类似的文化习俗。（这是地球多样化的一项优点。地球总是能够送出与殖民地当地相符的情报员。）

当然，他能融入该地的程度，还是有着先天上的限制。无论他怎样努力地使自己在外表上与别人相似，他还是有着不同的口音，而且在重力变化情况下他也无法使动作保持得十分平稳，他怎样也无法如他们一般，在低重力下轻松地浮游。以十几种不同的方式，每个殖民地总是不欢迎他，他经常要待在隔壁检疫所与医疗中心一段时间后，才能获准进入。

当然，他在每个殖民地上所待的时间从几天到几个星期。他从未预期要半永久性地待在一个殖民地上，或者是如他在罗特上建立一个家庭。不过当时罗特有超空间辅助推进的技术，而当时地球正寻求这项既定的目标，于是就指派他实行这项目标。

他回到地球已有三个月了。没有接到新派任的工作，而他也并不着急。他已经厌倦四处奔波，厌倦融入别人的社会，厌倦总是佯装成观光客。

加兰德·魏勒来看他，他的老朋友与同事，正从某个殖民地回来，以疲惫的眼神看着他。他将袖口放到他的鼻子前嗅了一会儿，他修长黝黑的手掌皮肤在光线中更显黑亮。

费雪也露出笑容。他知道这个动作代表什么，因为他自己也常这么做。每个殖民地都有它们自己特殊的气味，根据他们所种植的农作物，他们所散布的香料，以及他们的机械与润滑等物的自然性质。这种气味很快就能适应而不会令人注意，但只要一回到地球，一个人身上所带回来的殖民地地气味很快就会被旁人所感觉到。虽然本人已经沐浴更衣，别人或许已不会注意，但自己还是会注意到这股气味。

费雪说道，「欢迎归来。这次的情况如何？」

「老样子太可怕了。田名山老人说的是正确的。殖民地所惧怕与痛恨的就是多样性。他们不愿在外表，口味，以及各方面的生活有太多的不同。他们要让自己整齐归一，并且瞧不起其它不一样的东西。」

费雪说道，「没错。真糟糕。」

魏勒说道，「这是一种不经意的态度。真糟糕。」

「唔，我的盘子掉了。噢，真糟糕。」「哇，我盖章盖歪了。噢，真糟糕。」

我们现在在谈论人类。我们在谈论地球长久以来找寻一个共同生活的方法，无论所有的文化，所有的种族。现在并不完美，不过与一个世纪之前比起来，我们现在算是天堂了。然而，当我们有机会移向太空之后，我们将所有表面上的理由全部抛弃，回到了黑暗时期的观念。就如你所说的，「真糟糕。」这是对巨大悲剧的一种简单反应。」

「我同意，」费雪说道，「但是除非你能告诉我一些实际的事情，否则我们在这儿争辩又有什么用？你去过亚库鲁马(Akruma)，不是吗？」「是的，」魏勒说道。

「他们晓得邻星的事情吗？」

「当然。据我所知，这件消息已经传遍每个殖民地了。」「他们关心吗？」

「一点也不。他们为什么要担心？他们还有上千年的时间。在邻星接近之前还有很长的时间，而且要是真的有危险的话——你知道现在还没有人可以完全确定其危险与否他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开。他们所有人都可以飘离到别处。他们羡慕罗特，而且也正在等待机会离开。」魏勒严厉地皱眉说道。

他继续说着，「他们全部都会离开，而我们将被困在这儿。我们如何去建造一堆总共可容纳八百亿人口的殖民地？」

「你的口气真像田名山。我们去追踪他们，处罚他们，或者是摧毁他们，对我们自己又有什么好处？我们还是会在这儿，并且被困在这儿。如果他们全都像乖小孩一样，留下来陪我们面对邻星，我们就会比较好吗？」

「你真冷酷，克莱尔。田名山十分愤怒，而我与他同一路。他的愤怒足以将全宇宙翻转过来，要是能让他找到我们自己的超空间推进技术的话。他希望我们可以藉此追寻罗特，并将他们轰成星屑，不过就算这对我们没什么好处，我们还是需要超空间辅助推进，来尽可能地让更多人逃离地球。所以田名山所做的是正确的，虽然他的动机可能错误。」

「而假设我们有了超空间辅助推进，然后发现我们只有时间和资源可以让十亿人离开。」

「这十亿人能到哪里去？而要是那些负责这件事的人员，只想拯救他们自己的同种族人呢？」

魏勒不悦地说道，「现在没有办法考虑这么多。」

「是没有办法，」费雪同意道。「很高兴在这项计划开始之前，我们都早已作古了。」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魏勒的音调突然降低。「这项计划可能已经开始了。我怀疑我们现在已有超空间辅助推进，或者说是刚要拥有这项技术了。」

费雪还是露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冷冰冰表情。「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作梦吗？还是直觉？」

「不。我认识一个女人，她的姊妹认识老人幕僚中的一位。你听说过吗？」

「当然没有。你要告诉我吗？」

「我不是处在那种职位的人。听好，克莱尔，我是你的朋友。你知道我帮你弄回你原先的职位。」克莱尔点头。「我知道，并且也十分感谢你。而我也会找个机会回报你。」

「你已经报答过了。现在我要给你一些机密的情报，我想你可能会觉得有用。你已经准备好了吗？」「随时都可以。」「当然，你知道我们已经做过了什么。」

费雪说道，「是的。」这是一种无用的修辞性问题，根本不会有其它的答案。

五年来的情报员生活（费雪只有最近的三年间），让他们在各殖民地的垃圾情报堆中搜查找寻。或者说是在四处拾荒。

每个殖民地都在尽力地发展超空间辅助推进，和地球一样，自从罗特传出他们拥有这项技术，自从罗特证明了它的实用性并离开了太阳系。

可能大部分的殖民地，或是全部，都或多或少地获得些罗特曾经完成的零碎结果。依据公开科学协定，每一个零碎成果都在那些表格当中，而假如能将所有的片断汇整起来，就可能意味着实用的超空间辅助推进。然而，这却是不太可能相互交流的情报。没有人能够肯定其副作用，而且没有人愿意放弃他们成为第一个自行开发成功殖民地的机会，这意味着他们能首先脱颖而出。因此要是有任何成就的话，他们就立即隐瞒，使得没有人能够拥有足够的资讯。

而地球，有着整个行星规模的巨大调查机构，能够不分青红皂白地到处挖掘殖民地的成果。地球是在钓鱼，而费雪本人，也正是渔翁之一。

魏勒缓缓说道，「我们已经搜集庞大的资料，而且我想应该足够了。我们能够作超空间辅助推进的旅行。要是能够成行的话，你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吗？」

「为什么我会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加兰德？要是真的可能的话，虽然我十分怀疑。」

「我相当确定会有。我无法告诉你我的情报来源，不过相信我，这是可信的。当然，你会希望搭上这趟旅程。你希望见到你的妻子。如果不是她的话，你会想见到你的孩子。」

费雪听了，感到无法平静下来。他似乎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让自己不再回忆起那双眼睛。玛蕾奴现在应该六岁了，说话的方式应该就像罗珊娜。看着别人的方式应该就像罗珊娜。

他说道，「你在胡说，加兰德。就算有这样的旅行技术，为什么会让我这种人上去？他们会找专家或是什么的。除此之外，那老人要第一个剔除的人选，应该就是我。他可能让我回到情报局并指派工作给我，但是你知道他是如何看待失败者的，而在罗特上我的确是失败过了。」

「是的，不过也正是这一点，就让你称得上是一个专家了。如果他想要追逐罗特，他怎么可能会忘记那个曾在罗特上生活四年的地球人？有谁会比你更解罗特，并知道如何处理罗特人呢？向他问一问。指出这一点，但是记住，你不应该知道我们已经有了超空间辅助推进技术。只能用可能性的叙述，使用假设的语气。还有不要将我牵连进去。我也不应该知道这回事的。」

费雪皱眉深思。有可能吗？他不敢抱存任何希望。

翌日，当费雪还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冒险去和田名山会面时，这项决定

权马上脱离他的手中。他受到召唤。

一个基层的情报员很少直接受到理事长的召唤。在这当中有太多中间主管的层级。而要是一个情报员受到老头子的召唤，大多都不会有什么好消息。因此克莱尔已经有心理准备，可能要接到指派去督察肥料工厂了。

田名山从桌子的另一方抬起头来看着他。自从三年前地球发现邻星之后，费雪就很少再见到他，而他却丝毫未变。他矮小枯萎的身躯好像没有多少空间能有生理上的生长。他锐利的眼神一点也没有减弱，而乾涸坚毅的双唇亦毫无退让。他可能还是穿着三年前的那套外衣。

不过，要是他那沙哑的声音还是相同的话，他的语调就令人觉得十分吃惊。很显然地，老头子似乎是为了称赞而召唤他来。

田名山操着古怪的英语腔高兴地说道，「费雪，你做得很好。我希望你能知道我想这样对你说。」费雪站着（他还没有受邀坐下）想要压制心里的惊讶。

理事长说道，「对此，我们不会有公开的庆祝活动，没有雷射烟火，没有全像游行。这是事情的机密本质。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

「这样就相当足够了，理事长，」费雪说道。「我感到十分荣幸。」

田名山细长的眼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最后他说道，「这就是你想要说的吗？你没有问题要发问吗？」「我想，理事长，你会告诉我应该知道的事情。」

「你是一个情报员，一个能干的人材。你自己有发现什么吗？」

「完全没有，理事长。除了我受命去找寻的东西，我并没有特别想去发掘什么。」

田名山轻轻地点头。「很恰当的回答，但我希望有不同的答覆。你猜猜看是怎么回事？」

「你似乎对我很满意，理事长，这有可能是我带回了某些情报，事后证明是有用的。」

「在哪一方面？」

「我想对你而言，没有什么是比超空间辅助推进更有用的了。」

田名山弄出点声音来「啊 哈哈。」他说道，「然后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我们接着要做什么？」

「航向邻星。找出罗特。」

「没有更好的想法吗？只是这样吗？你可以看得更远吗？」

在这个时刻，费雪心想要是不赌一赌就显得太愚蠢了。「还有更好的事；要是我们真能办到的话，靠着超空间辅助推进，由地球出发，飞出太阳系的第一艘太空船内，我希望是当中的一员。」费雪不敢说这次打赌输了不过至少没赢。田名山的脸色沈下。他用命令式的语气说道，「坐下！」

费雪可以听到他身后椅子轻轻移动的声音，藉着田名山的声音控制，那简单的电脑驱动马达缓缓地将座椅接近至他的身后。

费雪并未回头确定椅子是否在适当的位置，随即坐了下来。这个动作看来似乎带有轻侮意味，然而此刻，都已经无所谓了。田名山说道，「为什么你想成为太空船的一员？」

费雪保持语调的沈稳，「理事长，我在罗特上有个妻子。」

「你五年前遗弃的妻子。你认为她会很高兴见到你回去找她吗？」

「理事长，我有个小孩。」

「你离开的时候她才一岁。你认为她会记得有这个父亲吗？或是根本早已不在乎？」

费雪保持沉默。这些问题他自己已经反覆想过无数次了。

田名山等了一会儿后说道，「但是，并没有要飞往邻星的航行计划。也没有可以让你搭乘的太空船。」

再度地，费雪压制他的惊讶。他说道，「很抱歉，理事长。你刚刚并没有说我们已经拥有超空间辅助推进。你只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注意到你的用词。」

「你应该注意到的。无论如何，我们的确有超空间辅助推进。我们现在可以穿越太空，就跟罗特一样；或者说，至少在未来能够办到，只要我们设计并建造好一个适当的飞行载具，所有的功能都能正常地运作，这也意味着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但那又如何？针对带你到邻星去的这件事，你是认真的吗？」费雪小心地说道，「当然这是你的选择，理事长。」

「一项无益的选择。年轻人，想一想。邻星距离我们有两光年。无论我们如何地精巧地设计超空间辅助推进，我们也要花费两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的理论学家告诉我，靠着超空间辅助推进，只能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以超越光速移动，我们移动的愈快，能够允许的时间愈短。

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永远无法用比光线更快的速度行进。」 「要是这样的话」

「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会与其他的船员，共同挤在狭窄的舱房当中两年。你认为自己能够忍受吗？你知道小船没有办法做长途的旅行。我们需要的是一座殖民地，一个可以提供足够广大空间的建构体——就像罗特一样。你认为这要花多久的时间？」

「我不清楚，理事长。」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也得花上十年要是没有障碍与灾难发生的话。记住，我们已将近一个世纪未建造过殖民地。如果突然间我们开始建造，我们必然会引起其它殖民地的注意，而这是我们所要避免的。还有，假设这个殖民地建造完成，并且完整地配备超空间辅助推进系统，并在两年多的时间飞到邻星，那将会发生什么事？以一个殖民地而言，它必定是脆弱的，它会轻而易举地遭到摧毁，如果罗特有战舰的话，我相信他们会有。罗特将会拥有比我们能派出的护送船只更多的战舰。毕竟，他们现在已经在那儿有三年了，而在我们到达前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他们一见到我们的殖民地，就能立刻开火击沈。」 「要是这样的话，理事长」

「不要再猜测了，费雪情报员。在这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有真正的超空间航行方法，这样我们才能在我们希望的短暂时间内，到达任何想到达距离外的地方。」

「抱歉，理事长，不过这有可能吗？即使是在理论上？」

「这就不是你我所能够说的。我们需要科学家来专门研究这件事，而我们现在没有这些专家。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地球已经搅尽脑汁研究殖民地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反过来。我们必需向殖民地搜捕，以某些方式，说服最好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来到地球。我们可以丰厚地提供他们所要的东西，不过这件事要细心地实行。我们不能做得太公开，你知道的，否则殖民地一定会防堵我们。现在」 他停了一下，好好地端详费雪。

费雪感到混身不自在地说道，「是的，理事长？」 「我所看中的物理学家叫做 T.A. 温代尔，有人告诉我她是全太阳系最好的超空间学家。」

「是罗特上的超空间学家发现了超空间辅助推进。」费雪无法克制在他语调中的冷讽意味。

田名山不以为意。他说道，「发现新事物可能只是凑巧碰上罢了，而建立坚固的基础才是真正内在的革新。这在历史上经常发生。此外，罗特最后只是证明了超空间辅助推进，一种光速引擎。我要的是超光速引擎，一种能超越光速的系统。所以我需要温代尔。」

「所以你要我去将那位先生带回来给你吗？」

「那位女士。黛沙·亚妮塔·温代尔(Tessa AnitaWendel)，殖民地亚得利亚人(Adelia)。」「噢？」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你执行这件任务的原因。很显然地」这时田名山眼中散出一种自娱的神情，虽然他的面部表情不变「你对女人不会抗拒。」

费雪的表情木然。「我很抱歉必须提出反驳，理事长，但我从来就不这么认为。」

「报告书上的资料可信度很高。温代尔是个中年妇人，刚满四十岁，离婚两次。她应该不难说服。」

「说实话，长官，我觉得这项指派十分可憎，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找更适当的人执行这项任务。」

「但是基于相同原因我需要你。要是你接近她会有想要转头过去的念头，或是你担心无法用调情言语吸引她的话，我就不会找你了，费雪情报员。你在罗特上失败了，不过在这之后你的表现，或多或少都能够弥补回来。现在你可以完全弥补上次的失败。无论如何，假如你无法将这个女人带回来，那将会是比罗特更大的失败，而且你永远没有机会再做弥补了。」

当然，我不希望你只是依压力行事。我将给你一些未来的报酬。要是带回温代尔并且超光速太空船可以朝邻星出发的话，你可以依自己的意愿搭上太空船。」

「我会尽力办到，」费雪说道，「不论有没有压力或是报酬，我都会全力以赴。」

「回答得不错，」田名山露出微笑。「应该曾做过许多回答的排练。」

然后费雪离开，全然了解他是在这场钓鱼竞赛当中，扮演一个最关键的诱饵。

尤吉妮亚·茵席格那在用完晚餐点心后取笑葛拿。「你们在这儿的生活看起来挺不错的。」

葛拿也笑着回答。「相当不错，就是太过于幽闭了。我们居住在一个广大的世界中，但是我却仅能受限在圆顶观测站内。在这儿的人都愈来愈封闭。当我发觉某些有趣的人，他们就可能离开。通常，这里的人通常都觉得我很烦人，虽然我也可能这样想。这也是为什么你和你的女儿来临的消息，成为这里全像电视的头条新闻，即使你不是这种身份。当然，既然你身为」

「真会说话，」茵席格那不开心地说道。

葛拿清清喉头。「玛蕾奴告诉过我，你还没有完全调适过来」

但茵席格那不等他说完。「我很难说我完全不在意这种注目。」

葛拿无可奈何。他说道，「只是一种交谈上的方式罢了。我们正计划明天晚上开个小型派对，你将会受到正式的邀请，而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解你。」

「然后讨论我的长相，穿着的品味，并七嘴八舌谈着我的各种事情。」

「我确信将会如此。不过玛蕾奴也将受到邀请，我想这也是说，你可以更加地解我们，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解的你。你将会获得更加可靠的情报。」

茵席格那看来有些不自在，「玛蕾奴表现出来了吗？」

「你是指，她是否读出我的肢体语言吗？是的，女士。」 「我叫她不要这样做。」

「我不认为她有办法无视于她眼前的事情。」

「你说的对。她是没有办法。但是我告诉过她不要说出来的。我想她跟你说过了。」

「没错。我要她照实说出。事实上，我是以观测站主任的身份命令她这么做。」

「我感到十分抱歉。对你造成了这样的困扰。」

「没这回事。至少对我而言。尤吉妮亚，请你解这点。我喜欢你的女儿。我相当喜欢她。我有种感觉，认为她的生活处在一种知道得太多，知道没有人喜欢她的日子下。于是她就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你所谓那些不讨人喜欢的特质，并于某些方面造成了奇迹。」

「我警告你。她对你很快就会厌倦了。她才只有十五岁。」

葛拿说道，「我想有一种定律，说母亲会忘记自己曾在十五岁时的情形。她偶尔会提起一个男孩，而你可能会知道那无法得到任何回报的爱，痛苦的折磨有多么严重，无论是十五岁还是廿五岁。虽然你的少女时代可能相当快乐，请想想你的外表。也请想想玛蕾奴是处于多么不利的条件。她知道自己的外表平庸，也知道自己相当聪明。她觉得聪明应该足以弥补她所欠缺的美丽外表，不过她知道事情并非如此，因此她只能无助地感到愤怒，这两方面都对她没有任何好处。」

「西佛，」茵席格那尝试以轻松的口吻说道，「没想到你是个心理学家。」

「一点也不。只是我刚好知道罢了。我自己也曾渡过这种情况。」

「噢」茵席格那若有所思地回答。

「没有关系，尤吉妮亚。我并没有自怜的意思，而且我也不想诱使你对一个可怜受伤的心灵感到同情，因为我并非如此。我已经四十九岁了，不是十五岁，而我早已处之泰然。要是我在十五岁是个英俊愚蠢的少年，你知道我从来就不是，虽然我这样的希望，我这个年纪也不可能再被称为英俊了，然而我将还是一样的愚笨。所以，长久下来，我还是赢了，因此，我相信玛蕾奴也将如此——如果是长久下去的话。」

「你指的是什么，西佛？」

「玛蕾奴告诉我，她和我们的好朋友皮特谈过话，并且她刻意地激起皮特的反抗意识，好让他为了将玛蕾奴给排除，而愿意将你们送到艾利斯罗来。」

「我不相信这回事，」尤吉妮亚说道。「我不是指操控皮特，因为我不认为皮特是那么好操控的人。我是指她这样的尝试。玛蕾奴大概认为她有办法将木偶操控绳给绑在别人身上，这会让她陷入大麻烦当中。」

「尤吉妮亚，我不想要吓唬你，不过玛蕾奴现在正面临着大麻烦。至少，这会是皮特所希望发生的事。」

「这是不可能的，西佛。皮特可能是个专制傲慢的人，但他还不致于是个邪恶的人。他不可能因为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对他玩愚蠢的游戏，而想要将她给消除。」

晚餐已经结束，不过葛拿整洁房间内的灯光稍微变暗，然后茵席格那皱起眉头，看着他倾着身去启动隔离装置。「机密的吗，西佛？」她面露苦笑。

「没错，尤吉妮亚。我必须再扮演一次心理医师的角色。你并不比我解皮特的为人。」

我曾和他竞争过，也就因此我才在这儿。他想要摆脱我。毕竟，在我的情况下，隔离开来就已经足够了。不过对玛蕾奴而言可能还不够。」

又是一张苦笑。「少来了，西佛。你到底在说什么？」

「听好，这样你就会知道皮特这个人。皮特是个隐避的人。他对任何知道他意图的人有显着的反感。这让他觉得自己应该掌控权力，使所有的人遵循一条只有他自己知道的隐密路途行事。」「你说的可能没错。他对涅米西斯的事保密，并强迫我也要守住秘密。」

「他还有很多秘密，远超过你我所能知道的。但是玛蕾奴出现了，对她而言，所有的动机和想法都像摊在阳光下一般清晰。没有人喜欢这样，至少皮特如此。所以他将她送到这儿来还有你，因为他不可能只送她来一个人过来。」「好吧。那又怎样？」

「你不会认为他想要她回去吧？永久性的？」

「太过偏执了，西佛。你不可能真的认为皮特会将她永远流放在外吧？」

「他可以，以某种方式。你知道，尤吉妮亚，你不会比我更解圆顶观测站早期的开发历史，但皮特却知道，而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不可能有所耳闻。你知道皮特喜欢隐藏事情，而这正是一件。你必需解我们为何局限在圆顶观测站中，却不努力地去拓垦艾利斯罗。」

「你说过了。是由于光线的性质」

「这是官方说法，尤吉妮亚。我们可以逐渐去适应接受这种阳光。想想我们所拥有的 正常重力的世界，可以呼吸的空气，宜人的温度，气候循环与地球相仿，没有超越原核生物的生命型态，而那些原核生物在各个方面也不会对人们造成不良的感染。然而我们却不踏出去开垦这个世界，无论是多么小型的规模。」「那么，为什么呢？」

「在圆顶观测站成立的早期，人们自由地到外头去探险。他们并未做任何特殊的防护，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喝水。」「是吗？」

「接着就有些人感到不舒服。心理上的。永久性的。并非是严重的精神错乱，而是与现实脱离。有些人会随时间逐渐好转，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人能完全复元。很显然地，这不具有传染性，而他们已被送回罗特上接受治疗不向外公开。」

尤吉妮亚锁紧眉头。「这不是你自己杜撰的吧，西佛？我从来就没有听

说过。」

「我再次提醒你皮特喜欢隐藏事情。这不是你应该要知道的事。因为你所属相关部门。这是我必须要知道的，因为我被派来处理这件事。如果我失败了，我们可能早就要遗弃艾利斯罗，并且恐惧与厌倦的感觉会降临我们所有人的头上。」

他沈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不应该告诉你的。在某方面，我已经违背了我对政府的誓言。然而，为了玛蕾奴」

尤吉妮亚的脸上露出深深的忧虑。「你在说什么？皮特他」

「我在说皮特可能认为，玛蕾奴会感染上这种所谓的『艾利斯罗瘟疫』。这并不会要了她的命。她也甚至可能不会以平常的方式受到感染，不过这将足以混乱她的神志，或许，会让她的天赋能力无法运作，而这正是皮特所乐于见到的结果。」

「但是，这太可怕了，西佛。实在令人无法想像。只是为了一个小孩」

「我并不是说这将会发生，尤吉妮亚。皮特所想要的，并不全然代表是皮特能得到的。」

我一来到这儿，我就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我们不再外出到开放空间，除非我们穿着相当的防护服装，并且我们不会在外头多待。圆顶观测站的过滤系统也都加以改进。自从我实行了这些方式之后，我们只有发现两件病例，而且都相当轻微。」

「但这到底是怎么引起的，西佛？」

葛拿略微微地笑着。「我们不知道。这点最糟糕。我们无法再更增强我们的保护了。详细的实验显示空气或水都似乎无法解释瘟疫的来源。土壤更是不可能，毕竟，我们圆顶观测站就在这土壤上；我们无法与土地分离。我们也有空气和水，经过适当的过滤。然而，许多人还是呼吸着艾利斯罗原始空气，并喝着原始的水，但却完全没事。」

「那么一定就是原核生物了。」

「不可能。我们都不可避免会偶然地吸入它们，而且我们也用动物做过实验。没有任何情况发生。此外，如果是原核生物的话，瘟疫必然具有传染性，然而就如我所说的，它并不具有传染性。我们也检视过涅米西斯的辐射，而那似乎也是无害的。更进一步地，有一次，就只有那么一次，有个人从未踏离出圆顶观测站，却受到感染。到目前为止，这还是相当神秘的事件。」

「你没有什么理论吗？」

「我？没有。我只能对病情看来已经停止的趋势，而感到相当满意了。然而，只要我们对于瘟疫的性质和原因依旧懵懂未知，我们永远不能确定何时会再暴发。有一个迹象」

「什么迹象？」

「一个心理学家向我报告了这个迹象，而我将这份报告转呈给皮特。他宣称那些精神错乱的病患，在感染之前的想像力较其他人丰富。更为聪明，更具原创力，更加不凡。他提出无论原因为何，愈是杰出的头脑就愈无法抵抗。」 「你也这么认为吗？」

「我不知道。问题是没有其它的意见了。两性都差不多，没有发现任何年龄，教育程度，生理特徵上的偏好。当然，瘟疫受害者的样本很少，所以不具统计上的有效分布意义。」

皮特认为我们可能都是平常人，所以最近几年，都只有无聊乏味的老

粗才会来到艾利斯罗，并非不够聪明，你知道的，而都是一群只知道苦干的家伙。就像我一样。我是一个理想的瘟疫免疫者的例子，一颗普通的脑子。不是吗？」 「别这样，西佛，你不是」

「另一方面，」西佛不等她的抗议而插口说道，「我敢说玛蕾奴的头脑必然超越一般人的程度。」 「是的，」尤吉妮亚说道。「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很有可能是皮特发现了玛蕾奴的能力，并且她正要求到艾利斯罗，他立刻同意她的请求，在他很快地认定她所具的潜在危险后，想要藉此来排除掉她。」

「那么，很显然地，我们必须离开 回到罗特上去。」

「是的，不过我很确定皮特可以耽误一段时间。他可以坚称你所要做的量测是件重要的工作，必须要完成，而且你不可能用瘟疫来做为藉口。如果你这样尝试，他可以让你去做一连串的心理状态检查。依我的意见，你应该尽可能迅速地完成你的工作，至于玛蕾奴，我们会采取所有可能的防护措施。瘟疫已经完全消失了，而不同于常人脑子的推论，毕竟只是一项推测罢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无法对付这个情况。我们可以保护玛蕾奴的安全，并让皮特无话可说。你等着看吧。」 茵席格那盯着葛拿，开始感到腹部绞痛。

16

亚得利亚是个相当舒适的殖民地，远比罗特舒适多了。

除了罗特以外，克莱尔·费雪已经到过六个殖民地。（费雪突然停下来算算那些殖民地的名字后，不禁叹了口气。总共有七个殖民地，不是六个。他搞混了。或许对他而言，实在是太多了。）

无论是几座殖民地，亚得利亚是克莱尔所到过，最舒适的一个。不只是外观上的。罗特曾是个老殖民地，是一座结合了许多传统以运作的殖民地。到处都有效率，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与地位，并能够成功地做好。当然，黛沙就在这亚得利亚上，黛沙·亚妮塔·温代尔。克莱尔还没有开始行动，或许是因为田名山对他的评论，动摇了他的内心。无论他所说自己对女人不会抗拒是幽默（或是挖苦），这毕竟是违背了他的意愿，使他不是很迅速地开始展开行动。无论别人私底下是怎么认为，引诱女人这件事对他而言简直是一个烂摊子。

在殖民地安顿后两个星期，费雪才开始设法会见她。他在想为何在任何殖民地上，总是可以安排见到任何人。在他的经验中，总是不习惯殖民地的狭小，以及人口数目的稀少，每个人总是能够在自己的社交圈中认识每一个人以及自己社交圈外的每一个人。

然而他却很惊讶地见到了黛沙·温代尔。田名山说过她是个中年妇人并且离了两次婚这段嘲讽使得他的嘴唇翘起，让费雪感到这是件令人不愉快的工作，使费雪在印象中描绘出一张讨厌的脸孔，粗鲁的表情，精神紧张，排斥男人或是对男人渴。

在他见到黛沙的第一眼就完全粉碎原有的印象。她和他差不多身高，

浅黑肤色的白种人，垂着柔软的长发。她看来有些警觉并自然地微笑，他分辨得出来。她的衣着清爽单纯，似乎她排斥所有的装饰品。她保有苗条的身材，体态是令人吃惊地感到年轻。

费雪不知道她为何为离婚两次。他只能假设她厌倦了男人，除此之外其它的原因似乎都说不过去。

他需要安排自己在她必然会出席的社交场合中出现。地球人的身份产生了一些麻烦，但在每个殖民地上总会有与地球有所关连的场合。当然费雪出现在这种仪式中就不足为怪了。

当机会来临，他与温代尔面对面，而她仔细地打量着他，她的眼光从上到下，然后再从下到上，不可避免地說道，「你从地球来，不是吗，费雪先生。」

「是的，温代尔博士。我很抱歉突然闯到你面前，如果这会冒犯你的话。」

「一点也不。我想你应该做过去污过程了吧。」 「没错。那几乎要了我的命。」

「那么你为何要忍受这种去污过程来到这儿？」

费雪避免直视对方，但却很留心于对方反应地说道，「因为我听说亚得利亚的女人特别美丽。」 「那么我想，现在你就可以回去否认这项流言。」

「恰好相反，我要回去证实这项传说。」 她说道，「你真是个诡谲者，你知道吗？」

费雪不清楚「诡谲者」在亚得利亚俚语中代表什么意思，不过从温代尔的微笑，费雪认为第一次接触的情况不错。

是不是因为他对女人从不抗拒呢？他突然回想起自己从未抗拒过尤吉妮亚。他只是寻求一种融合罗特社会的方式罢了。

费雪心想，亚得利亚的社会并不太困难，但他最好驳斥自己对女人不会抗拒的说法。然而，他只能悲哀地笑着。

一个月后，费雪和温代尔已经能够轻松地相处，一起到低重力健身房去。费雪几乎可以说是很喜欢这种锻炼，但只能说是几乎罢了，因为他一直无法完全适应，在低重力的情况下还是会感到晕眩。在罗特上，他都不曾遇到这种情形，因为非罗特本地人的身份，而一直被排除在这些活动之外。（这并不合法，但习俗通常会较法律对人更有影响力。）

他们搭上电梯到高重力区，而费雪感到自己的胃部下沉。他和温代尔都穿着最少的服装，他也感到她注意到他的身体，如同他注意到她一般。

在淋浴过后，他们围着浴巾到了私人房内，要求了一些餐点。

温代尔说道，「以一个地球人而言，你在低重力区时还不赖。你在亚得利亚过得快乐吗？」

「你知道的，黛沙。一个地球人永远无法完全适应生活在一个小型世界里，不过有你在的话就足以平衡许多了。」

「是的。这正是个诡谲者会说的话。亚得利亚和罗特比起来如何？」

「罗特？」

「或是其它你曾待过的殖民地？我可以说出所有的名字，克莱尔。」

费雪感到挫败。「你做了什么？调查我吗？」 「当然。」「我那么有趣吗？」

「我对于对我有兴趣的人，会觉得有趣。我想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当

然，除了性以外。

在这方面施与受是相等的。」 「那么，为什么对我有兴趣？」

「我想你应该告诉我。为什么你会到罗特？你在那儿待上一段相当长的时日，结过婚并有了孩子，然后在罗特溜掉之前匆匆忙忙地离开。你是不是怕自己一生就这样地被钉在罗特上呢？你不喜欢那儿吗？」

费雪从挫败感转成了困扰。他说道，「的确，我并不是很喜欢罗特，因为他们不喜欢我一个地球人。你说的没错。我并不希望自己一辈子钉在那里成为二等公民。其它的殖民地对我们比较好。就像亚得利亚。」

「毕竟，罗特有个秘密，所以它一直防范着地球，不是吗？」温代尔的目光闪烁着自娱的神情。 「秘密？我想，你是指超空间辅助推进。」

「是的，我想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而且我想那就是你所追寻的东西。」

「我？」

「是的，当然是你。你拿到了吗？我是指，这就是你为何娶一个罗特女科学家的原因，不是吗？」她将脸低下朝着自己放在桌上的双手，倾身向着他。

费雪摇头，谨慎地说道，「她从未对我提起有关超空间辅助推进的任何一个字。你误会了。」

温代尔不理睬他的答覆说道，「然后现在你要从我手中夺取。你是怎么计划的？你要和我结婚吗？」 「如果我和你结婚的话，我会拿得到吗？」

「不会。」

「那么结婚似乎就有问题了，不是吗？」 「太糟糕了，」温代尔微笑说道。

费雪说道，「你问我这些问题，是因为你是个超空间学家的缘故吗？」

「是谁告诉你我是超空间学家的？是在地球上，在你来到这儿之前？」

「你列在亚得利亚名簿当中。」

「啊，你也在调查我。我们是多么奇怪的一对。你注意到我也列名在理论物理学家当中吗？」

「上面也列有你的论文，而有些论文的标题有『超空间』的字眼，对我而言你较像是个超空间学家。」

「是的，但我也同样是个理论物理学家，所以我处理超空间问题，是用理论的方式。我从未尝试将它转化成实用上的东西。」

「但是罗特办到了。这会令你烦恼吗？我想，毕竟在罗特上有人超前了你的研究。」

「这为什么会令我烦恼？理论十分有趣，但应用却不是。如果你阅读过我的论文内容，而不光只读标题的话，你就会发现我在说什么了，这么说吧，超空间辅助推进根本就不值得花时间研究。」 「罗特人能够发射太空船进入太空，并研究天文现象。」

「你说的是远星探测号。那可以让罗特获得许多远方恒星的视差量测，不过那值得如此大的花费吗？远星号可以飞得多远？只不过几个光月罢了。那一点都不能算远。就银河的尺度而言，远星号最远的位置和地球之间的连线，只不过一个小点而已。」

「他们不只发射了远星探测号，」费雪说道。「他们整个殖民地都离开了。」

「他们当然可以这样做。那是 2222 年的事，所以距现在已经有了六年了。」

而我们所知道的，就只有他们已经离开了。」 「这还不够吗？」

「当然不够。他们到了哪里？他们还活着吗？他们能够活下来吗？人类从来就没有孤独地存在于一座殖民地上。他们总是与地球相伴，其它的殖民地也是。那几万个人类可以在宇宙中，孤独地在一座小小殖民地中存活下来吗？我们对于心理上的可能性所知极少。但我想结果是否定的。」

「我猜他们的目的是找寻一个可以居住的世界。他们不会一直待在殖民地中。」

「少来了，他们能够找到什么东西？他们已经离开六年了。靠着超空间辅助推进，他们现在只能到两颗恒星去。半人马星，一个三元星系，四点三光年远，其中有一颗是红矮星。另一个是巴那德星(Barnard's star)，单一的红矮星，五点九光年远。在这所有四颗恒星里，一颗类太阳恒星，一颗近类恒星。」

费雪保持沈默。他知道他没听过的事情。他知道邻星，不过那也是颗红矮星。他说道，「那么你认为星际飞行是不可能的吗？」

「在实际上，是的，如果只有使用超空间辅助推进的话。」

费雪说道，「你的说法好像是，并非只有超空间辅助推进而已，黛沙。」

「可能真的只有超空间辅助推进可用而已。不久之前我们都认为不可能。」

然而，我们至少可以梦想真正的超空间飞行，以及真正的超光速速度。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依我们的希望移动，要多快就有多快，然后银河，或许是整个宇宙，就变成如同一个太阳系一般，这样说好了，我们可以做到。」

「很不错的梦想，但是有可能吗？」

「在罗特离开后，我们已经开过三次泛殖民地会议。」

「只有殖民地？那么地球呢？」

「有地球观察员列席，但这些日子来，地球从来就不是物理学者的天堂。」

「会议中达成了什么样的结论？」温代尔面露微笑。「你不是学物理的。」

「姑且不论艰涩的部分。我感到很好奇。」她只是笑而不言。

费雪握紧他的拳头。「不管我到底是不是你所谓的秘密特务员。我有个小孩在那儿，黛沙。」

你说她可能已经死了。如果她还活着呢？有没有机会？」

温代尔的笑容消失。「我很抱歉。我没有想到这点。不过请你现实一点。以目前而言，在六光年半径的球体空间当中，根本不可能找到一座殖民地。我们花了一个世纪才发现第十颗行星，而且那比起罗特巨大许多，而且是在更小的范围内。」

费雪说道，「希望可以永恒的。真正的超空间飞行到底有没有可能？你可以回答是或不是。」 「大部分的人会说不，如果你要听实话。可能会有少数人说他们无法肯定，但他们只敢低声地说着。」

「有没有人大声地说是？」 「我知道有一个人。那就是我。」

「你认为有可能？」费雪无法隐藏他的惊讶。「你是公开地说，还是你在暗夜中的自言自语？」

「我发表了论文。就在那些你只读过标题的列表当中。当然，没有人敢同意我的论点，以前我认为是我错了，但现在我认为我是对的。」 「为什么其他人都认为你错了？」

「这就是最困难的部分。那是诠释上的问题。罗特的超空间辅助推进模型，其技术现在都已经普遍让人了解，也就是说，根据太空船移动速度对光速的比例，乘上时间，是一个常数的事实，而这个比例常数是大于1的数字。」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当你移动超过光速愈多，你所能维持在这个速度的时间就愈短，并且你必须花愈多的时间好让自己能再次地加速。最后的结果是，你在一段路途上的平均速度不可能超过光速。」

「那么呢？」

「这听起来就像是牵涉了测不准原理，而测不准原理，我们所有人都接受，是不能违反的。只要牵涉到测不准原理，那么真正的超空间飞行似乎在理论上是不可能成立的，于是大部分的物理学家都会停息这方面的争论，而其他少数人则是胡扯一通。然而，我的观点则是看起来像是违反了测不准原理，但实际上却不是，因此，在理论上，真正的超空间飞行是不受限制的。」

「这件事有没有可能定论？」

「不太可能，」温代尔摇头说道。「殖民地方面很明显地不愿光靠着超空间推进四处漫游。没有人想要重覆罗特的实验，并花数年时间航向死亡。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愿意花下巨额的经费与资源，去投资一项绝大多数专家所认为理论上不可行的技术。」

费雪倾身向前。「这令你感到烦恼吗？」

「当然令我十分烦恼。我是个物理学者，我希望证明我的宇宙观点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结果。因为这研究花费过钜，而殖民地却什么都不可能给我。」

「但是，黛沙，即使殖民地不感兴趣，地球方面却不然。无论要付出多少。」

「真的？」黛沙温和地笑着，并伸出手，缓缓温柔地拍着费雪的头发。

「我想我最后会到地球去。」

费雪抓着温代尔的手掌，并慢慢地将手移开他的头上。他说道，「你已经告诉了我，有关于超空间飞行的真相，是吗？」

「完完全全。」他说道，「地球需要你。」

「为什么？」

「因为地球想要超空间飞行，而你则是可能将它实现的重要人物。」

「如果你早知道这点，克莱尔，为什么你要这般交互追问？」

「除非你告诉我，否则我不会提出要求。我所有的资料中，只知道你是当今所有世界上最杰出的物理学家。」

「噢，没错，我是，」温代尔戏弄般地说道。「而你是被派来找我的？」

「我被派来说服你。」

「说服我做什么？到地球去？拥挤，肮脏，贫穷，未受调节的气候。这是多么诱人的条件呀。」

「听我说，黛沙。地球并不是一个小地方。它可能有你所说的负面印象，不过还是有许多部分是美丽与宁静的，你将会见到。你并不是真正地解地球。你从未到过那儿，是吗？」

「从来就没有。我是亚得利亚人，在这儿出生与成长。我曾到过其它的殖民地，但我从未去过地球，谢谢你。」

「那么你就无法知道地球是怎样的地方。你无法知道一个巨大的世界是怎样的情况。一个真实的世界。你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地方，一个玩具箱中，

只有几公里见方的地表，只有少数的人口。你生活在一个长久以来习惯的小人国当中，而它却无法提供什么给你。相反地，地球是一个拥有超过六亿平方公里的地表。在上面有八十亿的人类居住。它含有无穷的多样性有许多是坏的，不过也有许多是好的。

「而普遍上都是非常贫穷。并且你们没有科学。」 「因为科学家们以及他们所有的科学，都移到殖民地来了。这也是为何我们需要你和其他人的原因。回到地球去吧。」

「我看不出来为什么。」

「因为我们拥有目标，抱负，渴望。殖民地只是自我满足罢了。」

「那些所有的目标，抱负和渴望又有什么好处？物理学是项昂贵的追求。」

「地球的个人财富相当低，我承认。以个人而言，我们是贫穷，但我们有八十亿人，每个人从他的贫穷中贡献一些，就可以汇聚成巨大的结果。我们的资源，一直以来都受到不当的利用，但还是蕴含丰富，而且我们可以较所有的殖民地筹措更多的财源，更多的劳力。如果我们觉得那是绝对的需要。我向你保证，地球强烈需要超空间飞行。来地球吧，黛沙，然后你将受到最宝贵人才的对待，成为一个我们所拥有最优秀的头脑，这是我们所无法自己提供的。」

温代尔说道，「我不确定亚得利亚是否会愿意让我走。这里或许是个自我满足的殖民地，但它也知道人才的价值。」 「他们无法拒绝你参加地球上的科学会议。」

「你是说，一当我到了那儿，我就不用回来了？」

「你不会对你将受到的招待产生抱怨。在那儿你将会有比这儿更舒适的生活。你的每项需要更重要的，是你可以领导超空间飞行计划，你将会有无限制的预算执行各种测试，实验，以及观测。」 「你提供我帝王般的贿赂。」

费雪认真地说道，「你还要求什么吗？」

「我在想，」温代尔说道。「为什么派你来？一个像你般具吸引力的男人？他们是否期望你会将一个老的、神经质的、绝望的女物理学者拉回去，用你的身体当作钓鱼的鱼钩？」

「我不清楚那些派我来的人心里怎么想，黛沙，但在我心中你并非如此。自从看了你第一眼之后。你并不老，其实你知道。我从未有任何一分钟认为你是神经质或是绝望的人。地球提供你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这与你的性别，年长或年轻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可耻！要是我冥顽不灵就是不想到地球去呢？在你说服的最后一步会怎么做？压制你的恶心并和我做爱吗？」 温代尔双臂横在她巨大的胸前并揶揄地看着他。

费雪小心地挑选字眼，「再说一次，我不知道派我来的人心里怎么想。做爱与否并不是我受到指示的一部分，也不是我意图上的一部分，即便如此，我向你保证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恶心。无论如何，我觉得从一个物理学家的观点，你应该看出当中的益处，而我也不会认为你会贪求更多其它事物，来污自己的名声。」

「你错了，」温代尔说道。「从一个物理学家的观点，我很乐于接受你们所提供的，让超空间飞行的空中花蝴蝶能够真正实现，但是我也不希望放

弃你在说服过程中，所能提供最好的项目。我全都要了。」

「但是」「简单地说，如果你需要我，你就必须付出。就当我是个冥顽不灵的人来说服我，尽你可以做到的能力，否则我不会去地球。别这样，你认为我们为什么要到私人房来？你认为私人房是做什么的？在我们运动，淋浴，饮食，交谈过后，经历了这些事情的乐趣，现在是经历其它事情乐趣的时候了。我这样坚持。说服我到地球去。」

她的手指一碰旁边的开关，私人房内的灯光暗了下来，成为充满诱惑的气息。

17

茵席格那感到不安。由于西佛·葛拿坚持玛蕾奴本人也必须了解这件事。

他说道，「你是她的母亲，尤吉妮亚，而你不自主地会以为她还是还是个小女孩。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让一位母亲体认到自己并不是绝对的主人，而她的女儿也不是一件财产。」

尤吉妮亚·茵席格那避开他的目光。她说道，「不要对我说教，西佛。你自己没有小孩。对别人的孩子总是可以讲得冠冕堂皇。」

「我听起来像是冠冕堂皇吗？我很抱歉。这么说好了，由于我没有你印象中的那个小婴儿，因此我不会被情绪所限。我非常喜欢这女孩，而在我印象中只存在着，一位成长中的聪慧小妇人。她非常重要，尤吉妮亚。我总感到她远比你或我预期中还重要得多。她必须知道」「她必须受到安全的保护，」茵席格那反击。

「我同意，不过她必须知道怎样对她才是最安全的。她相当年轻，她缺乏经验，不过她可能比我们更知道怎么做最好。让我们以三个成年人的角色来谈论这件事。答应我，尤吉妮亚，你不会施用母亲的权威。」

茵席格那坚硬地说道，「我怎能做这种承诺？不过我们会好好地谈一谈。」

于是他们三个人聚在葛拿的办公室里，而房间已做过隔离，玛蕾奴目光迅速地看过四周，撅起嘴很不高兴地说道，「我不喜欢这样。」

茵席格那说，「我恐怕有件坏消息要告诉你。关于……我就坦白地说吧。我们正考虑要回到罗特。」

玛蕾奴看来十分惊讶。「但是你还有重要的工作，妈妈。你不可以就这样子放弃。不过我看出你并不想这么做。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玛蕾奴，」茵席格那慎重地缓缓说道。「我们正考虑要送你回罗特。只有你一个人。」

接着是一段沉静的气息，玛蕾奴从他们两人的脸上寻找迹象。然后她几乎是低声地自言自语，「你们是认真的。我不相信。我不会回罗特。我不要回去。永远不要。艾利斯罗是我的世界。我想要待在这儿。」「玛蕾奴」茵席格那尖声地说道。

葛拿举起手掌，摇着头对她示意。她闭口不言，听任葛拿说道，「为什

么你这么想留在这里，玛蕾奴？」

玛蕾奴断然地回答，「因为我想要留在这儿。有时候你会特别想要吃某种食品，你就是想吃。你无法说明到底是什么原因。你就是想要。我就是这样地想要待在艾利斯罗。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要。我不需要说明原因。」

葛拿说道，「就让你母亲告诉你，我们知道了什么东西。」

茵席格那握起玛蕾奴冰冷无回应的手说道，「你还记得吗，玛蕾奴，在我们来艾利斯罗之前，你告诉过我有关于你和皮特委员长的会谈。」「是的？」

「当时你告诉我说，当他提起艾利斯罗时，他似乎隐藏了什么事情。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你说那是令人不愉快的、一种邪恶的事情。」「是的，我还记得。」

茵席格那停顿下来，而玛蕾奴的一双大眼正穿透她的内心。她喃喃自语，仿佛她完全不自觉地说出她心中的话。「眨动眼睛。抚按太阳穴。转过头去。」声音并未真的传出来，不过她的嘴唇已因此摆动。

然后，她很不悦地大声说道，「你是不是认为我已经精神异常？」

「不，」茵席格那立即回答。「完全相反，亲爱的。我们知道你的心智十分杰出，而我们希望你永远能够如此。在这儿有段故事……」

玛蕾奴似乎是半信半疑地听完这段艾利斯罗瘟疫的童话故事，最后说道，「我看出你完全相信这回事，妈妈，不过这可能是有人对你说谎。」

「她是从我这儿听到的，」葛拿说道，「而我要告诉你，出于我的个人经验，这是事实。现在由你来告诉我，我是在说真话还是假话。」

玛蕾奴显然接受这件事，并接下去说道。「那么，为什么我会特别受到威胁？为什么我就会比你或是妈妈来得危险？」

「就如你母亲所说的，玛蕾奴，这瘟疫被认为是特别容易攻击那些富有想像力，特别不凡的人。因此令人相信拥有特别心智的人，对瘟疫的抵抗力较弱，至于你，则是我所遇过最特别的人，我觉得你最有可能受到感染。委员长传达一项指示，说你可以在艾利斯罗上自由行动，我们必须提供你所想要看的，所想要经历的，甚至我们必须准许你离开圆顶观测站，到外头做探勘活动，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听来十分慷慨，不过是否他就是故意要你曝露在外，好让你增加感染瘟疫的机会呢？」玛蕾奴面无表情地仔细考虑。

茵席格那说道，「你看不出来吗，玛蕾奴？委员长并不是想要杀你。我们不会这么指控他。他只是要让你的心智错乱。你可以轻而易举地了解他内心里真正的意图，而他不要这样。他是个喜欢隐密的人。」

「如果皮特委员长想要伤害我，」玛蕾奴拉长语气，「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将我送回去？」葛拿扬起眉毛。「我们已经说过了。你待在这里相当危险。」

「我在那里，和他在一起，也同样会有危险。接下来会怎样？如果他真的想要毁掉我？如果他认为我会在这儿发狂，那么他就会忘掉我。他就不会再来烦我了，不是吗？只要我待在这里的话？」

「但是在这里有瘟疫，玛蕾奴。瘟疫。」她伸手抱住她。

玛蕾奴脱开拥抱。「我一点也不担心瘟疫。」「但是我们说过了……」

「无论你们说过什么都没有关系。我在这儿不会有危险。一点都不会。我心里头知道。」

我这一生都和它生活在一起。我了解它。一点危险都没有。」

葛拿说道，「理性点，玛蕾奴。无论你心里觉得有多平稳，我们所谈论的是疾病和毁灭。你可能会感染脑膜炎，癫痫症状，脑肿瘤，或者是过度老化。你可以这么平静地面对这些病症，仅凭你一己现在的感觉吗？」

「我不是说那些东西。我说的是瘟疫。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你不能这样地确定事情，亲爱的。我们甚至都不清楚这瘟疫到底是什么。」

「无论它是什么，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你怎么知道，玛蕾奴？」葛拿问道。

「我就是知道。」

茵席格那觉得她的耐性用尽。她双手抓住玛蕾奴。「玛蕾奴，你必需听话。」

「不要，妈妈。你不了解。在罗特上，我感到一股拉向艾利斯罗的力量。它强烈地吸引我过来。现在我就在这里。我在这里很安全。我不想要回去罗特。在那里我更不安全。」

葛拿举起手阻止茵席格那所要说的话。「我建议我们来做个妥协，玛蕾奴。你母亲要做一些必要的天文观测。这会花费她一段时间。答应我，当她在忙的时候，你必须好好地待在圆顶观测站内，并在我认为有需要的时候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并且你必须定期做心理测试。」

如果我们看不出你心智功能有异常的迹象，你就可以待在圆顶观测站中，直到你母亲完成工作。到时候我们再谈这件事。同意吗？」

玛蕾奴慎重地点了点头。然后她说道，「好吧。但是妈妈，不要在还没做完就假装已经完成了工作。我会知道的。并且不要求快而随便工作。我也会知道的。」

茵席格那皱眉说道，「我不会耍把戏，玛蕾奴，并且不要以为我会轻慢科学上的工作即使是为了你。」 玛蕾奴说道，「我很抱歉，妈妈。我知道你觉得我很烦人。」

茵席格那深深地叹息。「我不想否认，但是无论是不是烦人，玛蕾奴，你是我的女儿。」

我爱你，而且我希望你能够安全。就刚刚所说的，我有说谎吗？」

「没有，妈妈，你没有说谎，不过请相信我是安全的。自从我来到艾利斯罗，我一直都很快乐。我在罗特上从来没有感到过快乐。」 葛拿说道，「为什么你觉得快乐？」

「我不知道，西佛叔叔。不过快乐就足够了，就算你不知道原因，不是吗？」

「你看起来很累的样子，尤吉妮亚，」葛拿说道。

「不是身体上的，西佛。只是经过两个月的计算后，让我感到精神十分疲惫。我实在无法想像太空时代开始之前，那些天文学家到底是如何办到的。在这一方面，刻卜勒(Keppler)只用了对数表就推算出行星运动定律，而他还提起那时候对数的发明，感到自己的幸运。」

「原谅我不是天文学家，不过我以为现在的天文学家，只是将他们的仪器对准目标，然后就跑去睡觉了。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们醒来收拾桌上已经印好一切结果的报表。」

「我也希望如此。但这件工作不同。你知道我必须要将涅米西斯对太阳的相对运动速度，计算到多么精确的程度吗？这样我才能够知道它们将在

何时何处到达最近点。你知道只要有多么微小的计算误差，就会将涅米西摧毁地球的情况，误判成彼此无害的结果？反之亦然。

茵席格那继续说道，「如果宇宙当中就只有涅米西斯和太阳，情况就已经相当麻烦了，更何况还有其它邻近的星球，所有东西都在移动。至少有十几个恒星质量大到足以影响涅米西斯或太阳。虽然非常地微弱，不过它们却已经大到足以造成数百万公里的误差。如果你要得到正确的结果，你就必须将每颗恒星的质量，位置，以及速度列入考虑。」

「这是十五个物体的动力学问题，西佛，极端复杂的问题。涅米西斯将会朝向太阳系移动，并会对几个行星产生某种影响。这完全视涅米西斯通过时，行星所在的轨道位置而定，当然，也视涅米西斯的重力对它们造成的效应而定。另一方面，美加斯的效应也同样必须列入计算。」葛拿严肃地听着。「那么底线在哪里，尤吉妮亚？」

「当事情发生时，我相信所有的效应总和，将让地球轨道的离心率略微增加，并且半长轴将比现在还要短。」「那是什么意思？」

「这意谓着地球将会变得更热而无法住人。」

「而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美加斯与艾利斯罗？」

「不会有任何感觉。涅米西斯星系比太阳系小，因此相互吸引力较太阳系强。在这儿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地球就不同了。」「这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在五千零廿四年后，加减十五年间的误差，涅米西斯会到达距太阳的最近点。当涅米西斯从靠近到分离这段期间，其效应将持续廿到卅年。」

「会不会有类似碰撞或什么之类的事情发生？」

「这机率几乎是零。没有任何主要天体会有碰撞的情形。当然，太阳系的小行星可能会撞上艾利斯罗，或者是涅米西斯星系的小行星会撞上地球。这种机率很小，虽然说真的发生的话，也会对地球造成灾害。然而，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出这些事情出来，一直要到它们足够接近后才有可能。」「无论如何，地球还是要被撤离。不是吗？」「噢，没错。」

「不过他们还有五千年的时间。」

「对于安排撤离八十亿人口来说，五千年一点都不算多。他们应该收到警告。」

「他们会不会自己发现这回事，即使我们没有警告他们？」

「谁知道那会是什么时候？而且就算他们现在就发现了，我们也该提供他们超空间辅助推进的技术。他们到时候会需要的。」

「我相信他们自己也会拥有这项技术，或许就在不久之后。」「要是他们没有呢？」

「我自己也相信在不到一个世纪之间，罗特和地球就能够建立通讯连系。毕竟，如果我们有超空间辅助的运输，最后也会有这种通讯系统。或者我们可以派遣一座殖民地回到地球，到时候还会有时间。」「你说话的方式就跟皮特一模一样。」

葛拿清喉咙。「他也不会总是错误的，你知道。」

「他不会想要通讯系统的。你也知道。」

「事情总不会如他所愿。我们在艾利斯罗这里建立圆顶观测站，虽然他极力反对。而即使我们现在不反击他，他最后也会死去。我说真的，尤吉妮亚，现在不要太过于为地球忧心。我们有更近的事情要做。玛蕾奴知道你

的工作快要结束了吗？」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很明显地，我工作进展已经表露在我甩动袖口或是梳理头发上了。」

「她愈来愈敏锐了，不是吗？」 「是的。你也注意到了吗？」

「我确实有发现到。即使在我认识她这段不算长的时间内。」

「我想一部分原因是她长大了。她变得更敏锐，或许就跟她的心绪开始成长一样。以前她大部分的时间都试着隐藏她的能力，因为她不知所措，也因为这总是让她陷入麻烦。现在她一点都不怕了。」

「或者是因为，就如她所说的，她喜欢待在艾利斯罗，并且这股喜悦增长了她的敏锐。」

茵席格那说道，「我自己也曾考虑过这件事，西佛。我不想用傻话来增加你的烦恼。我的确是为了玛蕾奴，为了地球，为了所有的事情而累积太多的忧虑--你认为艾利斯罗是否已经使她感染？我是指，反方向地？你认为瘟疫稍微一碰触到，就会使她变得更敏锐？」

「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尤吉妮亚，不过要是她敏锐感的提升与瘟疫有关，那么这似乎不会对她的心智平衡造成不良影响。而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待在这儿受到感染的那些病患当中，没有人显出如玛蕾奴天赋的症状。」

茵席格那深深地叹息。「谢谢你。你很会安慰人。并且也为了你对玛蕾奴这么好而感谢你。」 葛拿斜嘴角露出笑容。「很简单。因为我喜欢她。」

「你好像十分自然地这么说道。她不是个令人喜爱的女孩。我知道，即使我是她的母亲。」

「我觉得她很令人喜爱。我总是欣赏一个女人的头脑更甚于她外表上的美丽--除非我两者都能得到，就像是你，尤吉妮亚--」

「或许，是廿年前的事了，」尤吉妮亚说再度叹气。

「我的双眼一直看着你，尤吉妮亚。在我眼中你一点都没变。不过对我来说玛蕾奴是否漂亮一点都无所谓。她相当聪明，而且她的感觉敏锐。」

「是的，就是这样。即使我对她感到烦恼时，一想到这里就令我宽慰许多。」

「至于这点，我担心玛蕾奴可能要再开始令你操心了，尤吉妮亚。」

茵席格那抬头看着他。「哪一方面？」

「她很明白地表示，她觉得待在圆顶观测站里是不够的。她想要到外面去，就在你完成工作后，她要踏上这个世界的土地上。她相当坚持！」 茵席格那恐慌地看着他。

在地球度过了三年让黛沙·温代尔进入中年。她的外表看来变得粗糙。她的体重增加。

在她的眼睛下方生出了明显的眼袋。她的胸部变得下垂而且腰部变粗。

克莱尔·费雪知道她已经四十多岁，比他大了五岁。不过她的外表并

不像她的年纪。她看来还是个成熟的女人（他曾听到有些人这样地评论），不过她再也无法比得上她的卅岁时代，当他们第一次在亚德利亚的会面。

黛沙自己也察觉到，而在一个星期之前没好气地对他说。

「都是你，克莱尔，」有一晚她在床上说着（很显然地她那时特别注意到自己年纪的增长）。「都是你的错。你把我卖给地球。你形容的『壮丽，丰富多彩。总是有新奇的事物。

活力不绝。』」

「难道不是吗？」他了解对方的不耐，不过还是愿意让她好好地发一番。

「都是重力的关系。在这整个庞大的飘浮行星上，你们就只有完全相同的重力吸引。在空中，在地底，这里，那里，到处都一样，1G 1G 1G。这样的单调几乎会要你的命。」

「我们不这么觉得，黛沙。」

「你应该发觉到。你在殖民地上待过。在那里你可以选择最适合你的重力。你可以在低重力区运动。你可以偶尔让身体组织负担减轻。你们怎么有办法在这种地方活下来？」

「我们在这儿也会作运动。」

「噢，拜托 你们是在这种引力下，这种永远束缚着你们的引力。你们一辈子都在对抗重力，而不是让自己的肌肉偶尔获得休息。你们不能跳，不能飞，不能浮游。你们无法身处在更强或更弱的重力环境。而这种单调的引力，拉扯，拉扯，不断地将你们所有一切向下拉扯，因此你的身体就会变得松弛，易生皱纹，老化。看看我！看看我！」

「我一直都在看着你，」费雪平稳地说道。

「不要看我。如果你看了我，你就会抛弃我。要是你这么的做的话，我就要回亚德利亚去。」

「不，你不会回去的。如果你回去，除了可以在低重力环境运动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呢？你的研究工作，你的实验室，还有你所带领的工作小组？」

「我会重头开始然后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小组。」

「而亚德利亚是否可以给你我们所提供的支援？当然不能。你必须承认地球丝毫不吝惜给你任何支持，你得到你所想要的。不是吗？」

「不是吗？背叛者！你并未告诉我地球拥有超空间辅助推进。你也没有告诉我他们发现邻星的事。事实上，你让我嘲讽罗特人的远星探测计划，认为他们无法在几个秒差距离内找到任何东西。你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笑话罢了。」

「我事前当然可以告诉你，黛沙，不过要是你不愿意来地球呢？这不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机密。」

「那么我来到地球又如何？」

「一当你开始工作，真正进入工作时，我们就告诉你了。」

「是他们告诉我的，这让我感到震惊，并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你可以给我一些暗示，好让我不致于像个白痴一般地来到这儿。我应该杀了你，不过我又能做什么呢？你太容易让人上瘾了，自从残酷的你诱惑我来到地球开始。」

这是她一直在玩的游戏，费雪知道他所应扮演的角色。他说道，「诱惑你？这是你所坚持的。否则也不会发生。」

「大骗子。你强迫自己如此对我。这是强暴 以错综复杂的方式。而你现在又要这么做了。我可以从你那双充满色欲的恐怖双眼中看出来。」

她玩这种游戏已经有一个月了，而费雪知道这代表她在工作上了有了进展。他接着说道，「你的工作还顺利吗？」

「顺利？我想应该可以这么说吧。」她喘口气。「我明天要向你们衰老的地球人田名山，做项成果展示。他一直都毫不留情地压 我。」

「他一向都是这样的人。」

「他是个蠢蛋。你想即使一个社会不懂科学，他们至少也该有些科学的观念，知道要如何做事才对。如果他们早上给你一百万环與信用的资金，他们不能期望在当晚看到什么成果。他们至少该给你整个晚上的时间工作，好让隔天早上能获得某些成果。你还记得上次我向你提过，在我有东西要向他展示前，他对我说了什么吗？」

「没有，你并未对我说过。他说过什么？」

「你应该可以想到他这样对我说 『你能在三年之内得到这么多新奇的成果真是令人吃惊。我们应该提供给你更多的经费，因为比起我们的感谢，金钱实在是微不足道。』这就是他所对我说的。」

「不，就算再过一百万年，田名山也不可能说这种话。他到底说了什么？」

「他说，『过了三年，最后你总算有点东西出来了。我早该想到的。你认为我还能够活多久？你认为我这样支持你，支付你庞大的助手群和工人，只是让你在我死后才能做出什么东西来吗？』这是他所说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想要将这项成果展示一直延到他死后，如果是为了想争自己的一口气，不过我想工作还是第一。」

「你真的有东西可以满足他？」

「也就只有超光速飞行而已。『真正的』超光速飞行，不是超空间辅助推进那种无用的东西。我们现在拥有开向宇宙的一道门。」黛沙·温代尔意图震撼全宇宙的研究团队所在的地点，早在她尚未来到地球之前就已备妥。那是在一座巨大的山中内堡，这对地球无穷人口与广大的地方而言，自然可以轻易地建设出这么一座名符其实的城市。

现在田名山就坐在里头，在一张配有动力辅助的椅子上。只有他的细小双眼，看来还是炯炯有神 锐利，紧盯住他的目标。

在地球官员当中他看来一点也不高，不过他一直以来，即使在将来，于任何场合中都展现出强大的气魄，引人格外的注目。

只有温代尔不为所动。

他沙哑低沈的声音问道。「我将会看到什么，博士？一艘船吗？」

当然，放眼望去没有任何一个像船的物体。

温代尔说道，「没有任何船舰，理事长。船舰还要许多年后才有。我只有一项展示，但却是令人振奋的展示。你将会看到第一次公开的真正超光速飞行，一种远远超越超空间辅助推进的方式。」

「我怎么看得出来？」

「就我所知，理事长，你应该已经听过简报了。」

田名山断断续续地咳嗽着，然后停了一会儿调整呼吸。「他们想要对我说，」他说道，「不过我要从你的口中听到。」他的眼神恶狠狠地盯着她。「你是负责人，」他说道。「这是你的计划。解释给我听。」

「我无法解释理论部分。因为那将会花费很长的时间，理事长。我想你会感到厌烦。」

「我不要听理论。我将会见到什么东西？」

「你们会看到两个玻璃立方容器。这两个都是超真空。」

「为什么要弄成真空？」

「超光速飞行只能在真空环境下启动，理事长。否则要移动的物体将会拉扯其它物质，于是将增加能量的消耗与控制能力的降低。它也必须结束在真空环境，否则结果会造成极大灾害，因为」

「不要对我说『因为』。如果你的超光速飞行必须在真空中启动和结束，我们要怎样利用它？」

「首先，我们必须要用普通的飞行方式到达外太空，然后再转移至超空间并待在那儿。」

「你达到目的地附近后再转移到一般空间，最后再以普通飞行方式到达目标。」

「相当费时。」

「即使是超空间飞行也没有办法瞬间办到，但是假设你想从太阳系到四十光年远的星球，你就可以花四十天的时间到达，而不是四十年。对于这样的时间比较，多作抱怨就显得太不知足了。」

「好吧。你现在有这两个立方容器。然后呢？」

「这是立体投射的影像。事实上，他们相隔三千公里，位在地球不同的地方，各在一座山内的堡垒中。要是光速可以在完全真空中传递，那将花费 $1/1000$ 秒 也就是一毫秒的时间 才能自一个立方体到另一个立方体。当然，我们不使用光线。悬浮在左边的立方体里，用强力磁场维持的空间中，有颗小球，它实际上是个微小的超原子马达。你看到了吗，理事长？」

「我看到某个东西，」田名山说道。「就是这样而已吗？」

「如果你更仔细地看，你将看到它会消失。倒数计时已经在进行中。」

每个人的耳中都听到了计数声，然后，数到零，那颗小球就从一方消失并出现在另一方。」

「请记住，」温代尔说道，「这两个立方体实际上是相距三千公里。计时系统的量测显示，小球从离开至到达的间隔大约是十几个微秒，意味着这趟行程几乎较光速快了一百倍。」

田名山抬起头。「我们怎么知道？这整件事可能只是用来戏弄一个无知的老人罢了。」

「理事长，」温代尔坚毅地说道。「在这儿有数百名科学家，所有人都拥有自己的名誉，其中也有地球人。他们会提供任何你想要看的東西，向你解释这些仪器是如何运作的。」

在这儿除了诚实的科学外，你不会发现其它东西。」

「就算你们所有人都这么说，又代表什么意思？只是一颗小球。一颗乒乓球，移动了几千公里。这就是你花了三年的结果吗？」

「你所见到的或许该比别人的预期更多，理事长，我诚恳地向你解释。你见到的可能只是一颗乒乓球大小的球，而且它也不过移动了三千公里，但这却是真正的超空间飞行，让你比光快上一百倍的速度，从这里驾着太空船到大角星(Arcturus)去。你所见到的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超空间飞行的公开展示。」

「但我要看到的是太空船。」

「那么你还要等待。」

「我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了，」即使田名山的刺耳声音也变成了无力的嘶吼。另一波的咳嗽再度来临。

而温代尔低声地说着，可能只有田名山本人听到，「即使是你的意志也无法移动宇宙。」非官方命名的「超空间都市」(Hyper City)接待了官方三天之后，那些妨碍人士总算离开了。

「即使是这样，」黛沙·温代尔对着克莱尔·费雪说道，「我们还得花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完全回复到专心工作的状态。」她看来疲惫地说道，「真是个糟老头。」

费雪无意附和她对田名山的说法。「他是个病人。」

温代尔气愤地向他看了一眼。「你在为他辩护吗？」

「只是陈述事实而已，黛沙。」

她训诫式地举起一支手指头。「我确信那个可怜的僵早在他没生病的日子，就是这样的疯狂与不讲理，或者，早在他还没变老之前就是这样。他担任理事长有多久了？」

「他是政坛的不倒翁。已经超过卅年。在这之前他一直是担任首要次长，经历了三到四任理事长。无论他变得多老或病得多重，他都会是理事长，一直到他死后——或许还要等个三天，大家确定他不会再从坟墓里爬出来为止。」

「我想你一定认为这很可笑。」

「不，但是对于这个没有公开权位，不为一般大众所知道的人，竟能让政坛所有人士都感到谨慎恐惧长达半个世纪的奇观，除了一笑置之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呢？仅仅是因为他强烈地握有每个人的不名誉秘密，并且会毫不犹豫的利用罢了。」

「而大家都忍受下来了？」

「噢，是的。在政府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对确定的下场，愿意牺牲掉自己的职位，即使是将田名山这个人给拉下来这回事。」

「就算是现在，他也无法抓住许多事情的实权了。」

「你犯了项错误。他手上的权利可能随他死去而逝去，不过那要等到他的意志变淡之后才可能完全结束。他要在心脏停止跳动后一段时间，才有可能松手。」

「什么事情会将他驱使到这种程度？」温代尔不悦地问道。「难道他不会想早点放手，好让自己可以平稳地离开人世？」

「田名山不是这种人。永远都不是。我不会说自己与他相当亲近，不过在这将近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偶尔会和他有所接触，没有一次不是浑身狼狈而回。在他还具有相当活力的日子里我就认识他，并且我知道他永远不会松手。回答你早先的问题，不同的东西会驱使不同的人，但在田名山的情况，这种驱使的因素是仇恨。」

「我早该想到的，」温代尔说道。「十分明显。憎恶的人永远不会放弃仇恨。不过田名山憎恨着谁？」

「殖民地。」

「噢，是吗？」温代尔以代表亚德利亚殖民地人的脸色说道。「我也不曾从一个殖民地者的口中听到一句对地球友善的字眼。而你也知道我对于固

定重力环境的感觉。」

「我不是说『不喜欢』，黛沙，也不是『不合意』还是『轻视』。我说的是血红色的仇恨。几乎所有的地球人都不喜欢殖民地。他们拥有最先进的一切。他们那儿平静，舒适，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们有充足的食物，充足的娱乐，没有严苛的气候，没有贫穷的烦恼。他们在视线外有机器人帮他们料理好一切事物。很自然地，这里的人会认为自己受到剥夺而讨厌那些拥有美好事物的人。但是田名山，却是带着汹涌的仇恨。我想他很乐于见到殖民地遭到毁灭，一座接着一座。」

「为什么，克莱尔？」

「我自己的想法是，他并非基于我刚刚所列的那些事情才如此。他所不能忍受的是殖民地的文化同质性。你知道我所指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殖民地上的人选择自己的组成分子。他们挑选与他们相近的人。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甚至在某些方面，在一座殖民地中的人有着相同的生理外观。另一方面，地球，在历史中一向都是广杂各种文化的混合，彼此充实，彼此竞争，彼此怀疑。田名山以及其他地球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这种混合才是力量的来源，而感到殖民地文化的自我同质反而使自己衰退，并且长久下去，会使他们的生活扩展能力枯竭。」

「好吧，那么为什么要仇视殖民地，既然对方有着你们所认为的缺点？田名山是否认为我们比较强势或是比较差劲？这一点都没有意义。」

「没有这种必要。如果有理由，谁会先去考虑是否有意义之后，才会去憎恨一个人？或许这只是假设。田名山害怕见到殖民地可以相当成功地证明，文化同质性毕竟是件好事。」

可能他认为殖民地也跟他一样，急切地想要摧毁地球。发现邻星这件事激怒了他。」

「罗特发现邻星，并且未告知我们的事实吗？」

「还有更进一步的。他们甚至都不愿意警告我们，邻星正加速朝向我们而来。」

「我想，他们可能不知道。」

「田名山才不会相信。我确信他感到对方知情却故意不提出警告，希望我们一点都没有防备，到最后地球，或者说地球的文化，都将遭到毁灭。」

「有没有人证明邻星将接近到足以对我们造成破坏？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据我所知，大部分的天文学家认为它将会与我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大体上几乎对我们没什么影响。难道你听过不同的说法？」

费雪耸耸肩。「不，我没有听说过，不过我想仇恨使田名山认为会有灾难发生。由于这点，顺着逻辑你就可以注意到，我们必须要用超光速飞行，来找寻一个新类地行星的方法。」

这样我们才能够尽可能地将地球人口移动到其它的新世界。要是在最糟糕的状况下。你必须承认这是有意义的。」

「没错，不过你们没有必要想像到毁灭，克莱尔。就算地球可以长保安全，人类必需向外扩展是件很自然的想法。我们现在已经扩展到太空殖民地，而到达繁星之所是合乎逻辑发展的下一步骤，为了这一步骤，我们必须要有超光速飞行。」

「是的，但田名山是以冷酷的观点来看待。我相信殖民银河是他想要

留给下一代去执行的事。他自己想要的是找到罗特并惩罚它，为了它无视其他人类的死活而抛弃了太阳系。他想要活着见到，这也是他不断压迫你的原因，黛沙。」

「他为了自己的愿望会压迫所有人，但这并不能帮助他。他是个垂死的老人。」

「我很想知道。现代医疗可以展现出许多神奇，并且我想医师会随时待在田名山身边。」

「就算是现代医学也只能做到这样而已。我问过医师了。」

「他们怎么回答？我想，田名山的健康状况是国家的机密。」

「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我的机密，克莱尔。我去找过老头子的医疗小组，问他们我很急于建造一艘能够载运人类到恒星的太空船，并且希望能在田名山去世前完成。我问他们，我有多少时间。」

「他们怎么说？」

「一年。这是他们告诉我的。最大的限度。他们告诉我最好再加快脚步。」

「你能够在一年内建造完成吗？」

「一年内？当然不能，克莱尔，并且我还为此感到高兴。我觉得那个恶毒的老人无法活着见到太空船的完成，是多么令人快乐的事。你这是什么表情，克莱尔？你讨厌我这种讲法吗？」

「毕竟，这样讲太过于心胸狭窄，黛沙。无论老头子有多么恶毒，倒也做了这么多事。」

他让超空间都市能够成立。」

「是的，但却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可不是我的。并且也不是为了地球或是所有人类。」

而我也愿意维持我的狭窄态度。我确定田名山理事长对任何他所列名的敌人，不会存有一丝一毫的同情，或者是松开对方的喉头有一达因的压力。而且我猜他也不会期望别人的任何同情或怜悯。他会将这种举动视为懦弱。」

费雪看来还是不高兴。「还要花多少时间，黛沙？」

「谁能说得准呢？可能要永远吧。即使一切都进展顺利，我想也不可能少于五年的时间。」

「为什么？你已经拥有超光速飞行技术了。」

温代尔坐直身子。「不是这样，克莱尔。不要太过天真。我所有的只是实验室中的展示。我可以让一个轻的物体——就像乒乓球——在当中的微型超原子马达运用其百分之九十的质量，来做超光速飞行。无论如何，一艘载人的船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必须确定每一件事，而五年算是最乐观的估计。我可以告诉你，在现代电脑与模拟方式尚未实用化之前，五年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五十年都有可能。」

克莱尔·费雪摇头，不发一语。

黛沙·温代尔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然后烦躁地说道，「你究竟是怎么了？你也是这样地急切渴望吗？」

费雪安慰式地说道，「我相信你也和别人一样希望能够完成这件事，不过我的确是渴望实用的超空间太空船。」

「你，比别人还要希望吗？」

「我，的确非常希望。」

「为什么？」

「我希望能到邻星去。」

她盯着他。「为什么？你还梦想能和你抛弃的妻子团圆吗？」

费雪从未对黛沙·温代尔详细地提起过尤吉妮亚，而他现在也不打算跳入这个陷阱。

他说道，「我在那儿有个女儿。我想你可以了解，黛沙。你有个儿子。」

她的确生过孩子。他现在应该已经廿出头，就读于亚德利亚大学，而他偶尔会来信。

温代尔的表情和缓下来。「克莱尔，」她说道，「你不应该让自己陷入不实际的梦想当中。既然他们发现了邻星，我保证那一定是他们的目的地。无论如何，光靠超空间辅助推进，这趟旅程也得花上两年。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能够存活下来。就算他们成功到达了，在一颗红矮星旁发现一个适宜的行星机率相当渺茫。在经历了这么长久的旅程之后，他们可能还要再出发找寻适合的行星。到哪儿去？而我们如何找到他们？」

「我猜他们早知道，不可能在邻星旁找到环绕的适合行星。因此，他们是否只准备将罗特安置在邻星的适当轨道上？」

「即使他们在旅程中活下来，即使他们环绕恒星的轨道，那也将会是没有发展的生活，并且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任何形式的文明。克莱尔，你要让自己调整过来。要是我们真能组成一支探险队到邻星去，却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最多是罗特残留下来的碎屑，你要怎么办？」

费雪说道，「要是这样，也就如此了。但是他们还是有存活下来的机会。」

「那么你要到那儿找回你的小孩吗？亲爱的克莱尔，寄托在这种期望上是否稳当？就算罗特和你的孩子活下来，她在你 2022 年离开时只有一岁。如果她现在出现在你面前，她也已经十岁了，而且要是我们尽我们所能，迅速地到达邻星，她也已经十五岁。她不会认得你。同样地，你也不会认得她。」

「十岁，或是十五岁，还是五十岁。如果我见到她，黛沙，我会认得她，」费雪说到。玛蕾奴有些犹豫地对着西佛·葛拿露出微笑。她现在已经习惯随意地出入他的办公室。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西佛叔叔？」

「不，亲爱的，我的工作不会很忙碌。这是皮特设计要排除我的方法，而我也接受这项安排，这同样也是我摆脱他的方法。我不会向每个人都承认这回事，不过由于你有洞悉谎言的能力，我只会对你说实话。」

「这样是否会让你感到不舒服，西佛叔叔？这已经让皮特委员长吓了一跳，而且这也会吓坏了奥瑞诺如果我曾告诉过他我有这种能力。」

「这并不会让我感到不舒服，玛蕾奴，你知道，因为我早就放弃了。我早就下定决心不再费力地套上假面具。事实上，这还令我心情感到宁静。当你停下来好好思考的话，你就会发现编织谎言是件很困难的事。如果人们真的那么懒惰，那么他就永远会说谎。」

玛蕾奴再次微笑。「这就是你为什么喜欢我的原因吗？因为我让你可以偷懒？」

「你看得出来吗？」

「不。我只能知道你喜欢我，但我无法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我。你的动作只显示出你喜欢我，不过真正的原因却是深藏在你的内心之中，我所能得

到的只有某些模糊的感觉。我无法更加深入。」

「很高兴你办不到。人的内心是相当肮脏，阴霾，令人不快的地方。」

「你为什么这样说，西佛叔叔？」

「经验。我没有你的天赋，不过我处在人群之中的时间远比你长。你喜欢你自己真正的内心吗，玛蕾奴？」

玛蕾奴看来十分惊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知道？」

「你喜欢你想到的每个念头吗？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冲动？说实话。虽然我无法读出你的动作，不过请你说实话。」

「有时候我会想到愚蠢的东西，或是卑鄙的东西。有时候我会气愤自己，竟会想做某些我并不会真正去做的事。但是这并不常有，真的。」

「不常有？别忘了你很习惯于自己的内心。你很难察觉到。就像你身上穿的衣服一样。」

你不会感觉到与衣料的碰触，因为你已经习以为常。你的头发卷垂到你的脖子，不过你没有注意到。如果别人的头发触到你的后颈部，你会觉得很痒并无法忍受。别人内心的想法不见得会比你更糟糕，不过那毕竟是别人的想法而且是你所不喜欢的。比方说，你可能不会喜欢我喜欢你。如果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仅仅接受我喜欢你的这件事情存在，将会是比较好的结果，而不要搜查我内心的真正理由。」

不能避免地，玛蕾奴说道，「为什么？理由是什么？」

「我喜欢你，是因为我曾经是你。」

「那是什么意思？」

「我并不是说我曾是拥有美丽双眼以及洞察天赋的年轻女孩。我是说我在年轻时认为自己长像平庸，并且每个人都因我的外貌而不喜欢我。而我知道我很聪明，我就是无法了解为什么每个人不会因我的聪明而喜欢我。由于一项不好的特质却忽视其它好的特质，以致于轻视某一个人，似乎是件不公平的事。」

「我心里受到伤害并且感到愤怒，玛蕾奴，而且发誓我绝不会像别人对待我的方式去对待别人，不过我没有多少机会实现。后来我见到你。你长得并不像我以前那样地平庸，而你却比从前的我更加聪明，不过我并不在意你比我更强。」他开怀地笑着。「这就像是给我第二次机会。更好的机会。不过算了，我不认为你是来和我谈这些事情的。我或许没有你那般敏锐，不过我还是多少看得出来。」

「那么，我来这儿是因为我母亲的关系。」

「噢？」葛拿突然皱起眉头，显然地表现出因兴趣而增加的困苦。「她怎么了？」

「她已经快要完成在这里的工作计划，你知道的。如果她回到罗特，她会要我和她一起回去。我一定要回去吗？」

「我认为应当如此。你不想回去吗？」

「一点都不想，西佛叔叔。我觉得我待在这儿相当重要。所以我想请你告诉皮特委员长，你愿意将我们留在这儿。你可以提出一个听来很合理的理由。至于委员长，我很确定他将乐意让我们留在这里，特别是，如果你告诉他，妈妈发现涅米西斯将摧毁地球。」

「她这样告诉过你吗，玛蕾奴？」

「不，她没有说过，不过她没有必要说。你可以向委员长解释说，妈

妈可能会不断地烦扰他，坚持说太阳系有必要接收到我们的警告。」

「你有没有想过，皮特真的会这样地热心帮我吗？如果他知道我想要将尤吉妮亚和你留在艾利斯罗圆顶观测站的话，他有可能立刻命令你们回到罗特，好故意来和我作对。」

「我非常肯定，」玛蕾奴平静地说道，「委员长会希望我们留在这儿，更甚于故意和你作对。除此之外，你也希望妈妈留在这里，因为你 你喜欢她。」

「非常喜欢她。似乎是我这一辈子最喜欢的人。不过你的母亲不喜欢我。你不久之前曾告诉过我，她的心中时常还想念你的父亲。」

「她愈来愈喜欢你了，西佛叔叔。她现在非常地喜欢你。」

「喜欢并不代表爱情，玛蕾奴。我想你本人应该也发现到这两者的差异。」

玛蕾奴红了脸颊。「我是在说你们大人。」

「就像我，」葛拿仰头大笑。然后他说道，「很抱歉，玛蕾奴。大人们总是认为年轻人不懂得什么叫做爱；而年轻人总认为大人忘了什么叫做爱；而你知道，两方面都错了。话说回来，为什么你认为留在艾利斯罗圆顶观测站是件相当重要的事，玛蕾奴？当然不会是因为你喜欢我。」

「当然我喜欢你，」玛蕾奴认真地说道。「非常喜欢。但是我想要待在这里，因为我喜欢艾利斯罗。」

「我解释过这是个危险的世界。」

「对我不是。」

「你还是很确定瘟疫不会影响你？」

「当然不会。」

「不过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即使我还在罗特上的时候。我没有理由不这么想。」

「不，你之前当然不会这么想。不过在你知道瘟疫这件事之后呢？」

「那并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我在这儿感到完全的安全。比起罗特更加地安全。」

葛拿缓缓地摇头。「我必须承认我完全不懂。」他详视着她平静的脸孔，她的深黑一对大眼睛半隐在长长的睫毛后头。「无论如何，让我读读你的肢体语言吧，玛蕾奴 如果我能办到的话。你是指你有自己的方法，无论任何代价，就是要待在艾利斯罗。」

「是的，」玛蕾奴断然地说道。「并且我认为你将会帮助我。」

尤吉妮亚·茵席格那的双眼闪着怒光。她的声音不大，不过却十分强烈。「他不能这么做，西佛。」

「当然他可以这么做，尤吉妮亚，」西佛平静地说道。「他是委员长。」

「但他并不是绝对的统治者。我有公民权，其中之一就是行动自由。」

「如果委员长发现一种紧急情况，为了这件事的处理，就可以限制一个人的行动，而其公民权将被暂时中止。这大概是行动授权第廿四条的要旨。」

「但那不过是罗特在创建时代，所留下来的老掉牙法统罢了。」

「我同意你的说法。」

「如果我大声疾呼，皮特会发现他的立场。」

「尤吉妮亚，拜托。听我说。就这样子吧。以现在的情况而言，为什么你和玛蕾奴不愿意留下来呢？我们十分欢迎你们待在这儿。」

「你在说什么？这就像是未经指控，未经审理，未经判决的监禁。我们被迫无限期地留在艾利斯罗。」

「请你不要为反对而反对。不会这么糟的。」

「不会有多糟？」茵席格那以不尊重的语气说道。

「因为你的女儿，玛蕾奴强烈地希望留下来。」

茵席格那表情木然。「玛蕾奴？」

「上星期她来找过我，谈论了许多驱使委员长命令你们留在艾利斯罗上的建议。」

茵席格那几乎快从座椅上跳起，看来十分愤怒。「而你就照她的话去做？」

葛拿迅速地摇头。「不。好好地听我说。我所做过的，只不过是通知皮特，你在这儿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询问他是要你和玛蕾奴回去罗特，或是继续待在这里。这是完全中立的陈述，尤吉妮亚。在送出讯息之前我曾让玛蕾奴看过，而她却十分满意。她这么样地说着『如果你给他选择，他就会将我们留下来。』结果，很显然他真的这样做了。」

茵席格那倒入座椅中。「西佛，你真的遵照一个十五岁女孩所说的吗？」

「我并不认为玛蕾奴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不过告诉我，为何你急于回到罗特去？」

「我的工作。」

「没有了。如果皮特不要你的话，在那儿不会有你的工作。就算假设他许诺你们回去，你会发现自己的职位更动。另一方面，留在这里你可以使用各种仪器设备而你也确实在这儿不受限制地使用。毕竟，你在这儿完成了你无法在罗特上做到的工作。」

「我才不管我的工作！」茵席格那不能自持地大叫。「你看不出我要回去的理由，就跟他想要留我们在此的理由一样吗？他希望毁掉玛蕾奴。如果我在离开之前知道这种艾利斯罗瘟疫，我们永远都不会来到这里。我不能拿玛蕾奴的心智做赌注。」

「她的心智不是我们能拿来冒险的，」葛拿说道。「我宁可拿自己来做赌注。」

「但是留在这儿就是在冒险。」

「玛蕾奴并不这么想。」

「玛蕾奴！玛蕾奴！你似乎认为她是女神。她知道什么？」

「听我说，尤吉妮亚。让我们理性地谈谈。如果玛蕾奴真的面临危险，无论如何我都会将你们弄回罗特，不过先听我说。玛蕾奴并未出现任何妄想的征兆，不是吗？」

茵席格那颤抖不停。她的心情尚未平复下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她是否曾出现不合理的妄想宣称，或是任何荒谬的言论？」

「当然没有。她非常敏感。你为什么这么问？你知道她不会没有道理地说。」

「这并不能证实什么。我知道。她从未对自己的洞察能力而大肆吹嘘。那或多或少都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才会表达出来的。」

「是的。不过那又如何？」

葛拿平静地继续说道，「他是否曾宣称自己感受到某种奇异的力量？她是否曾确定地表示什么事情将发生，或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完全由于她自己都不明白的理由？」

「不，当然没有。她会坚持实证。她不会没有证据随意瞎猜。」

「然而就某一方面而言，或是只有这一方面，她确实是如此。她确信瘟疫不会影响她。」

她表示过她完全地感到这种确定性，确定艾利斯罗不会伤害她，即使她还在罗特上就有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随着她来到圆顶观测站后愈来愈强烈。她很确定或说是完完全全地确定要留在这儿。」

茵席格那睁大眼睛，伸手掩住嘴巴。她含含糊糊地发出声音后说道，「在这种情况下」随后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是的，」葛拿机警地说道。

「你看得出来吗？这种瘟疫正在攻击着她？她的人格开始改变。她的心智已经受到感染。」

葛拿坐在椅子上陷入沈思一阵子，然后说道。「不，不可能。在所有瘟疫的病例中，没有这方面的徵兆被发现。这并不是瘟疫。」

「她的心智和别人不同。她可能受到不同方式的感染。」

「不，」葛拿绝望地说道。「我不能相信。我不会相信。我相信要是玛蕾奴自称她能够免疫，那么她就不会被感染，而她的免疫性将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

茵席格那的脸色变得苍白。「这就是为何你要她待在艾利斯罗的原因吗，西佛？利用她当作对抗瘟疫的工具？」

「不。我并不是为了要利用她而要她留下来。无论如何，她想要留下来，而且她可能会是个工具，这与我们单方面的利用她是完全不同的事。」

「而就因为想要待在艾利斯罗，你就很乐于随她的兴？就因为她出于一种连自己都不清楚的原因，连你或我都看不出任何合理或逻辑的渴望。你难道真的认为她这般地希望，就允许她留下来吗？你敢这样告诉我吗？」

葛拿有些费力地说道，「事实上，我正朝这方向来思考。」

「你的确很容易就朝这方向来思考。她不是你的孩子。她是我的孩子。她是我唯一的」

「我知道，」葛拿说道。「她是你唯一从从克莱尔那儿所留下来的。不要这样看着我。」

我知道你一直无法从你的失去中完全回复。我了解你的感觉。」他以和缓的语气说出最后一句话，温柔地看着她，仿佛要伸出双手抚摸她的低沈的头，来安慰她一般。

「同样地，尤吉妮亚，如果玛蕾奴真的想要探勘艾利斯罗，我们终究无法阻止她。而且如果她一直自认为瘟疫不会碰触她的心智，或许这种心灵能力可以防止感染的发生。玛蕾奴的进取神志与信心，可能是她心理免疫的机制。」

茵席格那抬起头来盯了他一眼，目光中露出抑郁的神情。「你在胡说八道，而你没有权利将你突如其来的浪漫情怀，投入到一个孩子的身上。她对你而言是个陌生人。你不爱她。」

「她对我而言并不是陌生人，而我的确爱她。更重要的是，我钦佩她。」

爱并不会让我有如此深的信心敢冒这种危险，但钦佩的心情却可以。请你好好想想。」

然后他们坐着，彼此静静地盯着对方。

